

國學基本叢書
定盒文集
下





書叢本基學國

集 文 盒 定

(下)

撰 珍 自 龔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春陽天開簾送客一恁悅。簾外三日生春煙。

漢朝儒生行

漢朝儒生不青紫。二十高名動都市。易通田何書歐陽。三十方補掌故史。門寒地遠性儻蕩。出門無階媚天子。會當大河決酸棗。願入薪棧三萬矢。路逢絳灌拜馬首。拜則槃辟人不喜。歸來仰屋百喟生。箸書時時說神鬼。生不逢高皇。罵儒冠。亦不遇灞陵輕少年。愛讀武皇傳。不遇武皇祠。神仙神仙解詞賦。大人一奏凌雲天。枕中黃金豈無藥。更生誤讀淮王篇。自言漢家故事網羅盡。胸中語祕世莫傳。略傳將軍之客數言耳。不惜箝我歌當筵。一歌使公愬。再歌使公悟。我歌無罪公無怒。漢朝西海如郡縣。蒲萄天馬年年見。匈奴左臂烏孫王。七譯來同藁街宴。武昭以還國威壯。狗監鷹媒盡邊將。出門攘臂攫牛羊。三載踐更飢沮喪。三十六城一城反。都護上言請勤遠。期門或怒或陰喜。喜者何心怒則憤。關西籍甚良家子。卅年久縮軍符矣。不結椎埋兒。不長鳴珂里。聲名自震大荒西。飲馬昆侖盪海水。不共邛支生。願逐樓蘭死。上書初到公卿驚。共言將軍宜典兵。麟生鳳降豈有種。況乃一家中國猶弟兄。旌旗五道從天落。小印如斗大如斛。盡隸將軍一臂呼。萬人側目千人諾。山西少年感生泣。羽林羣兒各努力。共知漢主拔孤根。坐見孤根壯劉室。不知何姓小侯。不知何客。甚將軍。將軍內顧忽疑懼。功成定被他人分。不如自親求自附。飛書請隸嫖姚部。上言乞禁兵。下言避賢路。笑比高皇十八侯。自居蟲達曾無羞。此身願覆關內老黃金。

百斤聯可保。嗚呼漢家舊事無人知。南軍北軍頗有私。北軍似姑南似嫂。嫂疏姑戚羣僮窺。可憐舊事無人信。門戶千秋幾時定。門戶原非主上心。誅蕩吾知漢皇聖。是時書到甘泉夜。蒼詔裴裏未輕下。密問三公是與非。沮者不堅語中罷。庾詞本冀公卿諒。未議微聞道塗罵。拙哉某將軍。非火胡自焚。非蠶胡自縛。非蠶胡自螫。有舌胡自橋。有臂胡自掣。軍至矣。刺史迎。肥牛之臄。萬鑊烹。軍過矣。掠童女。馬踏燕支。賤如土。羸家長城如一環。漢家長城衣帶間。羸家正爲漢家用。坐見入關仍出關。入關馬行疾。出關馬無力。丞華厩裏芝草稀。水衡金賤苦乏絕。卜式羊蹄尙無用。相如黃金定何益。珠厓可棄例棄之。夜過茂陵聞太息。漢家廟食果何人。未必衛霍無儕倫。酬金失侯亦有命。人生那用多苦辛。噫噫人生那用長苦辛。勿向人間老。老閱風霜亦枯槁。千尺寒潭白日沈。將軍之心如此深。後世讀書者。毋向蘭臺尋。蘭臺能書漢朝事。不能盡書漢朝千百心。儒林丈人識此吟。

投宋于庭翔鳳

遊山五嶽東道主。擁書百城南面王。萬人叢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

投包胥伯世臣

鄭人能知鄧析子。黃祖能知禰正平。乾隆狂客發此議。君復掉罄今公卿。

東秦敦夫編修二章有序

定 盒 文 集 補 古今體詩上卷

辛巳秋始屏編修惠訪。余居歲餘。無三日不相見。編修固乾隆朝耆舊也。閱人多。心光湛然。而氣味沈厚。温温然耐久長。適其家有漢物二。故遂假譬喻之詞。爲二詩以獻。亦冀讀余詩者。想見其爲人。

君家有古鏡。曾照漢時妝。三日不相見。思之心惺惺。願身爲鏡。護此千歲光。鏡

君家有熏鑪。曾熏漢時香。三日不摩挲。潛碧生微涼。願身爲鑪煙。續續君子旁。熏鑪

博餽謠

父老一青錢。博餽如月圓。兒童兩青錢。博餽大如錢。盤中博餽貴一錢。天上明月瘦一邊。噫。市中之餽。分天上月。吾能料汝二物之盈虛兮。二物照我爲過客。月語博餽。圓者當缺。博餽語月。循環無極。大如錢。當復如月圓。呼兒語。若後五百歲。俾飽而元孫。

送劉三

劉三今義士。媿殺讀書人。風雪嚼盃罷。關山拭劍行。英年須閱歷。俠骨豈沈淪。亦有恩仇託。期君共一身。

黃犢謠一名佛前謠一名夢爲兒謠

黃犢躑躅。不離母腹。躑躅何求。乃不如犢牛。一解

晝則壯矣。夜夢兒時。豈不知歸。爲夢中兒。二解

無聞於時。歸亦汝怡。矧有聞於時。胡不知歸。三解

歸實阻我。求佛其可。念佛夢醒。佛前涕零。四解

佛香漠漠。願夢中安樂。佛香亭亭。願夢中人苦辛。苦辛恆同。人樂亦無窮。五解

噫嘻噫嘻。歸苟樂矣。兒出母矣。夢中人知之。佛知之。夙矣。六解

十月廿夜大風不寐起而書懷

西山風伯。驕不仁。虓如醉虎。馳如輪。排關絕塞。忽大至。一夕炭價高千緡。城南有客夜兀兀。不風尙且淒心。心家書前夕至。憶我人海之一鱗。此時慈母擁燈坐。姑倡婦和雙勞人。寒鼓四下夢我至。謂我久不同艱辛。書中隱約不盡道。惚恍懸揣如聞呻。我方九流百氏譚讖罷。酒醒炯炯神明真。貴人一夕下飛語。絕似風伯驕無垠。平生進退兩顛簸。詰屈內訟知緣因。側身天地本孤絕。矧乃氣悍心肝淳。欷斜謔浪震四坐。卽此難免羣公瞋。名高謗作勿自例。願以自訟上慰平生親。縱有噫氣自填咽。敢學大塊舒輪囷。起書此語燈燄死。狸奴瑟縮僂幃茵。安得眼前可歸竟歸矣。風酥雨膩江南春。

女士有客海上者繡大士像而自繡己像禮之又繡平生詩數十篇綴於尾

珠簾翠幙。栖嬋娟。不聞中有堅牢仙。美人十五氣英妙。自矜辨慧能通禪。遂挾奇心恣縹渺。別以沈痼搜纏緜。吟詩十九作空語。夙生入夢爲龍天。妝成自寫心所悟。宗風窈窕非言詮。維摩昨日扶病過。落花正遶蒲團前。欲罵綺語心未忍。自顧結習同無邊。散花未盡勿饒舌。待汝撒手歸來年。

李復軒秀才學惠序吾文鬱鬱千餘言詩以報之

李家夫婦各一集數典唐宋元明希婦才善哀君善怒哀以沈造怒則飛君配歸夫人著千餘篇江郎昨日罵金粉

謂爾難脫千生轡其言往往俊傷骨歲宴懷哉共所歸江鐵君嘗勸君夫婦學道看內典慮君之不能從也

癸未

寄古北口提督楊將軍芳

絕塞今無事中原況有人昇平閒將略明哲保孤身莫以同朝忌慚非貴戚倫九重方破格肺腑待奇臣
暮春以事詣圓明園趨公既罷因覽西郊形勝最後過澄懷園和內直友人春晚退直詩六首

西郊富山水天子駐青旂元氣古來積羣靈咸是依九重阿閣外一脈太行飛何必東南美宸居靜紫微
一翠撲人冷空濛湖卻遙湖光飛闕外宮月澹林梢春暮煙霞潤天和草木驕桃花零落處上苑亦紅潮
恍惚西湖路其如悵望何期門矚威武賤士感蹉跎囿沼輸魚躍峯巒羨鳥過周陸新令在不得覩卷阿

雍正二年設八旗官兵處今額倍於初額

掌故吾能說雍乾溯以還禪心闢初地小幸集清班遂進羣藩宴兼怡聖母顏昇平六十載乃大啓三山

曰靜宜曰靜明曰清漪皆乾隆中建

警蹕聞傳膳樞廷述地方凡車駕有所幸謂之傳地方宸遊兼武備香山有健銳火器二營大典在官常禁額如雲起仙人隔仗

望萬重珊瑚裏。不數尙書郎。

此地求沿革。當年本合并。林嵐陪禁近。祠廟仰勳名。水榭分還壯。雲廊改更清。諸公齊努力。誰得似桐城。

澄懷本張文和公賜園。今內直諸公分居之。又纔澄懷之半耳。

辨仙行

噫。噫。耀仙之耀。毋乃貧。長卿所賦亦失真。我夢游仙辨厥因。齋莊精白聽我云。仙者乃非松喬倫。亦無英魄與烈魂。彼但墮落鬼與神。太一主宰先壹壹。帝一非五邪說混。唐堯姬旦誠仙人。厥光下界呼星辰。不然詩書所說陳。誰在帝左福下民。五行陰陽誰平均。享用大樂須韶鈞。蓬蓬燿燿高薦禋。號曰宗祖冠以神。其次官貴貌必文。周任史佚來斌斌。配食漆吏與楚臣。六菽但許莊騷鄰。芳香惻悱懷義仁。荒唐心苦余所親。我才難饋仙官貧。側聞盲左位頗尊。姬孔而降三不湮。大篆古文上帝珍。帝命勒之天上珉。椎拓萬本賜解人。魯史書秋復書春。二百四十一曠陳。九皇五伯升且淪。大橈以來未浹旬。爲儒爲仙無滓塵。萬古只似人間寅。使汝形氣長和淳。一雙仙犬無狂獠。人間儒派方狺狺。飢龍悴鳳氣不伸。鳳兮欲降上帝瞋。鉏商所獲爲謫麟。慎旃莫往懼采薪。公羊家言獲麟。薪采之也。

送端木鶴田出都

天人消息問端木。著書自署青田鶴。此鶴南飛誓不回。有鸞送向城頭哭。鸞鶴相逢會有時。各悔高名勳。

寥廓君書若成願祕之。不局三山真五嶽。

東王徵君銜并約其偕訪歸安姚先生

歸安醺醺百怪宗。心夷貌惠難可雙。徵君力定乃其亞。大呂合配黃鐘撞。
歸安一身四氣有。舉世但覩爲秋冬。亟拉徵君識姚子。高山大壑長相逢。

飄零行戲呈二客

一客高譚有轉輪。一客高譚無轉輪。不知泰華嵩衡外。何限周秦漢晉人。
臣將請帝之息壤。慚媿飄零未有期。萬一飄零文字海。他生重定定庵詩。

自癸未七月至乙酉十月以居憂無詩自記

乙酉

補題李秀才增厚夢遊天姥圖卷尾有序

夢遊天姥圖者。崑山李秀才以嘉慶丙子應北直省試。思親而作也。君少孤。母夫人鞠之。平生未會一朝夕離。以就婚。應試往返半年而作是圖。圖中爲夢魂所經。山殊不類鏡湖山之狀。其曰天姥者。或但斷取字義。非太白詩意也。越九年乙酉。屬余補爲詩。書於幀尾。時母夫人辭世已年餘。而余亦母喪闋才一月。勉復弄筆。未能成聲。

李郎斷夢無尋處。天姥峯沈落照間。一卷臨風開不得。兩人紅淚溼青山。

詠史

金粉東南十五州。萬重恩怨屬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團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爲稻粱謀。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

乙酉臘見紅梅一枝思親而作時小客崑山

一十四年事。胸中盎盎春。南天初返櫂。東閣正留賓。全家南下之歲。迄今十有四年。芳意驚心極。愁容入夢頻。嬌兒才竟盡。不賦早梅新。

絳蠟高吟者。年年哭海濱。明年除夕淚。灑作北方春。母在人間。百事予不知也。記丙子至戊寅三除夕。燒蠟兩枝。供紅梅牡丹各一枝。讀漢書竟夜。天地埋憂畢。舟車祖道頻。明春復入都矣。何如裒冰雪。長作慕廬人。杭州墓上植梅五十本。

乙酉除夕夢返故廬見先母及潘氏姑母

門內滄桑事。三人隱痛深。淒迷生我處。宛轉夢中尋。窗外雙梅樹。牀頭一素琴。醒猶聞絮語。難謝九原心。余以乾隆壬子生馬坡巷。先大父中憲公。戊申年歸田所置宅也。今他人有之。

丙戌

乙酉十二月十九日得漢鳳紐白玉印一枚文曰縵仔妾趙旣爲之說載文集中矣喜極賦詩爲

寰中倡時內戎上春也

寥落文人命。中年萬恨并。天教彌缺陷。喜欲冠平生。掌上飛仙墮。懷中夜月明。自夸奇福至。端不換公卿。入手消魂極。源流且莫宣。姓疑鈞弋是。人在麗華先。暗寓拚飛勢。休尋德象篇。定誰通小學。或者史游鑄。

孝武鈞弋夫人亦姓趙氏。而此印末一字爲鳥篆。鳥之啄三。鳥之趾二。故知隱寓其號矣。德象篇班婕妤所作。史游作急就章。中有絕字。碑本正作絕。史游與飛燕同時。故云爾。

夏后茗華刻。周王重璧臺。嬖書無拓本。她室有荒苔。小說冤誰雪。靈蹤闕忽開。嘗論西京雜記出六朝手。所稱漢人語多六朝語。未

可信。客曰得印所以報也。更經千萬壽。永不受塵埃。玉純白不受土性。

引我飄飄思。他年能不能。狂臚詩萬首。疑徧微寰中。作者爲詩。高供閣三層。拓以甘泉瓦。然之內史燈。內史弟五行燈亦予所藏。

東南誰望氣。照耀玉山稜。予得地十笏於玉山之側。擬構寶燕閣。它日居之。

紀遊

春小蘭氣淳。湖空月華出。未可通微波。相將踏幽石。一亭復一亭。亭中乍曛黑。千春幾輩來。何況嬋媛客。離離梅綻蕊。皎皎鶴梳翻。鶴性忽然馴。梅枝未忍折。竝坐戀湖光。雙行避蘇跡。低睽有誰窺。小語略聞息。須臾四無人。顏弱未工熱。安知此須臾。非隸仙靈籍。侍兒各尋芳。自薦到扶掖。光景不少留。羣山媚暝色。城闔催上燈。香輿埤煙陌。温温懷肯忘。矍矍胸靡及。祇愁洞房中。餘寒在鴛屐。

後遊

破曉霜氣清。明湖斂寒碧。三日不能來。來覺情瑟瑟。疏梅最淡冶。今朝似愁絕。尋常落蘚痕。步步生悱惻。寸寸蚶蜆枝。幾枝捫手歷。重重燕支蓄。幾朵挂釵及。花外一池冰。曾照低鬟立。彷彿衣裳香。猶自林端出。前度未吹簫。今朝好吹笛。思之不能言。捫心但先熟。我聞色界天。意癡離言說。攜手或相笑。此樂最爲極。天法吾已受。神親形可隔。持以語梅花。花領略如石。歸途又城闔。朱門斂還入。袖出三四華。敬報春消息。

夏進士詩

我欲補諡法。曰冲暨曰淳。持此當諡誰。夏璜錢唐人。我生有朋友。十六識君始。我壯之四年。君五十一死。君熟于左氏。隻字誦無遺。下及廿二史。名姓胸纍纍。形亦與君忘。神亦與君忘。策左五百事。賭史三千場。識君則在北。哭君在杭州。時乙酉旣臘。西湖寒不流。作夏進士詩。名姓在吾集。如斯而已乎。報君何太嗇。

京師春盡夕大雨書懷曉起東比鄰李太守

威吳舍人
梁

春風漫漫春浩浩。生人死人滿春抱。死者周秦漢晉纔幾時。生者長吟窈窕天之涯。閉門三日欲腸斷。山桃海棠落皆半。東皇灑然下春霰。西鄰舍人既有悃悵詞。對門太守禪定亦惱亂。太守置酒當春空。舍人

言愁愁轉工。三人文章乃各異。心靈惻愴將毋同。文章之事蔑須有。心靈之事益負負。蟠天際地能幾時。萬恨沈霾向誰咎。歸來春霞欲成雨。春城萬家化洲渚。山妻貽我珊瑚枝。勸讀騷經二十五。不惜珊瑚碎。長吟未免心肝苦。不如復飲求醪醕。人飲獲醉我獲醒。適然萬載難酩酊。一燈幌幌搖春屏。四更急雨何曾停。恍如波濤臥洞庭。嗟哉此燈此雨不可負。披衣起注陰符經。

有所思

妙心苦難住。住卽與之期。文字都無著。長空有所思。茶香砑骨後。花影上身時。終古天西月。亭亭悵望誰。

美人

美人清妙遺九州。獨居雲外之高樓。春來不學空房怨。但折梨花照暮愁。

以奇異金石文字拓本十九種寄秦編修恩揚州而賸以詩

異人延年無異方。能使寸田生異香。食古欲醉醉欲狂。娛魂快意宜文章。以代參朮百倍強。秦君耄矣癖弗荒。何以明我長毋忘。我拓古文璆琳瑯。熏以桂椒襲以紉。楮精墨勻過豪芒。願君自發君吉陽。獲燕三喙芝三莢。中有趙縵仔印拓本一事。趙君魏以爲芝英篆也。慈鬢姬字箸錄客亦商。客其誰歟有鄭堂。江君同聲念我北斗傍。桂樹瓏璫白晝長。園亭清夏卮酒黃。如作器者言詞良。長生長樂樂未央。

反祈招序

序曰。反祈招何爲而作也。夫瑤池有白雲之鄉。赤鳥爲美人之地。春山瑤玉。異華之所自出。羽陵異書之所藏。凡厥數者。有一于此。老焉可矣。何必祇宮爲哉。穆王自賦詩有之曰。居樂甚寡。卽穆王實錄也。夷攷王自入南鄭以還。鬱鬱多故。東土山川非清。和人壽至促夭。鞞鞞盛姬。返蹕道死。左右旣無以爲娛。車馬所費用度不足。更制鏹贖以充軍國。史臣以耄荒書之。恩愛死亡。金錢乏絕。暮氣迫于餘生。醜名垂於青史。貴爲天子。何異鰥民。享國百年。何翅朝露。蓋西王母早見及此也。是以其謠有之曰。將子母死。尙復能來。豈非悼此樂之不重。識人命之至短。諷之以留八駿之馭。決之以舍萬乘之尊。窈窕傷骨。飄颻動心者。虜。穆王不悟。不以樂生。乃以戚死。嗚呼。慕虛名受實禍。此其最古者矣。萬乘且然。何況下士。嘗以暇日讀祈招之詩。翩然反之。作詩二章。以貽後之自桎梏者。所以祛羣言。果孤往。世有礪士。必曰夫龔子之志荒矣。

春之厓。白雲滿家。襄其異華。何山不可死。使我東徂。
春之麓。白雲盈谷。襄其異玉。何山不可死。使我東復。

燼餘破籬中。獲書數十冊。皆慈澤也。書其尾。

欲遡百憂始。殘書亂一堆。青燈爾何壽。卅載影霏微。乍讀慈容在。長吟故我非。收魂天未許。噩夢夜仍飛。

二哀詩

序有

爲謝學士樹陳修撰沆作也。兩君皆以巍科不自賢，謂高官上第外，有各家師友文字，皆樂相親近，而許貢其言說。辛巳冬迄癸未夏，數數枉存余，求師友有造述，皆示余。余僭疏古近學術源流及勸購書，皆大喜。學士德量尤深，莫測所至，修撰閉門斐然，懷更定之志，殊未成而忽然以同逝，命也。作二哀詩，時丙戌夏。

讀書先望氣，謝九耀而溫。平生愛太傅，匪徒以其孫。翰林兩抗疏，志欲窺大源。春華不自賞，壯歲求其根。誰謂詩求遲，邁越柅與藩。造物吝君老，一邱埋蘭蓀。讀書先審器，陳君虛且深。榮名知自鄙，聞道豈獨難。信道千黃金，遂使山川外。某某盈君襟，幸哉有典則。惜哉未酣沈，手墨浩盈把。甄蒐難爲心。

祭程大理同文於城西古寺而哭之

憶昔先皇己未年，家公與公相後先。家公肅肅公跌宕，斜街老屋長羸天。閨中名德絕天下，吳玖人鳴琴說詩鏘珮瑱卅年父執朝。士盡回首髻，卅中情悁。

姬劉皆世太史氏，公乃崛起孤根中。公才什伯古太史，曰邦有獻獻有宗。英文鉅武鬱浩瀚，天圖地碣森。寵從賤子不文復，不達媿彼後哲稱程龔。

北斗真人返大荒，彭鏗史佚來趨踰。借書不與上天去，天上定有千縹緗。予與公辛壬間相借書無虛日天上豈無一尊

酒爲我降假僚友旁。掌故雖徂元氣在。仰窺七曜森光芒。

投李觀察傳宗

吏治緣經術。千秋幾合并。清時數人望。依舊在桐城。肅穆真儒氣。沈雄壯歲名。汪汪無盡意。對面卽滄瀛。

賦憂患

故物人寰少。猶蒙憂患俱。春深恆作伴。宵夢亦先驅。不逐年華改。難同逝水徂。外情誰似汝。未忍託禳巫。

丙戌秋日獨遊法源寺尋丁卯戊辰間舊遊遂經過寺南故宅惘然賦

髻年衰秋心。秋高屢逃塾。宕往不可收。聊就寺門讀。春聲滿秋空。不受秋束縛。一叟尋聲來。避之入修竹。叟乃歎古笑。爛漫晉宋諠。寺僧兩侮之。謂一猿一鶴。歸來慈母憐。摩我百怪腹。言我衣裳涼。飼我芋栗熟。萬恨未萌芽。千詩正珠玉。醴醴心肝淳。莽莽憂患伏。浩浩支干名。漫漫人鬼籙。依依燈火光。去去門巷曲。魂魄一恟悅。逕欲叩門宿。千秋萬歲名。何如小年樂。叟爲金壇段清標。吾母之叔父也。

秋心三首

秋心如海復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漠漠鬱金香在臂。亭亭古玉佩當腰。氣寒西北何人劍。聲滿東南幾處簫。斗大明星爛無數。長天一月墜林梢。

忽筮一官來闕下。衆中俛仰不材身。新知觸眼春雲過。老輩填胸夜雨淪。天問有靈難置對。陰符无效勿

虛陳曉來客籍差夸富。無數湘南劍外民。

我所思兮在何處。胸中靈氣欲成雲。槎通碧漢無多路。土蝕寒花又此墳。某水某山迷姓氏。一釵一佩斷知聞。起看歷歷樓臺外。窈窕秋星或是君。

同年生徐編修善齋中夜集觀其六世祖健庵尚書邃園修禊卷子康熙三十年製也卷中凡二

十有二人邃園在昆山城北廢趾余嘗至焉編修屬書卷尾

崑山翰林召詞客。酒如淥波燈如雪。八人忽共遊康熙。二十二賢照顏色。七客沈吟一客言。請言君家之邃園。一花一石有款識。袖中拓本春煙昏。背煙酬起尙書魂。

二十二賢不可再。玉山峨峨自千載。東南文獻嗣者誰。剔之綜之抑有待。布衣結客妄自尊。流連卿等多酒痕。十載狂名掃除畢。一邱倘遂行閉門。以屬大人君子孫。康熙朝士評三徐曰公肅仁人君子。健庵大人君子。果亭正人君子。

墮一齒戲作

與我相依卅五年。論文說法賴卿宣。感卿報我無常信。瘞向垂垂花樹邊。

寒月吟有序

寒月吟者。龔子與其婦何歲暮共幽憂之所作也。相喻以所懷。相勗以所尙。鬱而能暢者也。夜起數山川。浩浩共月色。不知何山青。不知何川白。幽幽東南隅。似有偕隱宅。東南一以望。終戀杭州路。

城裏雖無家。城外卻有墓。相期買一邱。毋遠故鄉故。而我屏見聞。而汝養幽素。舟行百里間。須見墓門樹。南向發此言。恍欲雙飛去。

雙飛去未能。月浸衣裳溼。愀焉靜念之。勞生幾時歇。勞者本庸流。事事乏定識。朴愚傷千家。放誕忘於國。皇天誤矜寵。付汝憂患物。再拜何敢當。藉以戰道力。何期閨闈中。亦荷天眷別。多難淬心光。黽勉共一室。憂患吾故物。明月吾故人。可隱不偕隱。有如月一輪。心迹如此清。容光如此新。

我讀先秦書。萊子有逸妻。閨房以逸傳。此名蹈者希。勿慕厥名高。我知厥心悲。定多不傳事。子孫無由知。豈但無由知。知之反漣湲。羞登中壘傳。恥勒度尙碑。一逸處患難。所全浩無涯。一逸謝萬古。冥冥不可追。示君讀書法。君慧肯三思。

我生受之天。哀樂恆過人。我有平生交。外氏之懿親。自我慈母死。誰饋此翁貧。江關斷消息。生死知無因。八十罹飢寒。雖生猶僂民。昨夢來啞啞。心肝何清真。翁自須髮白。我如髻舄淳。夢中旣觴之。而復留遮之。挽須搔爬之。磨墨揄擲之。呼燈而燭之。論文而譁之。阿母在旁坐。連連呼叔耶。今朝無風雪。我淚浩如雪。莫怪淚如雪。人生思幼日。謂金壇段玉立字清標爲外王父段若膺先生之弟。

侵曉鄰僧來。饋我佛前粥。其香何清嚴。臘供今年足。我因思杭州。不僅有三竺。東城八九寺。寺寺皆修竹。何年捨家去。慧業改所託。掘筍慈風園。參茶東父屋。鐘魚四圍靜。掃地潔如沐。白晝爲之長。倦骸爲之肅。

供黃梅一枝朝朝寫圓覺。慈公深於相宗錢居士東父則具教律禪淨四門乃吾師也。

丁亥

元日書懷

癸秋以前爲一天。癸秋以後爲一天。天亦無母之日。地亦無母之山川。孰羸孰緇孰付予。如犇如雷如流泉。從慈若到歲七十。是別慈親卅九年。癸未失恃三十二歲日者謂予當七十一歲。

退朝遇雪車中忽然有懷吟寄江左

青瑣門邊雪。還疑海上看。花花萬行樹。鶴鶴一間官。幽想忽飛去。無由生彩翰。江東謝道韞。憶我早朝寒。撰羽琇山館。金石墨本記成弁。端二十字。

坐耗蒼茫想。全憑瑣屑謀。羽琇山不見。萬軸替人愁。

自寫寒月吟卷成續書其尾

曩者各不死。多生業未空。大仍磨慧骨。佛倘鑒深功。意識千秋上。光陰八苦中。卽將良友待。落落亦高風。

喀羅門謠

婆羅門來西胡。勇不如宗喀巴。智不如耶穌。繡衣花帽。白若鵝鼻。娶妻幸得陰山種。玉顏大脚。其仙乎。女兒十五賣金線。歸來洗手禮曼殊。禮曼殊。膜額角。天見膜額角。地見斷牛肉。地不湧。詔藥叉。天不降。佞羅。

刹。曼殊大慈悲。大吉。祥。千年大富萬年樂。

同年生吳侍御傑。延請唐陸宣公從祀。睿宗得俞旨。行侍御屬同朝。爲詩以張其事。內閣中書龔

自珍獻侑神之樂歌

曆在聖清。君師天下。提命有位。暨於耄士。以古爲矩。孰爲臣鑒。孰師表汝。甄綜祭法。於孔之廡。

唐步方中。主贖臣鬻。天將聰明之。乃生陸公。天厚有唐。降三代英。而左右德宗。如仲山甫。納言姬邦。

聖源旣遠。其流反反。坐譚性命。其語喧喧。喧喧斷斷。其徒百千。何施於家邦。何裨於孔編。小大稽首。以攘
犧牲。

御史臣傑。職是標舉。曰聖之的。以有用爲主。炎炎陸公。三代之才。求政事在斯。求言語在斯。求文學之美。
豈不在斯。

我有耄士。執籙受膳。毋過貌儒之門。我告耄士。暨百有位。木無二本。川無二原。道無二歧。請以一貫之名。
臣是師。

自春徂秋偶有所觸拉雜書之漫不詮次得十五首

道力戰萬籟。微芒課其功。不能勝寸心。安能勝蒼穹。相彼鸞與鳳。不栖枯枝松。天神倘下來。清明可與通。
返聽如有聲。消息鞭愈聾。死我信道篤。生我行神空。障海使西流。揮日還於東。

黔首本骨肉。天地本比鄰。一髮不可牽。牽之動全身。聖者胞與言。夫豈誇大陳。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爲春。宗周若蠢蠢。罄緯燒爲塵。所以慨慷士。不得不悲辛。看花憶黃河。對月思西秦。貴官勿三思。以我爲杞人。名埋孕異夢。秀句鑄春心。莊騷兩靈鬼。盤踞肝腸深。古來不可兼。方寸我何任。所以志爲道。澹宕生微吟。一簫與一篋。化作太古琴。

我有秦時鏡。窈窕龍鸞痕。我有漢宮玉。觸手猶生溫。我有墨九行。驚鴻若可捫。玉皇忽公道。奇福三至門。欲供三炷香。先消萬古魂。古春伴憂患。詰屈生酸醢。且摺三千本。贈與人間存。

朝從屠沽遊。夕拉騶卒飲。此意不可道。有若茹大鯁。傳聞智勇人。傷心自鞭影。蹉跎復蹉跎。黃金滿虛牝。匣中龍劍光。一鳴四壁靜。夜夜輒一鳴。負汝汝難忍。出門何茫茫。天心曠其逞。旣窺豫讓橋。復瞰軹深井。長跪奠一卮。風雲撲人冷。

造化大難持。斯言韓柳共。我思文人言。毋乃太驚衆。儒家守門戶。家法毋徇縱。事天如事親。誰云小兒弄。我身我。有周旋折旋奉。不然命何物。夏后氏特重。亦有衛武公。靡樂在矇誦。智慧固不工。趁避矧無用。一日所履歷。一夕自甄綜。神明甘如飴。何處容隱痛。沈沈察其幾。默默課於夢。少年調語多。斯言粹無縫。患難汝何物。屹者爲汝動。

我生愛前輩。匪盡獲我心。論交少年場。歲月逝駸駸。少年太飛揚。由哀樂不深。磻破聽高譚。有譚難爲尋。

風霜欺胞枝。金石成苦音。前輩卽背謬。厥謬亦沈沈。

弱齡羨高隱。端居媚幽獨。晨誦白駒詩。相思在空谷。稍長誦楚些。招魂招且讀。陳爲樂之方。巫陽語何縛。嘉遯苦太清。行樂苦太濁。願言移歌鐘。來就伊人躅。天涯富蘭蕙。吾心富邱壑。蹉跎復蹉跎。芳流兩寂寞。忽忽生遐心。終朝閱金玉。

一代功令開。一代人材起。雖生雲祢朝。實增祖宗美。曰開國之留。其言在青史。何代無先君。何時無哲士。煌煌祖宗心。斯人獨稱旨。天姿若麟鳳。宏加以切劘。稽古有遙源。遵王無丕軌。在昔與先民。三稱口容止。少壯心力殫。匪但求榮仕。有高千載心。爲本朝瑰瑋。人或玷功令。功令不任誹。屋漏胎此心。九廟赫在咫。天步其艱哉。光嶽鍾難恃。盲氣六合來。初日照濛汜。抱此葵藿孤。斯人拙無比。一夫起耨之。萬夫孰指使。一夫怒用目。萬夫怒用耳。目怒活猶可。耳怒殺我矣。去去亦何求。買山請歸翕。不先百年生。難向蒼蒼理。箸書落人間。高名亦難毀。其言明且清。胡由妬神鬼。大藥可延年。名山可送死。死生竟何憾。將毋九席恥。蘭臺序九流。儒家但居一。諸師自有真。未肯附儒術。後代儒益尊。儒者顏益厚。洋洋朝野間。流亦不止九。不知古九流。存亡今孰多。或言儒先亡。此詰又如何。

壽短苦心長。心緒每不竟。豈徒庸庸流。費志有賢聖。爲鬼那能續。它生渺茫更。所以難放達。思得賢子孫。繼志與述事。大哉孝之源。長夜集百端。蚤起無一言。倘能心親心。卽是續親壽。呼兒將告之。盡然先自疚。

中年何寡歡。心緒不縹渺。人事日齷齪。獨笑時頗少。忽憶姚歸安。錫我箴銘早。雅俗同一源。盍向源頭討。汝自界限之。心光眼光小。萬事之波瀾。文章天然好。不見六經語。三代俗語多。孔一以貫之。不一待如何。實悟實證後。無道亦無魔。

曉枕心氣清。奇淚忽盈把。少年愛惻怛。芳意嫵幽雅。黃塵涸洞中。古袞不可寫。萬言摧燒之。奇氣又瘖啞。心死竟何云。結習幸漸寡。憂患稍稍平。此心卽佛者。獨有愛根在。拔之暑難下。夢中慈母來。絮絮如何舍。危哉昔幾敗。萬仞墮無垠。不知有憂患。文字焚其身。豈但戀文字。嗜好雜甘辛。出入仙俠間。奇悍無等倫。漸漸疑百家。中無要道津。縱使精氣留。碌碌爲星辰。聞道幸不遲。多難乃緣因。空王開覺路。綱盡傷心民。戒詩昔有詩。庚辰詩語繁。第一欲言者。古來難明言。姑將譎言之。未言聲又吞。不求鬼神諒。矧向生人道。東雲露一鱗。西雲露一爪。與其見鱗爪。何如鱗爪無。況凡所云云。又鱗爪之餘。懺悔首文字。潛心戰空虛。今年真戒詩。才盡何傷乎。

棗花寺海棠下感春而作

詞流百輩花間盡。此是宣南掌故花。大隱金門不歸去。又來蕭寺問年華。

西郊落花歌

出豐宜門一里。海棠大十圍者八九十本。花時車馬太盛。未嘗過也。三月二十六日大風。明日風少定。則

偕金禮部城應汪孝廉潭朱上舍穀家弟自出城飲而有此作。

西郊落花天下奇。古來但賦傷春詩。西郊車馬一朝盡。定盦先生沽酒來賞之。先生探春人不覺。先生送春人又嗤。呼朋亦得三四子。出城失色神皆癡。如錢唐潮夜澎湃。如昆陽戰晨披靡。如八萬四千天女洗臉罷。齊向此地傾胭脂。奇龍怪鳳愛漂泊。琴高之鯉何反欲。上天爲玉皇宮中空若洗。三十六界無一青蛾眉。又如先生平生之憂患。恍惚怪誕百出難窮期。先生讀書盡三藏。最喜維摩卷裏多清詞。又聞淨土落花深四寸。冥目觀想尤神馳。西方淨國未可到。下筆綺語何離離。安得樹有不盡之花。更雨新好者。三百六十日。長是落花時。

述懷呈姚侍講元之序

憶在江左之歲。喜從人借書。來人借者尤盛。鈕非石樹何夢華元助其搜討。凡文淵閣未著錄者。及流傳本之據善本校者。必輾轉錄副歸。辛巳之京師。則有程大理文秦編修恩兩君。皆與予約。每得一異書。互相借抄。無虛旬。無何大理使關東。編修還揚州。而余竟以母憂去。先母憂半年。吾家火。至丙戌復之京師。距煨燼已五年。書頗少。又客籍皆變易。好事者希。此事闕寂久矣。丁亥春姚侍講忽來借乙部諸書。以歲月之不居也。與學殖之就荒落也。感而作詩。

祭書歲歲溯從壬。自壬午災後。歲以酒醴祭亡書百種。無復蒐羅百氏心。爲道敢云能日損。崇朝結習觸何深。上方委宛空

先讀阮公元撫浙日進七閣未錄書百種容同志徐王仗續尋星伯舍人北堂徵君蒐定有雄文移七閣。
踈公好事冠儒林。

哭鄭八丈師愈秀
水人

醇古澹泊士滔滔辨有餘。青燈同一笑。恍到我生初。頑福會無分。清才清不懼。四方帆馬興。千幅鳳鸞書。
爲有先生在。東南意不孤。論交三世久。問字兩兒趨。余兩幼兒曰橙曰陶天命雖秋肅。其人春氣腴。鄉音
譁譽譽。破帽慚吾吾。儻曷爲文罷。欲斜使酒餘。心肝織滓盡。孝友闔門俱。科第中年澹。星王暮癖殊。卜云
來日少。笑指逝川徂。老健偏奇絕。神明少壯無。別離剛歲換。問訊訝春疎。計至全家詫。三思忽牖予。由來
炊火絕。窮死一黔婁。天道古如此。知之何晚歟。不知段清標與李復軒今夕復何如。

歌筵有乞書扇者

天教僞體領風花。一代人材有歲差。我論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

夢中作

不是斯文擲筆驕。牽連姓氏本寥寥。夕陽忽下中原去。笑詠風花殿六朝。

僞鼎行

皇帝七載青龍麗於丁。招搖西指爰有僞鼎爆裂而砰礪。孺子啜泣相告。絲妾駭驚。龔子走視。碎如琉璃。

一何脆且輕。離疥癩。百醜千怪如野千形。厥怒虎虎。不鳴如有聲。然而無有頭目。卓午不受日。當夜不受月。與星徒取雲雷傳。汝敗黍朽壤。將以盜羶腥。內有饕餮之饑腹。外假渾沌自晦。逃天刑。四凶居其二。帝世何僞。主人之仁。不汝埋榛荆。俾登華堂。函牛羊垂四十載。左揖琴鐘。右與麤鏹。井主人不厭。鞞汝。汝宜自憎。福極而碎。碎如琉璃脆。且輕。東家有飲器。昨墮地。碎聲嚶嚶。西家有屠狗餐。今日亦墮地。不可以盛。千年決無土花蝕。萬年弔古之淚。無由生。吁寶鼎而碎。則可惜。斯鼎而碎。於何取榮名。請誚龔子僞鼎行。

四言六章序

龔子掃徹悟禪師。埵作也。在西直門外紅螺寺。

悠悠生民。孰不有覺。孰知固然。孰知生之靡樂。其一

孰爲大人。蟠物之先。以闡以引。引我生民。其二

吁嗟小子。聞道不遲。造作辨聰。百車文詞。電光暫來。一貧無遺。不可捉搦。倏既逝而。其三

唏其逝矣。不可恃矣。恃先覺之言。其言明明。無言不售。無謀不成。無堅不摧。以勦西生。其四

先覺誰子。西山徹公。我受之東父。以來報功。云何報功。余左挈東父。右隨慈公。又挾江子。四人心同。以旅

於西邦。新居士錢東父。吳中居士江鐵君。慈風和上。與予四人者。皆奉徹公書。篤信讚歎。其五。

既至於西。西人浩浩。余慈母在焉。迎予而勞。各知其夙。而無憶悼。遐哉邇哉。孰肯不到。亦惟徹公是報。六其

定盒餘集

仁和龔自珍瓊人饌

古今體詩下卷 破戒草之餘

辛巳

周信之明經字中手拓吳與收藏家吳晉宋梁四朝甄文八十七種見貽賦小詩報之

人間漢輒有五鳳。廣陵尙書色爲動。阮公元十笏黃金綱致回。歐陽欲語瘖猶夢。歐陽公嘗恨平生見東漢字少西

京氣體誰比鄰。下有六代之芳塵。我生所恨與歐異。但恨金石南天貧。嘗箸錄吳東晉宋齊梁陳六代金

乃十倍之。非金非石非誅謚。獸而魚形錯文字。清華想見館壇碑。梁上清真人許君館壇碑顧亭倔強偏殊國

山制。亦烏甄字勢絕不與國山碑同君言解饑良不惡。通人識小聯爲樂。君著金石翠墨淋漓繭紙香。余亦裝潢媵瘞鶴。

凡箸錄六朝石刻。以瘞鶴銘爲殿。而甄文則又爲附見矣。就中吉語紛蟬媯。作詩謝君君曩然。生兒且覓二千石。亦甄文語出地何愁八百

年。舊著王大令保母甄拓本。有後八百載君子知之語。

奧市得舊本制舉之文忽然有感書其端

定盒文集補 古今體詩下卷

紅日柴門一丈開。不須踰濟與踰淮。家家飯熟書還熟。羨殺承平好秀才。著舊辛勤伏案成。當年江左重科名。郎君座上譚何易。此事人間有正聲。國家治定功成日。文士關門養氣時。乍洗蒼蒼莽莽態。而無僂僂恫恫詞。

刻畫精工直萬錢。青燈幾輩細丹鉛。南山竹美蘭膏賤。累我神遊百廿年。

以康熙三十年鑄成丹鉛之徒亦必康熙前輩矣。

蕭縣顧椒坪工詩。隱於逆旅。恆自剉芻秣。伺過客乞留詩。欲陰以物色天下士。亦留一截句。

詩人蕭縣顧十五。馬後譚詩世罕聞。如此深心如此法。奈何長作故將軍。

顧嘗仕

小遊仙詞十五首

歷劫丹砂道未成。天風鸞鶴怨三生。是誰指與遊仙路。抄過蓬萊隔岸行。九關虎豹不譏訶。香案偏頭院落多。賴是小時清夢到。紅牆西去卽銀河。玉女窗中梳洗成。隔紗偷眼大分明。侍兒不敢頻頻報。露下瑤階溼姓名。珠簾揭處佩環搖。親荷天人語碧霄。別有上清諸女伴。隔窗了了見文簫。寒暄上界本來希。不怨仙官識面遲。僥倖梁清一私語。回頭還恐歲星疑。雅謎飛來半夜風。鼇山徒侶沸春空。頑仙一覺渾瞞過。不在魚龍曼羨中。丹房不是漫相容。百劫修成忍辱功。幾輩凡胎無覓處。仙姨初象可憐蟲。

露重風多不敢停。五銖衫子出雲屏。朝眞袖屨都依例。第一難箋瓔珞經。
不見蘭旌與桂旄。九歌吹入鳳皇簫。雲中擢手誰相送。依約湘君舊姓姚。
仙家鷄犬近來肥。不向淮王舊宅飛。卻踞金牀作人語。背人高坐著天衣。
諦觀眞誥久徘徊。仙格同功一爾裁。姊妹勸書塵世字。莫瞋倉頡不仙才。
秘籍何人領九流。一編鴻寶枕中抽。神光照見黃金字。笑到仙人太乙舟。
金屋能容十種仙。春嬌簇簇互疑年。我來敢恨初桃窄。曾有人居大梵天。
吐火吞刀訣果眞。雲中不見幻師身。上方倘有東黃祝。先乞靈符制電神。
衆女蛾眉自尹邢。風鬟露鬢覺伶俜。捫心半夜清無寐。媿負銀河織女星。

電神姓李。見神仙鑑。

野雲山人惠高句驪香其氣和澹詩酬之

但來箕子國。都識畫師名。云是王宮物。申之異域情。和知邦政羨。澹卜主心清。爲報東華侶。何人訟客卿。

是年東國上書辨官書中。紀其世系有說語特婉至。

壬午

歌哭

閱歷名場萬態更。原非感慨爲蒼生。西鄰弔罷東鄰賀。歌哭拚賢較有情。

送南歸者

布衣三十上書回。揮手東華事可哀。且買青山且斲臥。料無富貴逼人來。

薦主周編修貽屬題尊甫小像獻一詩

科名幾輩到兒孫。道學宗風畢竟尊。我作新詩侑公笑。祝公家法似稽門。陳文恭公其鄉先輩也。

癸未

午夢初覺悵然詩成

不似懷人不似禪。夢回清淚一潸然。瓶花帖妥爐香定。覓我童心廿六年。

三別好詩有序

余於近賢文章有三別好焉。雖明知非文章之極。而自髫年好之。至於冠益好之。茲得春三十有一。得秋三十有二。自揆造述。絕不出三君。而心未能舍去。以三者皆於慈母帳外燈前誦之。吳詩出口授。故尤纏緜於心。吾方壯而獨遊。每一吟此。宛然幻小依鄰下時。吾知異者空山。有過吾門。而聞且高歌且悲啼。雜然交作。如高宮大角之聲音。必是三物也。各系以詩。

莫從文體問高庠。生就燈前兒女詩。一種春聲忘不得。長安放學夜歸時。右題吳駿公梅邨集。
狼藉丹黃竊自哀。高吟肺腑走風雷。不容明月沈天去。卻有江濤動地來。右題方百川遺文。

忽作冷然水瑟鳴。梅花四壁夢魂清。杭州幾席鄉前輩。靈鬼靈山獨此聲。右題宋左
彙學古集

漫感

絕域從軍計惘然。東南幽恨滿詞箋。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

夜坐

春夜傷心坐畫屏。不如放眼入青冥。一山突起邱陵妬。萬籟無言帝坐靈。塞上似騰奇女氣。江東久實少微星。平生不蓄湘纍問。喚出姮娥詩與聽。

沈沈心事北南東。一睨人材海內空。壯歲始參周史席。髫年惜墮晉賢風。功高拜將成仙外。才盡迴腸盪氣中。萬一禪關畧然破。美人如玉劍如虹。

人草藁

陶師師媧皇。博士戲爲人。或則頭帖帖。或則頭顛顛。丹黃粉墨之。衣裳百千身。因念造物者。豈無屬稿辰。茲大僞木具。媧也知艱辛。磅礴匠心半。爛斑土花春。劇場不見收。我固憐其真。諡曰人草藁。禮之用上賓。

丙戌

夢中述願作

湖西一曲墜明璫。獵獵紗裾荷葉香。乞貌風鬟陪我坐。他身來作水仙王。第三句一作許
借癡癡從祀我

釋言四首之一

東華環顧媿羣賢，悔著新書近十年。木朽彰彰曾是病，蟲多言語不能天。略耽掌故非助濟，敢侈心期在簡編。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勞上相損宵眠。

同年生胡戶部培集同人祀漢鄭司農於寓齋禮既成繪爲卷子同人爲歌詩製自珍作祀議一

篇質戶部戶部屬櫪括其指爲韻語以諧之

我稽十三經，名目始南宋。異哉北海君，先期適兼綜。詩箋附庸毛，易爻辰無用。尙書有今文，隻義餽貧送。四辨餽堯典，三江餽禹貢。魯論與孝經，逸簡不可諷。爾雅賸一鱗，引家亦撫弄。排何發墨守，此獄不可訟。吾亦姑置之，說長懼驚衆。惟有孟七篇，千秋等塵封。我疑經籍志，著錄半虛哄。義與歆莽遠，下筆費彌縫。何況東漢年，此書未珍重。余生惡周禮，攷工特喜誦。封建駁子輿，心肝爲隱痛。五帝而六天，誕妄識所中。同時有四君，偉識引余共。堂堂十七篇，姬公發孔夢。經文純金玉，注義峙麟鳳。吾曹持議平，功罪勿枉縱。鄭功此第一，千秋合崇奉。鄭兼治十三經入問完本有詩三禮輯錄本有箴膏肓起癘疾發墨守易書魯君逢祿張君贊昭言封建皆信孟子疑周禮海內四人而已張說爲尤悲也

丁亥

春日有襄山中桃花因有寄

東風淋浪卷海來。長安人道青春迴。春迴不到窮巷裏。忽憶山中花定開。山中花開。白日皓皓。明妝子誰。溫磨清妙。夕葵熏盧。擣蕙塵。朝槭清淚。郵遠人。粉光入墨。墨光膩。昨日正得江南鱗。葆君青雲心。勿吟招隱吟。花開歲歲。勿相憶。待君十載來重尋。我有禽君詩。殷勤兼報桃花知。勿惜明鏡光。爲我分光照花枝。勿惜頰面水。爲我浴花傾臙脂。但惜芳香珍重之。幽意勿使滿園胡蝶窺。託君千萬詞。詞意不可了。長安桃李漸漸明。何似春山此時好。春縱好。山寂寂。清琴玉壺罷消息。蠟燭彈碁續何夕。安能坐此愁陽春。不如歸侍妝臺側。

菩薩墳序

菩薩墳者。亦曰公主墳。遼聖宗第十女慕也。小字菩薩。未嫁而死。遼史無傳。北方海棠少。此地始生之。自是海棠之盛。邇於江國。土人因以海棠諡主云。墳在西山無相寺。

菩薩葬龍沙。魂歸玉帝家。餘春照天地。私諡亦高華。大脚鸞文鞞。明妝豹尾車。南朝人未識。拜殺斷腸花。

太常仙蝶歌有序

太常仙蝶。士大夫知之稔矣。曷爲而歌之。蝶數數飛入姚公家。吾歌爲姚公也。姚公者太常少卿仁和姚公祖也。公爲大吏歷五省。易事難說。見排擠。不安其位。公嶽立不改。雖投閒。人忌之者尙衆。異哉。蝶能識當代正人。不惟故實之流傳而已。吾歌以紀之。且招蝶也。

恭聞故實太常寺。蝶壽三百猶有加。嚙玉皇之明詔。視臺閣猶煙霞。不聞願見不許見。矧聞飛入太常家。本朝太常五百輩。意者公其飛仙之身耶。仙人正人事一貫。天上豈有仙奸妄。所以公立朝人不識。仙靈識公非誣夸。慰此蹇蹇。其來衙衙。感德輝而下。助靈思之紛拏。我聞此事。就公求茶。道燄十丈。不敵童心一車。鸞漂鳳泊。咄咄發空喟。雲情煙想。寸寸凌幽遐。人生吉祥縹渺罕。竝有何必中秋兒女覩。璧月之流華。玉皇使者識我否。寓園亦在城之涯。幽夏靈氣怒百倍。相思遲汝五出紅梨花。予寓齋紅梨一樹。京師無其雙也。

世上光陰好

世上光陰好。無如繡閣中。靜原生智慧。愁亦破鴻濛。萬緒含淳待。三生設想工。高情塵不滓。小別淚能紅。玉茁心苗嫩。珠穿耳性聰。芳香箋藝譜。曲盞數窗櫺。遠樹當山看。雲行入抱空。枕停如願月。扇避不情風。晝漏長千刻。宵缸夢幾通。德容師窈窕。字體記玲瓏。朱戶春暉別。蓬門淑晷同。百年辛苦始。何用嫁英雄。

投錢學士

晚達高名大隱身。對門蹤迹各清真。恍逢月下騎鸞客。何處容他啖肉人。

顧丈里得唐睿宗書順陵碑遠自吳中見寄余本以南北朝磨厓各一種懸齋中得此而三書於

幘尾

南書無過瘞鶴銘。北書無過文殊經。忽然二物相顧啞。排闥一丈蛟龍青。文殊經在山東水牛山。

唐二十帝帝書聖合南北手爲唐型會見三物皆卻走召伯虎敦赫在庭召伯虎敦百有三名余所獲器也

四月初一日投蝶更名易簡

匪慕宋朝蘇易簡。翻似漢朝劉更生。從此請歌行路易。萬緣簡盡罷心兵。

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履

丁君行矣。龔子忽有感。聽我擲筆歌常州。天下名士有部落。東南無與常匹儔。我生乾隆五十七。晚矣不及瞻前修。外公門下賓客盛。謂金壇段先生始見臧在顧述子來哀哀。奇才我識惲伯子。絕學我識孫李述。最後乃識掌故趙。味辛獻以十詩趙畢酬。三君折節遇我厚。我益喜逐常人游。乾嘉輩行能悉數。數其派別徵其尤。易家人人本虞氏。毖縷戶戶知何休。聲音文字各窈奧。大抵鐘鼎工冥搜。學徒不屑譚賈孔。文體不甚宗韓歐。人人妙擅小樂府。爾雅哀怨聲能逾。近今算學乃大盛。泰西客到攻如讎。常人倘欲問常故。異時就我來諮諏。勿數耆耄數輩。蔓及洪慈。孟孝莊逸山。張翰周恬其鼎鼎八九子。奇人一董立。方先即邱所恨餘不識李夫子。申書南望夜夜穿雙眸。曾因陸子生屢通訊。神交何異雙綢繆。識丁君乃二十載。下上角逐忘春秋。丁君行矣龔子忽有感。一官投老誰能留。珠聯璧合有時有一散。人海如鳧鷗。噫才人學人一散人。海如鳧鷗。明日獨訪城中劉。申受丈

秋夜花游

定盦文集補 古今體詩下卷

二三五

海棠與江離同豔異。今古我折江離花。間以海棠嫵。狂呼紅燭來。照見花雙開。恨不稱花意。踟躕清酒盃。酒盃清復深。秋士多春心。且遣秋花妬。毋令秋魄沈。云何學年少。四座花齊笑。躑躅取鳴琴。彈琴置當抱。靈雨忽滂沱。仙真窗外過。雲中君至否。不敢問星蛾。

猛憶

狂臚文獻耗中年。亦是今生後起緣。猛憶兒時心力異。一燈紅接混茫前。

銘座詩

精微惚恍少所樂。躬行且踐壯所學。曰以事天敢不諾。事無其耦生靡樂。人無其朋孤往何索。兮借瑣耗奇嗜好託兮。浮湛不返。狗流俗兮。吁瑣以耗奇兮。不如躬行以耗奇之約兮。迴念故我在寥廓兮。我詩座右榮我獨兮。

東陵紀役三首

天倪徵音在。龍飛故劍亡。兩宮儀斐薺。七萃之淋浪。鬱律川原勢。低徊葆吹長。東行三百里。何處白雲鄉。帝子華年小。初弦寶月沈。端嫺三肅禮。憫動六宮深。徒殫飛秋雪。迎神下彩禽。松楸依在咫。慈孝萬年心。閣事疎朝請。君恩許看山。口銜星宿去。袖拂鳳皇還。望眼將連海。詩聲欲過關。雲旗風馬隊。旬日夢魂間。

李中丞宗瀚家獲觀古拓隨丁道護書啓法師碑狂書一詩

羽琇山館三百墨。妬君一紙葵花色。何不贈歸羽琇山。置之漢玉秦金側。

九月二十七夜夢中作

官梅只作野梅看。似是宋句。月地雲階一倍寒。翻是桃花心不死。春山佳處淚闌干。

夢中作四截句十月十三夜也。

拋卻湖山一篷秋。人間無地署無愁。忽聞海水茫茫綠。自拜南東小子侯。
黃金華髮兩飄蕭。六九童心尙未消。叱起海紅簾底月。四廂花影怒於潮。
恩仇恩仇日苦短。魯戈如麻天不管。賓客漂流半死生。此公又築忘憂館。
一例春潮汗漫聲。月明報有大珠生。紫皇難慰花遲暮。交與鴛鴦慙不平。

余自庚辰之秋戒爲詩於敬語言簡思慮之指言之詳然不能堅也辛巳夏決藩池爲之至丁亥十月又得詩二百九一篇自周以迄近代之體皆用之自雜三四言至雜八九言皆用之不自割棄而又銓次之錄百二十八篇爲破戒草一卷又依乙亥庚辰兩例存餘集凡五十七篇亦一卷大凡錄詩百八十四篇刪勿錄者尙百五篇錄詩則以掃徹公塢詩終乃矢之曰余以年編詩閱歲名十有八自今以始無詩之年請受倍之惟守戒之故使我壽考汝如勿悛勿自損也俾無能壽考於而身至於歿世汝亦不以詩聞有如徹公。

道光七年丁亥十月丁亥龔自珍一名易簡伯定父自識。

翌日付小胥抄越十有三日己亥竣得三十六紙如其戒詩之年定公又識。

定盦續集

仁和龔自珍撰人饌

己亥雜詩三百十五首

著書何似觀心賢。不奈卮言夜湧泉。百卷書成南渡歲。先生續集再編年。
我馬元黃盼日曛。關河不窘故將軍。百年心事歸平澹。刪盡蛾眉惜誓文。
罡風力大簸春魂。虎豹沈沈臥九關。終是落花心緒好。平生默感玉皇恩。
此去東山又北山。鏡中強半尙紅顏。白雲出處從無例。獨往人間竟獨還。
予不攜眷屬。僅從履兩車。以一車自載。一車載文集百卷。出都。
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亦曾橐筆侍鑾坡。午夜天風伴玉珂。欲浣春衣仍護惜。乾清門外露痕多。
廉鐔非關上帝才。百年淬厲電光開。先生宦後雄譚減。悄向龍泉祝一回。
太行一脈走蝸蟻。莽莽畿西虎氣蹲。送我搖鞭竟東去。此山不語看中原。
別山西
翠微山在潭柘側。此山有情慘難別。薜荔風號誼士魂。燕支土蝕佳人骨。
別翠微山

進退雍容史上難。忽收古淚出長安。百年綦轍低徊徧。忍作空桑三宿看。先大父宦京師。家大人宦京師。至小子三世百年矣。以己亥歲。

四月二十三日出都

祖父頭銜舊頰光。祠曹我亦試爲郎。君恩穀向漁樵說。篆墓何須百字長。唐碑類有近百字者。

掌故羅胸是國恩。小胥脫腕萬言存。他年金鑄如蒐采。來叩空山夜雨門。

出事公卿湖戊寅。雲煙萬態馬蹄湮。當年筮仕還嫌晚。已哭同朝三百人。

積波難挽挽積心。壯歲曾爲九牧箴。鐘簾蒼涼行色晚。狂言重起廿年瘡。

許身何必定夔皋。簡要清通已定豪。讀到羸劉傷骨事。誤渠畢竟是錐刀。

棄婦丁甯囑小姑。姑恩莫負百年劬。米鹽種種家常語。淚溼紅裳未絕裾。有棄婦泣於路隅。因書所見。

金門縹緲廿年身。悔向雲中露一鱗。終古漢家狂執戟。誰疑臣朔是星辰。

詞家從不覩知音。累汝千回帶淚吟。惹得而翁裒抱惡。小橋獨立慘歸心。吾女阿辛書馮延巳詞三闋。日誦之。自言能識此詞之指。我

竟不知也。

卿籌爛熟我籌之。我有忠言質幻師。觀理自難觀勢易。彈丸累到十枚時。道旁見鬻戲術者因贈。

消息閒憑曲藝看。攷工字太叢殘。五都黍尺無人校。搶攘鄜閩一飽難。過市肆有感。

滿擬新桑徧冀川。重來不見綠雲稠。書生挾策成何濟。付與維南織女愁。冀陳北直種桑之策於畿輔大吏。

車中三觀夕惕若。七藏靈文電熠若。懺摩重起耳提若。三普貫珠疊疊若。予持陀羅尼已滿四十九萬卷。眼之

荒村有客抱蟲魚。萬一譚經引到渠。終勝秋燐亡姓氏。沙渦門外五尚書。逆旅夜聞讀書聲。戲贈沙渦門名

五尚書墳。五尚書不知皆何許人也。

誰肯栽培木一章。黃泥亭子白茆堂。新蒲新柳三年大。便與兒孫作屋梁。道旁風景如此。

椎埋三輔飽于鷹。薛下人家六萬增。半與城門充校尉。誰將斜谷械陽陵。

逝矣斑駁胷落花。前村茆店即吾家。小橋報有人癡立。淚潑春帘一餅茶。出都日距國門已七里。吳虹生同年立橋上候予過。設茶灑源

別而

秀出天南筆一枝。爲官風骨稱其詩。野棠花落城隅晚。各記春騶戀轡時。別石屏朱丹木同年。虬舟木以後

都出

不是逢人苦譽君。亦狂亦俠亦溫文。照人膽似秦時月。送我情如嶺上雲。別黃磬石比部。玉階磬石番禺人。

觥觥益陽風骨奇。壯年自定千首詩。勇於自信故英絕。勝彼優孟俯仰爲。戶部湯海秋

事事相同古所難。如鷓如鵲在長安。自今兩戒河山外。各逮而孫盟不寒。光州吳虹生葆晉與予戊寅同

殿上試同不及格。同官內閣。同改外。同日還原官。

本朝閩學自有派文字醞醞多古情新識晉江陳戶部談經頗似李文貞

別陳頌南戶部慶舖

何郎才調本學生不據文家為弟兄嗜好畢同星命異大郎尤貴二郎清

別道州何子貞紹基子毅紹業兄弟近世學生皆據質家為兄弟

少慕顏曾管樂非胸中海嶽夢中飛近來不信長安隘城曲深藏此布衣

別會稽少白山人潘諳

龍猛當年入海初娑婆曾有倉佉祇今曠劫重生後尙識人間七體書

別鎮國公容齋居士居士容親王子名裕恩好讀內典編識類

納特珂克西藏西洋蒙古回部及滿漢字又校定全藏凡經有新舊數譯者皆訪得之或校歸一是或兩存之或三存之自釋典入震旦以來未曾有也

卯角春明入塾年丈人摩我道嶄然恍從魏晉紛紜後為溯黃農浩渺前

別大興周丈之彥

多君媿雅數論心文字緣同風骨深別有樽前揮涕語英雄遲暮感黃金

別王秋晚大令繼蘭秋晚濟寧人

三十華年四牡騑每談宦轍壯懷飛尊前第一傾心聽咒甲樓船海外歸

別直隸布政使同年托公名托渾布蒙古人

五十一人皆好我八公送別益情親他年臥聽除書罷冉冉脩名獨愴神

別河南豐劉君良駒南海桂君文燿河南丁君彥儻雲南戴君紉

孫長白奎君綬閩黃君驥雲江君鴻升棗強步君際桐時已丑同年留京五十一人恩惠難徧別八君及握手一為別者也吳虹生已見前

朝借一經覆以箬暮還一經龕已燈龍華相見再相謝借經功德龍泉僧

別龍泉寺僧唯一施南人

北方學者君弟一江左所聞君畢聞土厚水深詞氣重煩君他日定吾文

別許印林孝廉瀚印林日照人

子雲識字似相如記得前年隔巷居忙殺奚僮傳搨本一行翠墨一封書

別吳子苾太守式券子苾海豐人

夾袋搜羅海內空。人材畢竟恃宗工。箇河寂寂覃谿死。此席今時定屬公。別徐星伯前輩。松星伯大興人。

聯步朝天笑語馨。佩聲耳畔尚泠泠。遙知下界覘乾象。此夕銀潢少客星。別共事諸宗室。

霜豪擲罷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只販古時丹。荆公上仁宗皇帝書。荆公丑殿試大指祖王。

眼前二萬里風雷。飛出胸中不費才。枉破期門飲飛膽。至今駭道遇仙回。記己丑四月二十八日事。

彤墀小立綴鸞鸞。金碧初陽當畫看。一隊飲飛爭識我。健兒身手此文官。

終賈華年氣不平。官書許讀與縱橫。荷衣便識西華路。至竟蟲魚了一生。嘉慶壬申歲校書武英殿。是平生爲校讐之學之始。

萬事源頭必正名。非同綜核漢公卿。時流不沮狂生議。側立東華佇佩聲。官內閣日上書大本。

東華飛辯少年時。伐鼓撞鐘海內知。牘尾但書臣向校。頭銜不稱綱其詞。在國史館日上書總裁論西北塞外部落原流山川形勢訂一

統志之疏漏。初五千言。或曰非所職也。乃上二千言。

千言只作卑之論。敢以虛懷測上公。若問漢朝諸配享。少牢乞耐叔孫通。在禮部上書堂上。官論四司政體宜沿革者三千言。

客星爛爛照天潢。許署頭銜著作郎。翠墨未乾仙字蝕。雲煙半榻掖門旁。官宗人府奉旨充玉牒館纂修。官予草規章程未竟其事。改官

去。

齒如編貝漢東方。不學伊嚶況對揚。屋瓦自驚天自笑。丹毫圓折露華漑。予每侍班引見奏履歷。同官或代予悚息。丁酉春京察一等引

見蒙記名。

半生中外小迴翔。樗醜醜成戀太陽。揮手唐朝八司馬。頭銜老署退鋒郎。選授楚中一司馬矣。不就供職祠曹如故。

科以人重科益重。人以科傳人可知。本朝七十九科矣。蒐輯科名意在斯。入歲得舊登科錄讀之。是蒐輯二百年科名掌故之始。

手校斜方百葉圖。官書似此古今無。祇今絕學真成絕。冊府蒼涼六幕孤。程大理由同文修會典其理藩院大理是為天地東西南北之學之始。大理沒予撰蒙古圖志竟不成。

孔壁微芒墜緒窮。笙歌絳帳啓宗風。至今守定東京本。兩廡如何闕馬融。戊子歲成尚書序大義一卷。太

卷。 姬周史統太銷沈。況復炎劉古學瘖。崛起有人扶左氏。千秋功罪總劉歆。癸巳歲成左氏春秋服杜補義一卷。其劉歆竄益左氏顯然有迹者。為左氏決疣一卷。

張杜西京說外家。斯文吾述段金沙。導河積石歸東海。一字源流奠萬譁。年十有二。外王父金壇段先生授以許氏部目。是平生以經說字以字說經之始。

端門受命有雲祲。一脈微言我敬承。宿草敢祧劉禮部。東南絕學在毘陵。年二十有八。始從武進劉申事受公羊春秋。近歲成春秋決事。

比六卷。劉先生卒十年矣。 華年心力九分殫。淚漬蟬魚死不乾。此事千秋無我席。毅然一炬為歸安。抱功令文二千篇。見歸安姚先生學壞。先生初獎借之。忽正色

曰。我文著墨不著筆。汝文筆墨兼用。乃自燒功令文。

筆墨兼用。乃自燒功令文。

筆墨兼用。乃自燒功令文。

軒后孤虛縱莫尋。漢官戊己兩言深。著書不爲丹鉛誤。中有風雷老將心。訂斐關史記集解之誤。爲孤虛一卷。古今用兵孤虛圖說一

古人製字鬼夜泣。後人識字百憂集。我不畏鬼復不憂。靈文夜補秋燈碧。嘗恨許叔重見古文少。據商周百四十七字。戊戌四月書成。

經有家法夙所重。詩無達詁獨不用。我心卽是四始心。沈寥再發姬公夢。爲詩非序非毛非鄭各一卷。子說詩以涵泳經文爲主。於古文

毛今文三家。無所尊無所廢。

熙朝仕版快茹征。五倍金元十倍明。揚挖千秋儒者事。漢官儀後一書成。年十四始考古今官制。近成漢官損益上下二篇。百王易從論

一篇以竟。醫年之志。

文侯端冕聽高歌。少作精嚴故不磨。詩漸凡庸人可想。側身天地我蹉跎。詩編年始嘉慶丙寅。終道光戊戌。勒成二十七卷。

西京別火位非高。薄有遺聞瑣且勞。只算粗諳鏡背字。敢陳法物詆球刀。爲典客道古錄奉。常道古錄各一卷。

十仞書倉鬱且深。爲媵目錄散黃金。吳回一怒知天意。無復龍威禹穴心。年十六讀四庫提要。是平生爲目錄之學之始。壬午歲不戒於

火所蒐羅七閣未收。之書。墟者什八九。

北游不至獨石口。東游不至盧龍關。此記游耳非著作。馬蹄蹀躞書生屣。東至永平境。北至宣化境。實未觀東北兩邊形勢也。爲紀游合

卷一

吾祖平生好孟堅。丹黃鄭重萬珠圓。不材竊比劉公是。請肄班香再十年。得為漢書補注不成就漢書隨筆

書家藏凡六七通又有手抄本。麟經斷爛炎劉始。幸有蘭臺聚祕文。解道何休遜班固。風前同志只朱雲。癸巳歲成西漢君臣併春秋之義考一卷助予整齊之者同縣

朱孝廉以升。

剔彼高山大川字。簿我玉篋金局中。從此九州不光怪。羽陵夜色春熊熊。年十七見石鼓是收石刻之始

未見三門書未成。成羽璿山金石墨本記五卷。郭璞云羽陵卽羽璿也。

少年簿錄睨千秋。過目雲煙浩不收。一任湯湯淪泗水。九金萬禩屬成周。撰羽璿之山典寶記二卷。

奇氣一縱不可闔。此是借瑣耗奇法。奇則耗矣瑣未休。眼前臚列成五嶽。為鏡苑一卷。瓦韻一卷。輯官印

記一卷。

登乙科則亡姓氏。官七品則亡姓氏。夜奠三十九布衣。秋鐙忽吐蒼虹氣。撰布衣傳一卷。起康熙迄嘉慶凡三十九人。

不能古雅不幽靈。氣體難躋作者庭。悔殺流傳遺下女。自障紈扇過旗亭。年十九始倚聲填詞。壬午歲勒為六卷。今頗悔存之。

文章合有老波瀾。莫作鄱陽夾漈看。五十年中言定論。蒼茫六合此微官。庚辰歲為西城置行省議。東南罷番舶議兩篇。有謀合刊之者。

厚重虛襄見古風。車裯五度照門東。我焚文字公焚疏。補紀交情為紀公。壬辰夏大早上求直言。大學士

當世急務八條。公讀至汰冗蓋一條。動色以為難行。餘頗欣賞。予不存於集中。

狂禪闢盡禮天台。掉臂琉璃屏上回。不是瓶笙花影夕。鳩摩枉譯此經來。丁酉九月二十三日。夜不寐。聞法

手捫千軸古琅玕。篤信男兒識字難。悔向侯王作賓客。廿篇鴻烈贈劉安。某布政欲撰吉金款識。屬予為之。予為聚拓本穿穴。羣經極法

夜思師友淚滂沱。光影猶存急網羅。言行較詳官閥略。報恩如此疚心多。近撰平生師友小

歷劫如何報佛恩。塵塵文字以為門。遙知法會靈山在。八部天龍禮我言。佛書入震旦以後。校讐者希。乃

龍樹靈根派別三家。家柳栗不能擔。我書喚作三極記。六祖天台共一龕。近日述天台家言為三普銷

只籌一纜十夫多。細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倉粟。夜聞邪許淚滂沱。五月十二日抵淮浦作

白面儒冠已問津。生涯只羨五侯賓。蕭蕭黃葉空村畔。可有攤書閉戶人。

津梁條約徧南東。誰遣藏春深隴逢。不枉人呼蓮幕客。碧紗幪護阿芙蓉。阿讀如人病之

鬼燈隊隊散秋螢。落魄參軍淚眼癡。何不專城花縣去。春眠寒食未曾醒。病出續本草

故人橫海拜將軍。側立南天未戴勛。我有陰符三百字。蠟丸難可惜雄文。

河干勞問又江干。恩怨他時邸報看。怪道烏臺牙放早。幾人怒馬出長安。

學羿居然有羿風。千秋何可議逢蒙。絕憐羿道無消息。弟一親彎射羿弓。
過百由旬煙水長。釋迦老子怨津梁。聲聞閉眼三千劫。悔慕人天大法王。

北俊南嬌氣不同。少能炙轂老能聰。可知銷盡勞生骨。即在方言兩卷中。
凡驕卒謂予燕人也。凡舟子謂予吳人也。其有聚而轆轤者。則

兩爲之舌人以通之。

不容水部賦清愁。新擁牙旗拜列侯。我替梅花深頌禱。明年何遜守揚州。
同年何亦民後時。以知府銜駐黃河。

金鑾竝硯走龍蛇。無分同探閬苑花。十一年來春夢冷。南游且喫玉川茶。
同年盧心農元良時知甘泉。

黃金脫手贈椎埋。屠狗無惊百計乖。僥倖故人仍滿眼。猖狂乞食過江淮。
過江淮間不困厄。何亦民盧心農兩君力也。

大宙南東久宋寥。甄陀羅出一枝簫。簫聲容與渡淮去。淮上魂須七日招。
袁浦席上有限韻賦詩者得簫字。敬賦三首。

少年擊劍更吹簫。劍氣簫心一例消。誰分蒼涼歸權後。萬千哀樂集今朝。

天花拂袂著難消。始媿聲聞力未超。青史他年煩點染。定公四紀遇靈簫。
名

一言恩重降雲霄。塵劫成塵感不銷。未免初禪怯花影。夢回持偈謝靈簫。
型晨報謝一首。

能令公愠公復喜。揚州女兒名小雲。初弦相見上弦別。不會題滿杏黃裙。

坐我三熏三沐之。懸屨撒手別卿時。不留後約將人誤。笑指河陽鏡裏絲。

美人才調信縱橫。我亦當筵拜盛名。一笑勸君輸一著。非將此骨媚公卿。
友人訪小雲於揚州。三至不得見。慍矣。箴之。

網羅文獻吾勸矣。選色譚空結習存。江淮狂生知我者。綠牋百字銘其言。讀某生與友人書即書其後。

附錄某生與友人書

某祠部辨若懸河。可抵之隙甚多。勿爲所惜。其人新倦仕宦。牢落歸。恐非復有網羅文獻蒐輯人才之盛心也。所至通都大邑。雜賓滿戶。則依然渠二十年前承平公子故態。其客導之出游。不爲花月冶游。卽訪僧耳。不訪某輩。某亦斷斷不繼見。某頓首。

黎園墨本募誰修。亦是風花一代愁。我替尊前深惋惜。文人珠玉女兒喉。元人百種。臨川四種。悉遭伶師竄改。崑曲俚鄙極矣。酒座中有

微歌者。予輒撓阻。

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處士卑。一事平生無齷齪。但開風氣不爲師。予生平不蓄門弟子。

生還重喜酌金焦。江上騷魂亦可招。隔岸故人如未死。清樽讀曲是明朝。

西來白浪打旌旗。萬舶安危總未知。寄語瞿塘灘上賈。收帆好趁順風時。

少年攬轡澄清意。倦矣應憐縮手時。今日不揮閒涕淚。渡江只怨別蛾眉。

六月十五別甘泉。是夕丹徒風打船。風定月出半江白。江上女郎眠未眠。

四海流傳百軸琴。皤皤國老尙神完。談經忘卻三公貴。只作先秦伏勝看。重見予告大學士阮公於揚州。

蜀岡一老抱哀弦。閱盡詞場意惘然。絕似琵琶天寶後。江南重遇李龜年。重晤秦敦夫編修恩復。

家公舊治我曾遊。只曉梅邨與鳳洲。收拾遺聞浩無涘。東南一部小陽秋。太倉邵子顯輯太倉先哲叢書八帙起南宋迄乾隆中使予序之。

七里虹橋腐草腥。歌鐘詞賦兩漂零。不隨天市為消長。文字光芒聚德星。時上元蘭君太倉邵君為揚州廣文魏默深舍人陳靜菴博士

僑揚州又晤秦玉笙謝夢漁劉楚楨劉孟瞻四孝廉楊季子都尉。

公子有德宜置諸有德公子毋忘諸我方乞糶忽誦此箴。謠磊落肝脾虛。

詩人瓶水與謨觴。鬱怒清深兩擅場。如此高材勝高第。頭銜追贈薄三唐。鬱怒橫逸舒鐵雲瓶水齋之詩也。清深淵雅彭甘亭小謨觴館

之詩也。兩君死皆一紀矣。

荷衣說藝鬪心兵。前輩須眉照坐清。收拾遺聞歸一派。百年終恃小門生。少時所交多老蒼於乾隆庚戌榜過從最親厚次則嘉慶己未

多談藝之士。兩科皆大興朱文正為總裁官。

中年才子耽絲竹。儉歲高人厭薜蘿。兩種情懷俱可諒。陽秋貶筆未宜多。

姬姜古妝不如市。趙女輕盈躡銳屣。侯王宗廟求元妃。徽音豈在織厥趾。感偶

麟趾震蹄式可尋。何須番舶獻其琛。漢家平準書難續。且仿齊梁鑄餅金。近世行用番錢以為攤挾便也。不知中國自有餅金見南史褚

彥回傳又見唐韓偓詩。

作賦曾聞紙貴夸。誰令此紙徧京華。不行官鈔行私鈔。名目何人餉史家。

促柱危弦太覺孤。琴邊倦眠眇平蕪。香蘭自判前因誤。生不當門也被勸。

荒青無縫種交加。月費牛溲定幾車。只是場師消遣法。不求秋實不看花。

所賦寓有治園者戲贈

六朝古黛夢中橫。無福秦淮放棹行。想見鍾山兩才子。詞鋒落月互縱橫。

欲如江寧不果亦不得馬湘帆戶部馮晉漁比部兩同年消息

不論鹽鐵不籌河。獨倚東南涕淚多。國賦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勝栽禾。

殘客津梁握手欸。多君鄭重問烏衣。故家自怨風流歇。肯罵無情燕子飛。

重晤段君果行沈君錫東於逆旅執手言懷兩君家大人舊賓

也客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

過鎮江見賽玉皇及風神雷神者禱祠萬數道士乞撰青詞

不容兒輩妄譚兵。鎮物何妨一矯情。別有狂言謝時望。東山妓卽是蒼生。

漢代神仙玉作堂。六朝文苑李男香。過江子弟傾風采。放學歸來祀衛郎。

黃河女直徙南東。

金明昌元年

我道神功勝禹功。安用迂儒談故道。犁然天地劃民風。

渡黃河而南天異色地異氣民異情

陶潛詩喜說荆軻。想見停雲發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湧。江湖俠骨恐無多。

舟中讀陶

陶潛酷似臥龍豪。

語意本辛棄疾

萬古潯陽松菊高。莫信詩人竟平澹。二分梁甫一分騷。

陶潛磊落性情溫。冥報因他一飯恩。頗覺少陵詩吻薄。但言朝叩富兒門。

江左晨星一炬存。魚龍光怪百千吞。迢迢望氣中原夜。又有湛盧劍倚門。

江陰見李申書丈蔣丹棧茂才丹棧申書之門人也

過江藉甚顏光祿。又作山中老樹看。賴是元龍樓百尺。雄譚夜半斗牛寒。陳登之別駕坐上重晤盛午洲光祿。

五十一人忽少三。我聞隕涕江之南。篋中都有舊墨迹。從此襲以玫瑰函。開都中狄廣軒侍御蘇實竭吏部夏一卿吏部三同年忽然同

逝。

偶賦凌雲偶倦飛。偶然閒慕遂初衣。偶逢錦瑟佳人問。便說尋春爲汝歸。

萬卷書生颯爽來。夢中喜極故人回。湖山曠劫三吳地。何日重生此霸才。夢顧千里有作憶己丑歲與君書訂五年相見君報書云敢不

忍死以待子竟爽約。君以甲午春死矣。

故人有子尙籩粥。抱君等身大著作。劉向而後此大宗。豈同陳晁競目錄。千里著思適齋筆記校定六籍百家目錄方駕陳晁亦足豪矣。

嗣君守父書京師傳聞誤也。

今日閒愁爲洞庭。茶花凝想吐芳馨。山人生死無消息。夢斷查灣一角青。擬尋洞庭山舊游不果亦不得葉山人租消息。

玉立長身宋廣文。長洲重到忽思君。遙憐屈賈英靈地。樸學奇材張一軍。奉慟宋于庭丈作于庭投老得楚南一令奇才樸學二十年

目君語今無以易也。

太湖七十瀟爲墟。三泖圓斜各有初。恥與蛟龍競升斗。一編聊獻郊僑書。陳吳中水利策于同年裕魯山布政郊僑郊重之子南宋人父

子皆著三吳水利書。

鐵師講經門徑仄。鐵師念佛頗得力。似師畢竟勝狂禪。師今遲我蓮花國。江鐵君玩是予學佛第一導師先子歸一年逝矣千劫無以酬

德視其疾
生淨土。

少年哀豔雜雄奇。暮氣頽唐不自知。哭過支硎山下路。重鈔梅冶一匳詩。吳氏段右白葬支硎山平生詩

軒集
一卷。

溫良阿者淚漣漣。能說吾家六十年。見面恍疑悲母在。報恩祝汝後昆賢。吳中者嘗保抱子者也重見于

內則今本誤爲可者悲
母出本生心地觀經。

天教樛机降家門。骨肉荆榛不可論。賴是本支調護力。若敖不餒怙深恩。到秀水縣重見七叔父作

徑山一筵吼寰中。野燒蒼涼弔達公。何處復求龍象力。金光明照浙西東。明紫柏大師刻大藏板在徑山康熙中由徑山遷嘉興之楞嚴

寺今什不存四矣求天台
宗各書印本亦無所得。

有明像法披猖後。荷擔如來兩尊宿。龍樹馬鳴齊現身。我聞大地師子吼。拜紫柏藕益兩大師像

道場醜醜雨花天。長水宗風在目前。一任揀機參活句。莫將文字換狂禪。楞嚴講主逸雲講主新刻明人楞嚴宗通一書故云

一脈靈長四葉貂。談經門祚鬱岩堯。儒林幾見傳苗裔。此福高郵冠本朝。訪嘉興太守王子仁子仁文肅公曾孫石臞孫吾師文簡公子

祇將媿汗溼萊衣。悔極堂堂歲月遠。世事滄桑心事定。此生一跌莫全非。於七月初九到杭州家大人時年七十有三倚門望久矣

里門風俗尙敦龐。年少爭爲齒德降。桑梓溫恭名教始。天涯何處不家江。家大人扶杖出遊里少年皆起立

小別湖山劫外天。生還如證第三禪。台宗悟後無來去。人道蒼茫十四年。

浙東雖秀太清孱。北地雄奇或獷頑。踏徧中華窺兩戒。無雙畢竟是家山。

親朋歲月各蕭閒。情話纏綿禮數刪。洗盡東華塵土否。一秋十日九湖山。

高秋那得吳虹生。乘輅西子湖邊行。一邱一壑我前導。重話京華送我情。

時已知浙中兩使者消息。非吳虹生也。祝其他日使車莅止耳。

除卻虹生憶黃子。曝衣忽見黃羅衫。文章風誼細評度。嶺南何減江之南。

謂蓉石比部。

家住錢唐四百春。匪將門閥傲江濱。一州典故閒徵徧。撰杖觀濤得幾人。

八月十八日侍家大人觀潮。

問我清游何日最。木樨風外等秋潮。忽有故人心上過。乃是虹生與子瀟。

吳虹生及固始蔣子瀟孝廉也。

靈鷲高華夜吐雲。山凹指點舊家墳。千秋名教吾誰媿。媿讀羲之誓墓文。

表弟吳鷲雲先世丙舍。在靈鷲下繪圖乞一詩。時予不至。先慈

殯宮十四年矣。

鄉國論文集古歡。幽人三五薜蘿看。從知閨苑桃花色。不及谿松耐歲寒。

晤曹葛民籍徐問蓮琳王雅壘熊吉陳覺莽春曉諸君。

眼前石屋著書象。三世十方齊現身。各搦著書一枝筆。各有洞天石屋春。

葛民以畫象乞題為說假觀偈。

如何迅假入空法。君亦莫問我莫答。若有自性互不成。互不成者誰佛刹。

為西湖僧講華嚴一品竟。又說此偈。

振綺堂中萬軸書。乾嘉九野有誰如。季方玉粹元方死。握手城東問蠹魚。

汪小來舍人死矣。見其哲弟又村員外。

與吾同禱硯北者。

先曾祖晚號硯北老人。

仁愿如兄壯歲亡。從此與誰談古處。馬叟巷外立斜陽。

甲從兄竹樓。

醴醴諸老愜瞻依。父齒隨行亦未稀。各有清名聞海內。春來各自典朝衣。

時鄉先輩在籍。科目自年齒與家人。頤頑者五人。姚亮甫陳堅。

木兩侍郎。張雲巢。龔士。
張靜軒。胡書農。兩學士。

我言送客非佛事。師言不送非佛智。雙照送是不送是。金光大地喬松寺。重見慈風法師于喬松庵。叩以台宗疑義。暨不答。送予至山門。

予辭師正色曰。是佛法。

震且狂禪沸不支。一燈慧命續如絲。靈山未歇宗風歇。已過龐家日告時。錢△庵居士死矣。得其晚年所著宗徑二卷。

曩向真州訂古文。飛龍滂熹折紛紜。經生家法從來異。拓本饒餽且餉君。在京師阮芸臺師屬爲齊侯中闕二壺釋文。茲吾師覓六舟僧

手拓精本分寄徐問蓮。屬別釋一通因東問蓮。

閉門三日了何事。題圖祝壽諛人詩。雙文單筆記序偈。筆禿幸趁酒熟時。

礪之道義拯之難。賞我出處好我書。史公副墨問誰氏。屈指首寄虬髯吳。欲以全集一分寄虹生。未寫竟。

少年哀樂過于人。歌泣無端字字真。既壯周旋雜癡點。童心來復夢中身。

獬獬獬獬厲牙齒。求覆我祖十世祀。我請于帝詛于鬼。亞駝坐陽澄雞豕。

晝夢亞駝告有熹。明年三月獬獬死。大神羹臬殄臬子。焚香敬慰少昊氏。

碧澗重來薦一毛。杉柗喜比往時高。故人地下仍相護。驅逐狐狸賴爾曹。甲朱大發。洪士華。二人爲先祖。守塋者也。先母殯宮在先祖側。

地名花園埂也。

志乘英靈瑣屑求。豈其落筆定陽秋。百年子姓殷勤意。忍說挑鐙爲應酬。乞畱墨數行爲異日相思之資。者填委牖戶。惟撰次先世事行。

屬為家傳墓表則詳審為之多存彙者

瓊林何不積縉泉物自低昂人自便我與徐公籌到此朱提山竭亦無權近日銀貴有司苦之古人粟紅實朽是公庫不必皆納疆也予

持論如此徐鐵孫大令榮論與予合

俎膾飛沈竹月喧侍郎十日敞清尊東南不可無斯樂濡筆親題第四園過嚴小農侍郎富春山館觴詠旬日其地為明金尚書別墅杭

人猶稱金衙莊予品題天下名園金衙莊居第四

藏書藏帖兩高人目錄流傳四十春師友凋徂心力倦羽璫一記亦荆榛弔趙晉齋魏何夢華元錫兩處士兩君為予謾正金石墨本記

也者

兒談梵夾婢談兵消息都防父老驚賴是搖鞭吟好句流傳鄉里只詩名到家之日早有傳誦予出都畱別詩者時有詩先人到之謔

吳郎與我不相識我識吳郎拂畫看此外若容添一語含元殿裏覓長安從妹粵生與予昔別時才髫齡今已寡矣妹婿吳郎余固未識

面也粵生以其遺像乞題因說此偈

科名掌故百年知海島疇人奉大師如此奇材終一令蠹魚零落我歸時弔黎見山同年應南見山順德人官平陽令卒于杭州

惠逆同門復同藪謀臧不臧視朋友我茲忤然謀乃心君已砉然脫諸口陳碩甫秀才與為予規畫北行事明白犀利足徵良友之愛行

秋風張翰計蹉跎紅豆年年擲逝波誤我歸期知幾許蟾圓十一度無多以下十有六首杭州有所追悼而作

拊心消息過江淮紅淚淋漓避客揩千古知言漢武帝人難再得始為佳

小樓青對鳳皇山。山影低何黛影間。今日當牕一匳鏡。空王來證鬢絲斑。
嬌小溫柔播六親。蘭姨瓊姊各霑巾。九泉肯受狂生譽。藝是鍼神貌洛神。
阿孃重見話遺徵。病骨前秋盼我歸。欲寄無因今補贈。汗巾鈔袋枕頭衣。
雲英未嫁損華年。心緒曾憑阿母傳。償得三生幽怨否。許儂親對玉棺眠。
杭州風俗鬧蘭盆。綠蠟金爐梵唱繁。我說天台三字偈。勝孃膜拜禮沙門。
殘絨堆積繡牕間。慧婢商量贈指環。但乞崔徽遺像去。重摹一幀供秋山。
昔年詩卷駐精魂。強續狂游拭涕痕。拉得藕花衫子婢。籃輿仍出湧金門。
蟠夔小印鏤珊瑚。小字高華出漢書。原是狂生漫題贈。六朝碑例合鐫無。
花神祠與水仙祠。欲訂源流媿未知。但向西泠添石刻。駢文撰出女郎碑。
小婢口齒蠻復蠻。秋衫紅淚潛復潛。眉痕約略彎復彎。婢如夫人難復難。
女兒魂魄完復完。湖山秀氣還復還。爐香瓶卉殘復殘。他生重見艱復艱。
天將何福予蛾眉。生死湖山全盛時。冰雪無痕靈氣杳。女仙不賦降壇詩。
一十三度谿花紅。一百八下西谿鐘。卿家滄桑卿命短。渠儂不關關我儂。
一百八下西谿鐘。一十三度谿花紅。是恩是怨無性相。冥祥記裏魂朦朧。

草 翫 江 東 署 羽 陵 異 書 奇 石 小 峻 嶒 十 年 松 竹 誰 甯 守 南 渡 飛 揚 是 中 興

復 墅

墅 東 修 竹 欲 連 天 苦 費 西 鄰 買 筍 錢 此 是 商 鞅 墾 土 令 不 同 鑿 空 誤 風 邊

墅 拓

靈 簫 合 貯 此 靈 山 意 思 精 微 窈 窕 間 邱 壑 無 雙 人 地 稱 我 無 拙 筆 到 眉 彎

墅 蕪

此 是 春 秋 據 亂 作 昇 平 太 平 視 松 竹 何 以 功 成 文 致 之 攜 簫 飛 上 羽 玲 閣

墅 又 蕪

料 理 空 山 頗 費 才 文 心 兼 似 畫 家 來 矮 茶 密 緻 高 松 獨 記 取 先 生 親 手 栽

君 家 先 塋 鄧 尉 側 佳 木 生 之 雜 紺 碧 不 看 人 間 頃 刻 花 他 年 管 領 風 雲 色

從 四 鄰 徐 屏 山 乞 樹 栽 屏 山 尤 至 鄧 尉 求 之

可 惜 南 天 無 此 花 腰 身 略 似 海 棠 斜 難 忘 槐 市 街 南 宅 小 艇 羣 芳 稿 一 車

憶 京 師 驚 枝 花

可 惜 南 天 無 此 花 麗 情 還 比 牡 丹 奢 難 忘 西 掖 歸 來 早 贈 與 妝 臺 滿 鏡 霞

憶 京 師 芍 藥 師

不 是 南 天 無 此 花 北 肥 南 瘦 二 分 差 願 移 北 地 燕 支 社 來 問 南 朝 油 壁 車

憶 海 棠

弱 冠 尋 芳 數 歲 華 玲 瓏 萬 玉 嬋 交 加 難 忘 細 雨 紅 泥 寺 溼 透 春 裘 倚 此 花

憶 丁 香

女 牆 百 雉 亂 紅 酣 遺 愛 真 同 召 伯 甘 記 得 花 陰 文 讌 屢 十 年 春 夢 寺 門 南

憶 豐 宜 門 外 花 之 寺 董 文 恭 公 手 植 之 海 棠 一 首

空 山 徙 倚 倦 游 身 夢 見 城 西 閨 苑 春 一 騎 傳 牋 朱 邸 晚 臨 風 遞 與 縞 衣 人

憶 宣 武 門 內 太 平 湖 之 丁 香 花 一 首

繾 綣 依 人 慧 有 餘 長 安 俊 物 最 推 渠 故 侯 門 第 歌 鐘 歇 猶 辦 晨 餐 二 寸 魚

憶 北 方 師 子 貓

萬 綠 無 人 擘 一 蟬 三 層 閣 子 俯 秋 煙 安 排 寫 集 三 千 卷 料 理 看 山 五 十 年

欲 寫 全 集 清 本 數 分 貯 友 朋 家

海西別墅吾息壤。羽瑋三重拾級上。明年俯看千樹梅。飄飄亦是天際想。

此閣宜供天人師。檀香三尺博士爲。阮公施香孰施字。徐公字似蕭梁碑。造佛像之匠謂之博士。出摩利支天經。予供天台智者大師

檀香像。徐問。蓮爲予書扁曰。觀不思議境。事楹聯曰。智周萬物而無所思。言滿天下而未嘗言。

男兒解讀韓愈詩。女兒好讀姜夔詞。一家倘許圓鷗夢。晝課男兒夜女兒。時眷屬尚留滯北方。近人郭類伽畫鷗夢圖。予亦仿之。

倘容我老半勦邊。不要公卿寄俸錢。一事避君君匿笑。劉郎才氣亦求田。願得之友人來問此事。儉歲有藁田六畝者。予

瑰癖消沈結習虛。一篇典寶古文無。金鐙出土苔花碧。又照徐陵讀漢書。滬上徐文臺得漢官雁足鐙。以拓本見寄。乞一詩。是時予收藏

古吉金星散見于羽瑋山典寶記者百存一二。

迴腸盪氣感精靈。座客蒼涼酒半醒。自別吳郎高詠滅。珊瑚擊碎有誰聽。巖在虹生坐上。酒半詠宋人詞。嗚鳴。然虹生賞之。以爲善于頓

挫也。近日中酒。卽不能高詠矣。

隨身百軸字平安。身世無如屠釣寬。恥學趙家臣宰例。歸來香火乞祠官。

何因 萋業竝深。台宗古轍幸窺尋。偷閒頗異凡夫法。流水池塘一觀心。

皇初任士乃作貢。卅七畝山可材衆。媪神笑予無貧法。丹徒陸生言可用。吾友陸君獻著種樹書。大指言天下之大利必在土貨。殖乃貨

植也。石土十畝卽無貧法。昔年曾序之。

西牆枯樹態縱橫。奇古全憑一臂撐。烈士暮年宜學道。江關詞賦笑蘭成。羽瑋之西有枯棗一株。不忍斧去。

秋光媚客似春光。重九尊前艸樹香。可記前年寶藏寺。西山暮雨怨吳郎。丁酉重九與徐星伯前輩吳虹

歸鞍驟雨。重九前三夕作此詩。閣筆而雨。

似笑山人不到家。爭將晚節盡情夸。三秋不實夫容可。九月猶開窅窳花。弓徐錯音乎感切

萊菔生兒芥有孫。借蘇句離披秋霰委黃昏。青松心事成無賴。只閱前山野燒痕。

銀燭秋堂獨聽心。隔簾誰報雨沈沈。明朝不許沿谿賞。已沒谿橋一尺深。

空觀假觀弟一觀。佛言世諦不可亂。人生宛有去來今。臥聽簷花落秋半。

賸水殘山意度深。平生幾緡屐難尋。栽花鄭重看花約。此是劉郎遲暮心。

復墅拓墅斬墅了。吾將北矣乃圖南。無妻怕學林逋獨。有子肯為王霸慙。料理別墅稍露厓略將自往北方迎春屬歸以實之

從今誓學六朝書。不肄山陰肆隱居。萬古焦山一痕石。飛昇有術此權輿。涇縣包脊伯贈予座鐘銘九月十一日坐雨于羽瑤山館漫題

其後

二王只合為奴僕。何況唐碑八百通。欲與此銘分浩逸。北朝差許鄭文公。再跋舊拓密鶴銘謂北魏兗州刺史鄭羲碑鄭道昭書

九流觸手緒縱橫。極動當筵炳燭情。若使魯戈真在手。斜陽只乞照書城。

詩識吾生信有之。預憐夜雨閉門時。三更忽軫哀鴻思。九月無襦淮水湄。出都時有空山夜雨之句今果應今秋自淮以南千里苦雨

燕蘭識字尚聰明。難遣當筵遲暮情。且莫空山聽雨去。有人花底祝長生。

連宵燈火讌秋堂。絕色秋花各斷腸。又被北山猿鶴笑。五更濃掛一帆霜。于九月十五日晨發矣。

美人信有錯刀投。不負張衡詠曰愁。燕罷心香屢迴顧。古時明月照杭州。

阻風無酒倍消魂。況是殘秋岸柳髡。賴有阿咸情話好。一帆冷雨過婁門。從子劍塘送我于蘇州。

杭州梅舌酸復甜。有筍名曰虎爪尖。荖以蘇州小橄欖。可敵北方冬葍醃。杭人搗梅子雜薑桂之名曰梅舌兒。

擬策孤筇避冶遊。上方一塔俯清秋。太湖夜照山靈影。頑福甘心讓虎邱。上方山在太湖南。

阿咸込我十日遊。遇管城子于虎邱。有筆可囊不可投。簪筆致身公與侯。劍塘買筆。箭乞銘之。

濯罷鮫綃鏡檻涼。無端重試午時妝。新詩急記消魂事。分與臙脂一掬湯。重過揚州有紀。

少年曾隱有高文。猿鶴真堪張一軍。難向史家搜比例。商量出處到紅裘。

誰肯心甘薄倖名。南驪北駕怨三生。勞人只有空王諒。那向如花辨得明。

怕聽花間惜別詞。僞留片語訂來期。秦郵驛近江湖遠。是別銀燈詛我時。

停帆預卜酒盃深。十日無需逆旅金。莫怨津梁爲客久。天涯有弟話秋心。從弟景姚以丹陽丞駐南河。予到浦館其驛中。

豆蔻芳温啓瓠犀。傷心前度語重題。牡丹絕色三春暖。豈是梅花處士妻。九月二十五日重到袁浦。十月六日渡河去。留浦十日。大抵醉。

夢時多醒時少也。統名之曰癡詞。

對人才調若飛仙。詞令聰華四座傳。撐住南東金粉氣。未須料理五湖船。此二章謝之也。

鶴背天風墮片言。能蘇萬古落花魂。征衫不漬尋常淚。此是平生未報恩。
小語精微瀝耳圓。況聆珠玉瀉如泉。一番心上溫鑿過。明鏡明朝定少年。
何須讌罷始留髻。絳蠟牀前款一尊。姊妹隔花催送客。尙拈羅帶不開門。
去時梳子壓犀簪。次第寒花搯到今。誰分江湖搖落後。小屏紅燭話冬心。
盤堆霜實擘庭榴。紅似相思綠似愁。今夕靈飛何甲子。上清齋設記心頭。
風雲材略已消磨。甘隸妝臺伺眼波。爲恐劉郎英氣盡。卷簾梳洗望黃河。
玉樹堅牢不病身。恥爲嬌喘與輕褻。天花豈用鈴旛護。活色生香五百春。
眉痕英絕語謾謾。指攜小婢帶韜略。幸汝生逢清晏時。不然劍底桃花落。
鳳泊鸞飄別有愁。三生花草夢蘇州。兒家門巷斜陽改。輸與船娘住虎邱。
一自天鍾弟一流。年來花草冷蘇州。兒家心緒無人見。他日埋香耍虎邱。
難憑肉眼測天人。恐是優曇示現身。故遣相逢當五濁。不然誰信上仙淪。
雲英化水景光新。略似驂鸞縹渺身。一隊畫師齊斂手。只容心裏貯穠春。
醴江作醅亦不醉。傾河解渴亦不醒。我儂醉醒自有例。肯向渠儂側耳聽。
收拾風花儻蕩詩。凌晨端坐一凝思。勉求玉體長生訣。畱報金閨國士知。

立冬夕

絕色呼他心未安。品題天女本來難。梅魂菊影商量徧。忍作人間花草看。
臣朔家原有細君。司香燕姑略知文。無須詞我山中事。可肯花間領右軍。
道韞談鋒不落詮。耳根何福受清圓。自知語乏煙霞氣。枉負才名三十年。
喜汝文無一筆平。墮儂五里霧中行。悲歡離合本如此。錯怨蛾眉解用兵。
美人才地太玲瓏。我亦陰符滿腹中。今日簾旌秋縹渺。長天飛去一征鴻。
青鳥銜來雙鯉魚。自緘紅淚請迴車。六朝文體閒徵徧。那有蕭娘謝罪書。
電笑何妨再一回。忽逢玉女諫書來。東王萬八千驍盡。爲報投壺乏箭材。
萬一天填恨海平。羽瓊安穩貯雲英。仙山樓閣尋常事。兜率甘遲十劫生。
美人裊闔計頻仍。我佩陰符亦可憑。縮就同心堅俟汝。羽瓊山下是西陵。
身世閒商酒半醺。美人胸有北山文。平交百輩悠悠口。揖罷還期將相勳。
金缸花燼月如煙。空損秋閨一夜眠。報道妝成來送我。避卿先上木蘭船。寢詞止
未濟終焉心縹渺。百事翻從闕陷好。吟到夕陽山外山。古今誰免餘情繞。漁講道中
欲求縹渺反幽深。悔殺前番拂袖心。難學冥鴻不迴首。長天飛過又遺音。奉寄道中
明知此浦定重過。其奈尊前百感何。亦是今生未曾有。滿襟清淚渡黃河。奉寄道中

絕業名山幸早成，更何方法遣今生。從茲禮佛燒香罷，整頓全神注定卿。

少年雖亦薄湯武，不薄秦皇與武皇。設想英雄垂暮日，溫柔不住住何鄉。

客心今雨暝舊雨，江痕早潮收暮潮。新歡且問黃婆渡，袁浦地名影事休提白傅橋。以上順河道中題壁二首

閱歷天花悟後身，爲誰出定亦前因。一燈古店齋心坐，不似雲屏夢裏人。順河道中再奉寄一首，仍敬謝

寄此詩是十月十日也。越兩月自北回，重到袁浦，問訊其人，已歸蘇州閉門謝客矣。其出處心蹟，亦有不可測者，附記于此。

此身已作在山泉，涓滴無由補大川。急報東方兩星使，靈山吐漚爲糧船。時東河總督檄問泉源之可以濟運者，吾友汪孟慈戶部董其事。

銅山縣北五十里曰柳泉，泉涌出滕縣西南百里曰大泉，泉懸出吾所目見也。詩寄孟慈，并寄徐鏡溪工部。

昭代恩光日月高，烝彝十器比球刀。吉金打本千行在，敬拓斯文冠所遭。謁至聖廟，瞻仰純廟所頒祭器十事，尚拓本以歸。

少年無福過闕里，中年著書復求仕。仕幸不成書幸成，乃敢齋祓告孔子。曩至兗州，不至曲阜，歲癸未五經大義終始論成，王辰羣經寫

官答問成，癸巳六經正名論成，古史鈞沈論又成，乃慨然曰：可以如曲阜謁孔林矣。今年冬乃謁林，齋于南沙河，又齋于梁家店。

少爲賤士抱弗宣，壯爲祠曹默益堅。議則不敢腰，郤在廡下一揖中夷然。兩廡，迅祀儒者，有拜有弗拜，亦有強予一揖不可者。

曩將奄宅證淹中，肅肅微言警效逢。肯拓同文門畔石，古心突過漢朝松。

江左吟壇百輩狂，誰知闕里是詞場。我從宅壁低徊聽，絲竹千秋尙繞梁。時曲阜令王君大淮，其弟大培

山憲，弟憲庚，孔氏之甥，鄭憲銓，皆詩人也。

嘉慶文風在目前。記同京兆鹿鳴筵。白頭相見山東路。誰惜荷衣兩少年。曲阜令王海門海

少年奇氣稱才華。登岱還浮八月槎。我過東方亦無負。清尊三宿孔融家。子孔經閣憲庚

子雲壯歲雕蟲感。擲向洪流付太虛。從此不攢閒翰墨。男兒當注壁中書。作雲水詩江中

倘作家書寄哲兄。淮陰重訪七行情。門前報有關山客。來聽西齋夜雨聲。鴻瓜圖繡山經閣所合作也

家有凌雲百尺條。風煙培護漸嵒巖。生兒只識秦碑字。脆弱芝蘭笑六朝。海門種松圖

盜詩補詩還祭詩。子梅詩史何恢奇。鄙人勸君割榮者。努力刪詩壯盛時。祭詩圖梅鴻

詩格摹唐字有稜。梅花官閣夜餓冰。一門鼎盛親風雅。不似蒼芒杜少陵。王秋垞大培

八齡夢到嬰相圃。今日五君來作主。我欲射侯陳禮容。可惜行裝無白羽。王海門及弟秋垞嗣君子梅孔

忽向東山感歲華。恍如庾嶺對橫斜。敢參黃面瞿曇句。此是森森闕里花。時纔十月忽開蠟梅

前車轍淺後車縮。兩車勒馬讓先躍。何況東陽絳灌年。賈生攘臂定禮樂。見兩車子相

古人用兵重福將。小說家明因果狀。不信古書復用之。水厄淋漓黑貂喪。或為僕至其相不信使凡物事十

手輒敗使履車車覆者四幸子先辭官矣法苑珠林及明小說皆有此事記之以貽纂類書者

天意若曰汝毋北。覆車南沙書卷溼。汝陽風雨六幕黑。申以東平三尺雪。

蒼生氣類古猶今。安用冥鴻物外吟。不是九州同急難。尼山誰識憮然心。北行覆車者四。車陷淖中者二。皆賴途人以免。

九邊爛熟等雕蟲。遠志真看小草同。枉說健兒身手在。青燈夜雪阻山東。

任邱馬首有箏琶。偶落吟鞭便駐車。北望觚稜南望鴈。七行狂草達京華。遣一僕入都迎眷屬。自駐任邱縣待之。

房山一角露峻嶒。十二連橋夜有冰。漸近城南天尺五。迴燈不敢夢觚稜。雄兒書來乞稍稍北。乃進次于固安縣。

艱危門戶要人持。孝出貧家諺有之。葆汝心光淳悶在。皇天竺胙總無私。兒以四詩答之。

雖然大器晚年成。卓犖全憑弱冠爭。多識前言畜其德。莫拋心力買才名。

儉腹高譚我用憂。肯肩樸學勝封侯。五經爛熟家常飯。莫似而翁歎九流。

圖籍移込肺腑家。而翁學本段金沙。丹黃字字皆珍重。為裹青氈載一車。

欲込太史窺春秋。勿向有字句處求。抱微言者太史氏。大義顯顯則子休。兒昌匏書來問公羊及史記疑義。答以二十八字。

家園黃熟半林柑。拋向筠籠載兩三。風雪盈裾好持贈。預教詩婢識江南。

從此青山共鹿車。斷無隻夢墮天涯。黃梅淡冶山礬靚。猶及雙清好到家。眷屬于冬。後五日。出都。

六義親聞鯉對時。及身刪定答親慈。剗除風雪關山句。歸到黃堂好背詩。今年七月。蒙家大人垂詢。文集定本。命呈近詩。

論詩論畫復論禪。三絕門風海內傳。可惜語兒谿畔路。白頭無分權歸舷。方鐵珊參軍。錢之于保陽。鐵珊名廷瑀。石門人。父薰。字蘭士。

以詩畫名。好佛。君有父。風年七十矣。猶宦畿南。

使君談藝筆通神。斗大高陽酒國春。消我關山風雪怨。天涯握手盡文人。陳笠雨明府錢之于高陽笠雨名希敬海昌人以進士爲令

史甚熟詩古文甚富

書禪有女定清真。合配琳瑯萬軸身。百里畿南風雪路。我來著手竟成春。鐵珊有女及笄笠雨喪偶使子爲窆修焉

古愁莽莽不可說。化作飛仙忽奇闊。江天如墨我飛還。折梅不畏蛟龍奪。辛遊焦山歸舟大雪

惠山秀氣迎客舟。七十里外心先投。惠山妝成要妝鏡。惠泉那許東北流。辛遊惠山

丹實瓊花海岸旁。羽瑯山似峯之陽。一家可惜仍煙火。未問仙人辟穀方。歲不盡五日安頓眷屬于海西羽瑯之山戲示阿辛

吟罷江山氣不靈。萬千種話一燈青。忽然閣筆無言說。重禮天台七卷經。

天下震矜定盦之詩。徒以其行間璀璨。吐屬瑰麗。夫人讀萬卷書。供驅使。璀璨瑰麗。何待言。要之有形者也。若其聲情沈烈。惻悱適上。如萬玉哀鳴。世鮮知之。抑人抱不世之奇材。與不世之奇情。及其爲詩。情赴乎詞。而聲自異。要亦可言者也。至於變化迅心。儵忽萬匠。光景在目。欲捉已逝。無所不有。所過如掃。物之至也。無方。而與之爲無方。此其妙明在心。世烏從知之。鳳知之。而卒不能言之。嘗聞神全者。哀不能感。樂不能眩。風雨不能蝕。晦朔不能移。乃至火不能燒。水不能溺。此道家言。似不足以測學佛者之淡。抑古今語言所可到之境。止於此。定公其殆全於神者哉。全於神者哉。寫己亥雜詩竟。聊書簡末。庚子穀雨日新安女士程金鳳。

定盦別集

仁和龔自珍人僕

無著詞選

菩薩蠻

文廊匝。屏風曲。輕寒惻惻侵簾箔。秋思正沈吟。秋陰幾許深。
無言垂翠袖。粉蝶窺人瘦。蝶也不禁秋。
涼花相對愁。

夢芙蓉意

背鏡歌鳳枕。見一珠秋弄水。裙鳳鬢。露華無力。飛下珊瑚影。又微芒不定。月墜金波孤迥。小立空塘。怨紅
衣半卸。消受夜涼緊。脈脈鴛鴦暝正。穩乍蓮房。粉墜鴛鴦初醒。香重煙輕。愁絕共幽映。五更魂魄冷。吟斷
錦雲休訊。捐佩疑寒。更凌波恐溼。塘外曉風陣。

卜算子

題獨立
士女

拜起月初三月。比眉兒瘦。不遣紅鐙照畫廊。縹緲臨風袖。
庭院似清湘。人是湘靈否。誰寫長天秋思圖。

定盦文集補詞選

二六九

熨得闌干透。

點絳脣

日落花梢。慳慳春勸何時省。紗窗又暝。黃月濛濛影。
沒箇商量。除是知愁等。羅衣冷。香階紅陣。燕子歸
期定。

虞美人

紗窗暝色低迷綠。猶未傳銀燭。春寒瑟瑟晚來添。玉釧微聞。應是換吳棉。
金盞香篆悄悄墮。新月窺人坐。湘簾放下悄含顰。生怕梨花和月射。嘯痕。

洞仙歌

一梳春月澹溶溶。欲上鸞尾雲。晴碧大掃。正文窗四扇。縹緲華空。晶豔豔。玉女明燈一笑。幾番攜手處。
疊誓天邊。寒絲深深帳。紗悄。親手采瓊芝。著玉盤中。添香水。養花還小。見說道。仙家夢都無。便夢也。如燂
曉涼欺覺。

醉太平

長吟短吟。恩深怨深。天邊一曲瑤琴。是鸞心鳳心。香沈漏沈。魂尋夢尋。玉階良夜悵悵。有花陰月陰。

清平樂

垂楊近遠。玉鞵行來緩。三里春風韋曲岸。日斷那人庭院。駐鞭獨自思惟。撩人歷亂花飛。日暮春心悵。可能紉佩同歸。

太常行

一身雲影墮人間。休認彩鸞看。花葉寄應難。又何況、春痕袖斑。似他身世。似他心性。無恨到眉彎。月下屏山。算窺見、瑤池夢還。

端正好

數年華間中黯黯。記不起、誰恩誰怨。金爐香裊晝沈沈。并疊作、閒愁片。月明花滿天如願。也終有、酒闌燈散。不如被冷更香銷。獨自去、思千徧。

霓裳中序第一

霓裳羽衣之曲
今不傳戲補之

當筵問古月。誰向其閒起宮闕。風馬雲車歷歷。見桂葆乍迎。嬌如雪。遙空聞說。說衣來天袂涼絕。驚鴻起。素衣二八。舞罷老蟾泣。飄忽長風吹急。竟天上人間了隔。仙聲一半記得。漢武秦皇。有路難覓。開元慶佳節。算合樂圖中應識。宋苑本有楊太真合樂圖尊前祝。千秋萬歲。不須有離別。

長相思

仙參差。佩參差。數罷鸞期又鳳期。彩雲西北飛。簫一枝。笛一枝。吹得春空月墮時。月中人未歸。

又

住西樓。話西樓。好夢如雲不自由。喚人錫倦眸。憶從頭。訴從頭。銀漢茫茫入夜流。人間無盡愁。

天仙子

自賦所藏葉小
驚眉紋詩硯

天仙偶厭住瓊樓。乞得人間一度游。被誰傳下小銀鈎。煙澹澹。月柔柔。伴我熏香伴我修。

瑤華

董雙成
畫像

雲英嫁了弄玉歸來。向翠樓瓊戶。虛無萬壘。試問取。金闕西廂何處。容華絕代。是王母前頭人。數看紫衣仙佩。非耶。漢殿夜涼歸去。低鬟小按霓裳。唱月底仙聲。記否親遇。霞宮侍宴。渾忘了。聽水聽風前度。天青海碧。也只合。其中小住。笑人閒。兒女聰明。倒寫成雙名字。

浪淘沙

寫夢

好夢最難留。吹過仙洲。尋思依樣到心頭。去也無蹤尋也慣。一桁紅樓。中有話綢繆。燈火簾鈎。是仙是幻。是溫柔。獨自淒涼還自遣。自製離愁。

如夢令

本是花宮么鳳。降作人間情種。不願住人間。分付藥鑪煙送。誰共誰共。三十六天秋夢。

高陽臺

嚼曲含香吹笙聘月。華年心緒悵悵。十二重簾。重重閣住春陰。花魂蝶夢飛難度。倩何人料理幽襟。問春人知否。園亭嘯徧流鶯。生愁一點朝雲散。把青梅細數。紅豆閒吟。尙怯餘寒。爭教負了香衾。癡鬢不放熏篝穩。墜猩紅半幅吳綾。啓湘屏。多病心情。忘繫花鈴。

喝火令

欲賦仙模樣。空愁彩筆彫。藕絲衫子鬱金翹。立到水芝花上。羅襪未香消。端正當窗戶。停勻鞦韆步。搖斷無幽意上眉梢。只恐凝妝。只恐背人嬌。只恐夢回香淚揩上枕頭綃。

木蘭花慢

問人天何事。最飄渺。最銷沈。算第一難言。斷無人覺。且自幽尋。香蘭一枝恁瘦。問香蘭何苦伴清吟。消受工愁滋味。天長地久悵悵。蘭襟。一丸涼月。墮似他心。有夢訴依依。香傳裊裊。眉鎖深深。故人碧空有約。待歸來天上理天琴。予夢中受詞一卷讀之一無奈游仙覺後碧雲垂到而今。

菩薩蠻

行雲欲度簾旌去。嘯花恨草無重數。吟淡口脂痕。秋心自覺溫。秋懷珠與玉。寫上羅箋薄。暮暮與朝朝。工愁要福銷。

惜分釵

金鋪曉。褰幃早。嫩寒漠漠欺人覺。霧沈香。額微黃。報道寒梅也學晨妝。雙雙。明窗掩。重簾軟。鑪香自爇。紅絲硯。點銀鈎。記清愁。待把琴心寄與西洲。休休。

如夢令

紫黯紅愁無緒。日暮春歸甚處。春更不回頭。撇下一天濃絮。春住春住。覷了人家庭宇。

金明池

按拍填詞。拈簫譜字。白日銷磨無緒。春夢斷。拈天香草。試悵望。美人何處。中餘醒。才要醒時。卻又被豔想。迷漫遮住。早燕子。恁忙。楊花零亂。好煞年光將去。料理相逢。今又誤。問除卻相思。怎生言語。箋閒恨。絲。煩絮亂。製密意。綠愁紅妒。甚天工作。就慵時。有萬種恹恹。十分凝佇。便拌不懷人。從今決絕。如此情。悵消。否。

一翦梅

一丸微月破黃昏。卷定簾痕。劃定鑪痕。春歸誰與試溫存。春瘦三分。人瘦三分。柳花桃葉鎮紛紛。掩了重門。閣了芳櫺。安排悵惆倚羅屏。紅字消魂。香字招魂。

青玉案

韶光不怨恁恁去。祇悵悵。年華誤。目斷游絲情一縷。斷橋流水。夕陽飛絮。可是春歸路。樓頭盡日還凝。

佇欲訴閒愁向誰訴。蕙渚花飛天又暮。醒時如醉。醉時如夢。夢也何曾作。

鶯囀序

宋人韻

殘香半銷金獸啓。朱簾瑣戶。悄凝盼。十里蘅皋。多少心期傷暮。夢回後。半霎凭闌。春煙閣斷天涯樹。仗鶯魂有力。喚起一天濃絮。昨日閒愁。今朝暗恨。似濛濛惹霧。拈彩筆。親製紅詞。有人憐賞心素。正沈沈。春深似海。低徊煞。年華金縷。作人間。病鳳嗁鶯。原輸鷓鴣。臙脂含怨。錦琴生愁。悵春似逆旅。枉二十四番寒暖。次第催完。變了漫空。撲人花雨。釵寒佩瘦。紅欹絳病。惺惺胡蝶。誰家宿。況連天。香草崇蘭渡。子懷渺渺。靈修尙隔中央。只恐棄我如土。凌波韞嬾。繡綫裙鬆。換吳棉白苧。爲一種。心情無奈。斷送韶顏。顛顛而今。勸君休舞。渾都不管。愁儂怨汝。靈犀不管一寸分明見。更何須。弄入瑤琴柱。紗窗日落無人。獨倚黃昏。有誰省否。

菩薩蠻

吳棉一幅單鴛被。沈沈和霧和香睡。花氣溼銀屏。紅窗斜月明。玉闌干畔路。曉夢無尋處。夢醒轉沈吟。花寒恐不禁。

臨江仙

一角紅窗低嵌月。矮屏山蹙羅紋。梨花情性怕黃昏。淚憐銀蠟淺。心比玉爐溫。底事難鬢愁不醒。冬冬

蚌箭宵分起來親手放簾痕。春空涼似水。西北有嬌雲。

又

酒渴思茶交午夜。沈煙閒撥釵梁。小梅花盒教添香。填詞渾已懶。何況脫衣裳。才把夢兒牢捉住。無端又著思量。十分情願是回腸。欲拋拋不得。欵枕數鴛鴦。

浣溪沙

香霧無情作薄寒。銀鐙吹處氣如蘭。凭肩人愛夜闌珊。花語綠窗涼月聽。雲欵文枕畫鸞看。釧聲微裊夢兒難。

又

鳳脰鐙青香篆寒。尋思脈脈未成眠。欵鬟沈生溜犀鈿。一幃梅花紅似酒。半庭春月暖於煙。紅闌干外夜闌珊。

夢行雲

曉幃怯春冷。重簾下。眠未醒。休翻翠被。恐教人驚省。一枝豔豔文窗外。梨花涼弄影。唾華襟上。唬紅枕上。悲歡事。留淺印。嬌柔無語。情人探心性。十分打疊情懷起。怕花愁月病。

洞仙歌

輕寒漠漠。又杏花天氣。卸了吳棉。薄紈膩。把花魂細縮。月夢低敲。閒譜得。十疊新詞堪記。番番圓豔約。春事迷人。絮影風光太消碎。小病不勝春。嫩想穠愁。拚略受情多風味。又銀燭傳來勸箋愁。看比玉能紅。比簫能脆。

導引曲

無情緒。無情緒。寂寞掩重門。銀蠟心。多才有淚。寶香字。斷更無痕。梨花浸黃昏。

又

空相憶。空相憶。庭院四更天。悵悵綠梅花下路。半襟斜月不知寒。鳳屣過闌干。

玉聯環影

隴月魂。傍花陰立。紅淚留痕。一片花枝溼。補兒寒。佩兒寒。依舊五更風急。夢吹殘。

南歌子

香霧漫空溼。珠簾窳地橫。雲圍月擁見卿卿。受盡輕憐。痛惜不分明。紅淚彈前恨。心香警舊盟。瑤華密

帳絮三牛。悵悵五更風急。斷魂驚。

桂殿秋六月九日夜夢至一區雲廊木秀水殿荷香風煙鬱深金碧艷麗時也方夜月光吞吐在百步外盪漉氣之空濛都爲一碧散清景而離合不如幾重一人告予此光明殿也醒而

憶之爲賦兩解

明月外。淨紅塵。蓬萊幽窅四無鄰。九霄一派銀河水。流過紅牆不見人。
驚覺後。月華濃。天風已度五更鐘。此生欲問光明殿。知隔朱扃幾萬重。

憶瑤姬

唳鶴吟鸞。悄千門萬戶。夜靜塵寰。玉京宮殿杳。悵九霄仙佩。不下雲輶。今生小謫。知自何年。消盡瓊煉顏。
料素娥。今夕無人問。裙袂生寒。定萬古。長對晶盤。斂莊嚴寶相。獨坐嬋媛。幽懷知有恨。恨玉笙吹徹。徹
骨難眠。雙成問訊。青女凭肩。瑤華筵宴罷。長風起。吹墮離愁到世間。

夢玉人引

一簫吹瓊闌。月暖錦雲飛。十丈銀河。挽來注向靈扉。月殿霞窗。動春空。仙籟參差。報道雙成。乍褰了羅幃。
陡然聞得青鳳下。西池奏記。簾前佩環。聽處依稀。不是人間話。何緣世上知。夢回處。摘春星。滿把纍纍。
意難忘

涼月珊瑚伴。蘭心玉性。試語還難。秋花分小影。秀句寫冰紈。眉意淺。佩聲殘。有珍重千般。略逗伊。隱花裙
上。竹葉斑斑。知音何苦輕瞞。者温存隱秀。慧思華年。明明通爾汝。瑟瑟數悲歡。攜手際。試顰間。是意暖
神寒。玉漏沈芙蓉睡也。重靠闌干。

醜奴兒令

鸞箋偷寫伊名字。琴語依稀。箏語依稀。花影無媒忽進幃。蘭因絮果從頭問。吟也淒迷。搢也淒迷。夢向樓心鏡火歸。

鳳棲梧

誰邊庭院誰邊宅。往事誰邊。空際層層疊。坐暖一方屏底月。背人蠟影幢幢滅。萬種溫馨何用覓。枕上逃禪。遣卻心頭憶。禪戰愁心無氣力。自家料理回腸直。

右無著詞一卷。始名紅禪詞。凡九十二闋。壬午春選錄四十五首。癸未夏付刊。

定盦別集

仁和龔自珍撰人饌

懷人館詞選

臺城路送姚怡雲之江南

平生未信江南好。輸君者番歸去。明月揚州。古來英麗。端合仙人住。俊遊自許。有載酒詞場。吹簫仙侶。豔想穠愁。一齊翻入四紅譜。西風吟緒正苦。又牽情冶柳。離恨千縷。瘦硯敲霜。古箋唳月。真箇銷凝無主。相思怨汝。教獨自凭樓。冷吟誰語。一掬夫容。送君斷腸句。

鵲橋仙同袁蘭村汪宜伯小憩僧寺宜伯製金縷曲見示有望南天倚門人老敢云披雍之句余驚其心之多感而又喜其詞之正也倚此慰之

飄零也定。清狂也定。莫是前生計左。才人老去。例逃禪問。割到慈恩真箇。吟詩也要。從軍也要。何處宗風香火。少年三五等閒看。算誰更驚心似我。

浪淘沙有寄

別夢醒天涯。悵悵年華。懷人無奈碧雲遮。我自低迷思錦瑟。誰怨琵琶。小字記休差。年紀些些。蘇州花

月是兒家紫杜紅。閑閒拈徧。何處蘋花。

水調歌頭

寄徐二義
大梁

去日一以駛。來日故應難。故人天末不見。使我思華年。結客五陵英少。脫手黃金一笑。霹靂應弓弦。意氣渺非昔。行役亦云艱。湖海事。感塵夢。變朱顏。空留一劍知己。夜夜鐵花寒。更說風流小宋。淒絕白楊荒草。誰哭墓門田。遊侶半生死。想見涕潑潑。

謂嚴江
宋先生

又

辛未六月二日風雨竟書檢視敗篋中
江宋先生遺墨滿眼淒然賦此解

風西颯然至。竟日作清寒。我思芳草不見。忽忽感華年。憶昔追隨日久。鎮把心魂相守。燈火四更天。高唱夜烏起。當作古人看。一枝榻。一鑪茗。宛當前。幾聲草草休送。萬古遂茫然。仙字蟬饑不食。故紙蠅鑽不出。陳蹟太辛酸。一掬大招淚。灑向暮雲間。

點絳脣

十月二日
馬上作

一帽紅塵。行來韋杜人家北。滿城風色。漠漠樓臺隔。目送飛鴻影。入長天。滅關山絕。亂雲千疊。江北江南雪。

南雪。

瑤臺第一層

某侍衛出所撰王孫傳見示。愛其頗有漢晉人小說風味。屬予爲之引。因填一詞。括之戲。侑稗家之言。

無分同生偏共死。天長恨較長。風災不到。月明難曉。雲誓天旁。偶然淪謫處。感俊語。小玉聰狂。人間世。便

居然願作長命鴛鴦。幽香蘭言半枕歡期。抵過八千場。今生已矣。玉釵鬢卸。翠釧几涼。賴紅巾入夢。

裏說別有仙鄉。渺何方。向瓊樓翠宇。萬古攜將。某侍衛原序。某王孫者。家城中。珠規玉矩。不苟言笑。某氏

主曰。王孫所謂都爾敦風古。阿思哈發都。爾敦風古。言骨格異也。阿思哈發都。言聰明絕特也。再三

云。女不應。王孫遣家難。女家薄之。求昏拒不與。兩家兒女皆病。一夜天大雪。杏私召王孫。王孫衣雪鼠

裘至。杏曰。寒矣。爲脫裘徑擁之。女帳中而出。女方寢。驚寢申禮防不從。王孫曰。來省病耳。亦以禮自固

也。杏但聞絮絮達旦聲。旦杏送之。出王孫以縵綺巾納女枕中。女不知也。嗣是不復能相見。旬餘夢見

女執巾問曰。此君物也。曰。然。寤而女計至。知杏兒取巾以佐殮矣。王孫尋鬱鬱以卒。杏自縊。此嘉慶丙寅丁卯間事。越辛未予序之如此。又乞浙雙君填詞以傳之。

行香子道中書懷
與汪宜伯

跨上征鞅。紅豆拋殘。有何人來問春寒。昨宵夢裏猶在長安。在鳳城西。垂楊畔。落花間。紅樓隔霧珠簾。

卷月負歡場。詞筆闌珊。別來幾日且勸加餐。恐萬言書。千金劍。一身難。初相見。蒙填詞見怡。有萬言奏賦。千金結客。二語。

送龔璠人出都調水龍吟

長安舊雨都非。新歡奈又搖鞭去。城隅一角。明箋一束。幾番小聚。說劍情豪。評花思倦。前塵夢絮。縱開

愁鬪。蠅蠅魂。幻蝶尋不到江南路。從此齋鐘衙鼓。料難忘分襟情緒。瓜期漸近。萍蹤漸遠。合并何處。

易水盟蘭。豐臺贈芍。離懷觸忤。任紅蕉題就。翠筠書徧。餞詞人句。

醉太平道中
鞍停轡停。雲行樹行。東風昨夜吹魂。過青山萬痕。春濃夢沈。愁多酒醒。一天飛絮悒悒。攪離懷碎生。

定盒文集補詞選

二八三

唐多令 道中書懷

二十五長亭垂楊照眼青。付春風短夢零星。斜倚雕鞍無氣力，渾不似俊游人。春意太愆生，春愁喚不醒。負華年誰更憐卿。惟有填詞情思好，無恙也，此花身。

浪淘沙 舟中夜起

幽夢四更醒。欸乃聲停。吳天月落半江陰。暮地橫吹三孔笛，聘取湘靈。螺髻鎖娉婷。煙霧青青。看他潮長又潮平。香草美人吟未了，防有蛟聽。

菩薩蠻 效蕃錦集

嬌鬢堆枕釵橫鳳。已馮延巳青春酒壓楊花夢。翠被夜徒熏。嬌郎癡若雲。李商隱波痕空映機。李商隱豔淨如籠月。明月上春期。無名氏輕紅擘荔支。杜甫

蝶戀花

酒壓春愁春捲絮。燕子歸來，苦說年華誤。半晌懷人搔首竚。落梅風急閒庭暮。辛苦癡懷何用訴。曲曲香痕，曲到無憑據。安頓惜花心事處。謝他昨夜風和雨。

水龍吟 題家繡山停琴聽簫圖

紅樓一角沈沈。那廂鎧火秋孃院。露寒花重，愁多指澀，酒醒人遠。驀聽雛鸞旋來泣鳳。累人猜徧。有相思

兩字呼之欲出。秋意裂冰紋斷。兩下衷情低按者。沈吟憤他淒怨。分明不是山重水疊。幾痕紗幔。六曲春星二分明月。可憐齊轉把芳心。整起兜衾傍枕。倘能尋見。

高陽臺

南國傷讒。西洲怨別。淚痕淹透重衾。一笛飛來。關山何處秋聲。秋花繞帳。苔騰臥。醒來時芳訴微聞。費猜尋。乍道蘭奴。氣息氤氳。多愁公子新來瘦。也何曾狂醉。絕不閒吟。璧月三圓。江南消息沈沈。魂消心死。都無法。有何人。來慰登臨。勸西風。將就些些。莫使秋深。

鵲踏枝

過人家
園作

漠漠春蕪蕪不住。藤刺牽衣。礙卻行人路。偏是無情偏解舞。濛濛撲面皆飛絮。繡院深沈誰是一朵孤花。牆角明如許。莫怨無人來折取。花開不合陽春暮。

鵲橋仙

種紅梅一株
於竹下賦此

文窗一碧。蕭蕭相倚。靜裊茶煙一炷。籀龍昨夜叫秋空。似怨道天寒如許。安排疏密。商量肥瘦。自鬪苔痕辛苦。從今翠袖不孤清。特著箇紅妝伴汝。

金縷曲

沈虹橋廣文
小像題詞

老矣東陽沈。算平生微歌說劍。十分疏俊。太華秋高攀雲上。百首淋浪詩興。有多少唐愁漢恨。忽地須彌

藏芥裏。取一痕瘦石摩挲認。顛豈敢。癖差近。沈遊陝詩極工。性好石。圖中列大硯九小硯。有三深衣兀坐。非復躍馬華山時豪態矣。伊余頑質君。休問。小年來。光芒萬丈。被他磨盡。媿煞平原佳公子。駿馬名姝投贈。只東抹西塗。還肯兩載雲萍交誼在。更十行。斜墨。恩恩印。他日展。寄芳訊。

摸魚兒乙亥六月留別新安作

者溟濛。江雲嶽雨。是誰招我來住。空桑三宿。猶生戀。何況三年吟緒。來又去。可題徧。蓮花六六峯頭路。幽懷更苦。問官閣梅花。誰家公子。來詠斷魂句。郡齋梅花三十樹。皆余手植。眠餐好。多謝瀕行囑咐。吾家有妹工賦。相思咫尺江關耳。切莫悲歡自訴。君信否。只我已年來習氣消。花絮詞章不作。去倘絕業成時。年華尙早聽我壯哉語。予有妹嫁新安。

我壯哉語。予有妹嫁新安。

賣花聲舟過白門有紀

帆飽秣陵煙。回首依然。紅牆西去小長干。好箇當鑪人十五。春滿鑪邊。如此六朝山。消此鴉鬟。雨花雲葉太闌珊。百里江聲流夢去。重到何年。

百字令蘇州晤歸夫人佩珊索題其集

揚帆十日。正天風吹綠。江南萬樹。遙望靈巖山下氣。識有仙才人住。一代詞清。十年心折。閨閣無前古。蘭霏玉映。風神消我塵土。人生才命相妨。男兒女士。歷歷俱堪數。眼底雲萍纒合處。又道傷心羈旅。夫人類年

客蘇州頗抱
身世之感

南國評花西洲弔舊東海趨庭去

予小子住段氏枝園將
之海上省侍故及之

紅妝白也逢人誇說親覩夫人適
李有女

青蓮
之目

附 答龔璵人公子卽和原韻

歸懋儀佩珊

萍蹤巧合感知音得見風前瓊樹爲語青青江上柳好把蘭橈留住奇氣擎雲清譚滾雪懷抱空今古
緣深文字青霞不隔泥土更羨國士無雙名姝絕世謂吉雲夫人仙侶劉樊數一面三生真有幸不枉頻
年羈旅繡幕論心玉臺問字料理吾鄉去海東雲起十光五色爭覩時尊甫備兵海上公
子以省觀過吳中

摸魚兒

鈕布衣話東西兩湖洞庭之勝
並出示山中探梅卷子因題

數東南千巖萬壑君家第一奇秀雪消縹渺峯巒下閒鑠春寒十畝春乍漏有樵笛來時報道燕子透花
肥雲瘦向寂寂青空濕濕古碧鐵榦夜龍吼幽人喜杖杖欣然而走酒神今日完否山妻妝罷渾無事
供佛瓶中空久枝在手好贈蘆簾紙閣歸來守寒圖寫就看畫稿奴偷詞腔婢倚清夢不濕慙

減蘭

偶檢叢紙中得花瓣一包紙背細書辛幼安更能消幾番風雨
一闋乃是京師憫忠寺海棠花戊辰暮春所戲爲也茫然得句

人天無據被儂留得香魂住如夢如煙枝上花開又十年十年千里風痕雨點爛斑裏莫怪憐他身世
依然是落花

長相思

定齋文集補 詞選

二八七

海棠絲楊柳絲。小別風絲雨也絲。春愁亂幾絲。早寒時。暮寒時。江上春潮平岸時。謝庭書到時。

滿江紅代家大人題蘇刑部塞山奉使卷子

草白雲黃壁立起。塞山青陡。誰貌取。書生骨相。健兒身手。地拱龍興。犄角壯。時清鷺斥。消烽久。仗征人。笛裏叫春迴。歌楊柳。飛鴻去。泥蹤舊。奇文在。佳兒守。問摩挲。三五龍泉存否。我亦高秋三扈蹕。穹廬落日。鞭絲驟對西風。挂起北征圖。沾雙袖。蘇已逝世七年。哲嗣索題。

臺城路女郎有字翠生者酒座中有推抑不得志之色賦此寵之

城西一角臨官柳。陰陰畫樓低護。冶葉倡條。年年慣見。露裏風中無數。誰家怨女。有一種工愁天然眉嫵。紅燭歡場。惺忪斂袖。鎮無語。相逢縱教遲暮。者春潮別館。牢記迎汝。我亦頻年。彈琴說劍。憔悴江東風雨。煩卿低訴。怕女伴回眸。曉人心緒。歸去嘵痕。夜鐙瞧見否。

百字令投袁大琴南

深情似海。問相逢初度。是何年紀。依約而今。還記取。不是前生夙世。放學花前。題詩石上。春水園亭裏。逢君一笑。人間無此歡喜。乃十二歲時情事。無奈蒼狗看雲。紅羊數劫。惘惘休提起。客氣漸多。真氣少。汨投心靈。何已千古聲名。百年擔負。事事違初意。心頭閣住。兒時那棹情味。

金縷曲贈李生

海上雲萍遇笑頻年開樽說劍登樓選賦十萬狂花如夢寐夢裏花還如霧問醒眼看時何許儂已獨醒
醒不慣悔黃金何不教歌舞明月外思清苦奇才未必天俱妬只君家通眉長爪偶然仙去花月湖山
驕冶甚一種三生誰付只片語告君休怒收拾狂名須趁早鬢星星漸近中年路容傍我佛鐙住

虞美人

陸丈秀農性絕人事移居城東之一粟庵暇日以綠綉梅花帳額索書因題詞其上

江湖聽雨歸來客手翦吳淞碧笛聲叫起倦魂時飛過濛濛香雪一千枝少年多少熏蘭麝金鳳釵梁
挂年來我但寫蓮經要伴荒庵一粟夜鐙青

湘月

壬申夏泛舟西湖述懷有賦時予別杭州蓋十年矣

天風吹我墮湖山一角果然清麗曾是東華生小客回首蒼茫無際屠狗功名雕龍文卷豈是平生意鄉
親蘇小定應笑我非計才見一抹斜陽半隄香草頓惹清愁起羅韞音塵何處覓渺渺予懷孤寄怨去
吹簫狂來說劍兩樣消魂味兩般春夢櫓聲盪入雲水是詞出欽洪子駿題詞序曰雙子璉人近詞有曰
填縷曲贈之其佳句云結客從軍雙絕技不在古人之下更生小會騎飛馬如此燕部輕俠子豈吳
頭楚尾行吟者其下半闋佳句云一棹蘭舟迴細雨中有詞腔姚冶忽頓挫淋漓瀉如話俠骨幽情簫與
劍間簫心劍態誰能畫且付與山靈詫餘不錄
越十年吳山人文徵爲作簫心劍態圖索連記

金縷曲

癸酉秋出都述懷有賦

我又南行矣笑今年鸞飄鳳泊情懷何似縱使文章驚海內紙上蒼生而已似春水干卿何事暮雨忽來

鴻雁杳。莽關山一派秋聲裏。催客去。去如水。華年心緒從頭理。也何聊。看潮走馬。廣陵吳市。願得黃金

三百萬。交盡美人名士。更結盡燕邯俠子。來歲長安春事早。勸杏花。斷莫相思死。木葉怨。罷論起。店壁上有一騎

南飛四字爲滿江紅起句。成如干首名之曰木葉詞。一時和者甚衆。故及之。

● 湘月 甲戌春泛舟西湖賦此

湖雲如夢。記前年此地。垂楊繫馬。一抹春山螺子黛。對我輕颺姚冶。蘇小魂香。錢王氣短。俊筆連朝寫。鄉邦如此。幾人名姓傳者。平生沈俊如儂。前賢倘作。有臂和誰把。問取靈山渾不語。且自徘徊其下。幽草黏天。綠陰送客。冉冉將初夏。流光容易。暫時著意瀟灑。

右懷人館詞一卷。原集凡九十闋。辛巳春日選錄三十二首。癸未六月付刊。

定盒別集

仁和龔自珍瓊人饌

影事詞選

暗香姑蘇小泊作也紅燭尋春烏篷夢雨一時情事是相見之始矣

一帆冷雨有吳宮秋柳留客小住笛裏逢人仙樣風神畫中語我是瑤華公子從未識露花風絮但深情一往如潮愁絕不能賦花霧障眉嫵更明燭畫橋催打官鼓瑣窗朱戶一夜烏篷夢飛去何日量珠願了月底共商量簫譜持半臂親也來忍寒對汝

摸魚兒二月八日重見於紅茶花下擬之明月入手彩雲滿懷

笑銀缸一花宵綻當筵卽事如許我儂生小幽并住悔不十年吳語憑聽取未要量珠雙角山頭路生來篷戶只阿母憨憐年華嬌長寒暖仗郎護箏和笛十載教他原誤人生百事辛苦五侯門第非儂宅賸可五湖同去卿信否便千萬商量千萬依分付花間好住倘燕燕歸來紅簾雙捲認我寫詩處

浪淘沙願

定盒文集補詞選

雲外起朱樓。縹渺清幽。笛聲叫破五湖秋。整我圖書三萬軸。同上蘭舟。鏡檻與香篝。雅憺溫柔。替儂好。好上簾鉤。湖水湖風涼。不管看汝梳頭。

洞仙歌

雲纈鸞
集錄別

高樓燈火已四更。天氣吳語喁喁也。嫌碎者。新居頗好。舊恨堪銷。壺漏盡。儂待整帆行矣。從今梳洗罷。收拾箏簫。勻出工夫學書字。鳩鳥倘欺鸞。第一難防。須囑咐。鴛鴦回避。只此際。蕭郎放心行。向水驛尋燈。山程倚櫂。

清平樂

人天辛苦。恩怨誰爲主。幾點枇杷花下雨。葬送一春心緒。夢中月射唬痕。卷中鐙炮詩痕。一樣嫦娥瞧見。問他誰冷誰溫。影事詞出有屬和者。齊天樂下半闋云。人天何限影事。待邀他天女。同懺同證。狂便譚禪。悲還說夢。不是等閒。淒恨鐘聲梵韻。便修到生天也。須重聽。底怨西窗。佛燈探夜冷。

前半
不錄

又

萬千名士。慰我傷讒意。憐我平生無好計。劍俠千年已矣。西溪西去煙霞。茆庵小有梅花。繡佛長齋。早懺渠燕子無家。

右影事詞一卷。原集十九首。辛巳春選錄六首。癸未六月付刊。

定盦別集

仁和龔自珍撰人饌

小奢摩詞選

惜秋華

癸酉初秋汪小竹水部齋中見秋花有感一一賦之凡七閱棄稿敗篋中已十一年矣茲補存其三閱以不沒當年幽緒云

瑟瑟輕寒。正珠簾曉捲。秋心淒緊。瘦蝶不來。飄零一天宮粉。莫令眞箇敲殘。留傍取。玉妝臺近。窺鏡乍無人。一笑平添幽韻。芳訊寄應準。待穿來弱線。似玲瓏情分。移鳳褥。欹寶枕。露乾香潤。秋人夢裏相逢記。欲墮。又還黏鬢。醒醒海棠邊。慰他涼靚。右詠玉簪

減蘭

闌干斜倚。碧琉璃樣。輕花綴。慘綠模糊。瑟瑟涼痕欲暈初。秋期此度。秋星澹到無尋處。宿露休搓。恐是天孫別淚多。右詠牽牛

露華

一痕輕輦。愛盡日沈沈。禪榻香滿。別樣瓏鬆。小擘露華猶泫。斜排玉柱停勻。握處兜羅難辨。幽佳地。龍涎

罷燒銀葉微暖。空空妙手親按。是金粟如來。好相曾現。祇樹天花一種。莊嚴誰見。想因特地拈花。悟出

真如不染。維摩室。茶甌經卷。且伴右佛手。

湘月朱純子留宿釣魚村三日歸後代柬兼乞梅花

句留幾日。把六朝俊語。取次聽熟。只說西洲清怨極。誰分者般穠福。北海琴尊。東山絃管。小部泠泠曲。昨宵夢裏。畫屏猶自銀燭。別後小有清吟。都無狂醉。冷煞閒官閣。看取蕭蕭鸞尾影。翠袖天寒同宿。鐵笛吹殘。瑤箋譜牘。料得憐幽獨。一枝贈我。安排早有金屋。

浣溪紗

春倦如雲不自持。起書花葉畏人知。斜陽倭妥繡簾垂。鳳約倥傯難解恨。鶯期懊惱莫填詞。淚痕紅上

海棠枝。一作紅亂海棠絲。

以上五闋皆從已刪稿復錄出。本在懷人館卷中。今亦不復補入。遂錄於近詞之端。瓊人自識。

卜算子

江上有高樓。可似湖樓迴。樓外文波曲曲通。不駐驚鴻影。蘋葉弄斜暉。蘭蕊彫明鏡。翦盡秋花漠漠寒。

人臥江南病。

洞仙歌

平生有恨。自酸酸楚楚。十五年來夢中緒。是紗衣天氣。簾捲斜陽。相見了。有陣疏疏微雨。臨風鍼線淨。愛惜餘明。抹麗鬢。低倚當戶。庭果熟。枇杷親蘸糖霜。消受微甘涼。心腑索歸去。依儂夢兒尋。怕不似兒時。那般庭宇。

附同時所作

宜儲徵甲紀

梅天過了。尙蕭蕭殘雨。倚與騷人作酸楚。憶秋槎聽徧。春國寒餘。都不似。此度淒涼情緒。瑤臺應不遠。天外朱樓也。聽了冬鐸鈴語。欹枕度寒宵。入曉行雲。可遞到鄉關煙樹。怕潤逼衣篝未。成熏欲寄與。都梁。斷鴻無據。

吾友瓊人以近作洞仙歌見示。適予正成此解。異怨同曲。瓊人以爲幽曼可吟。遂取歸附其詞尾。可見吾兩人之論交。各在迴腸盪氣時矣。紀堂自識。

高陽臺

宮燭淒煙。庭梅妬月。揚州曾記元宵。幾度相逢。雲萍依舊飄蕭。謝娘風格清寒甚。捧紅絲。勸寫無慆。儘孤他。明月樓臺。夜夜吹簫。明知相約非相誤。奈鶯期不定。鸞鏡終拋。萬一重逢。墨痕留認鮫綃。青衫不漬清樽影。只模糊。紅淚難銷。且禁他。他今夜江風。明夜江潮。是詞出有以金縷曲見答者。其下闕云。相逢縱

罷絃上語。喚汝春魂不起。誰憶慣。前塵影事。刪卻臨歧。珍重語。怕尋消息。勞公子。詞料在。且休矣。前牛不錄。

南浦端陽前一日伯恬填詞題驛

定盦文集補詞選

羌笛落花天。瓣香蘼。兩兩愁人歸去。連夜夢魂飛。飛不到。天墜東頭煙樹。空郵古戍。一鐙敗壁。然詩句。不信黃塵消不盡。摘粉搓脂情緒。登車切莫回頭。怕回頭。還見高城尺五。城裏正端陽。香車過。多少青紅兒女。吟情太苦。歸來未算年華誤。一劍還君君莫問。換了江關詞賦。

齊天樂 同年生馮晉漁海南人。曾兩夢至江南之會山。自言兩度神遊豪髮不異。出夢遊會山第

語戒雖未知後何如。要

東塗西抹尋常有。精靈可憐如許。兜率天中。修羅海上。各是才人無數。魂兮記取。那半壁青山。我傭曾住。花月濛濛。魂來魂往定相遇。多君今世相訪。東南三百載。屈指吟侶。花葉書成。雲萍影合。溝水無情流去。賓朋詞賦。好換了青鐙。戒鐘悲鼓。緜徧華嚴。懺卿文字苦。華嚴疏抄云。夢

綺寮怨 江鐵君近詞有云。細慧煎春。枯禪蠹夢。都付落

一榻茶煙午寂。落花天易陰。何人向花外吹簫惹清夢。飛出幽林江東俊遊。今勸被怨曲。撥起情怎禁。種閒愁容易生苗。怕紅豆綠蕪春又深。人去休操斷琴。他生何許。此生有約難尋。煙鎖登臨。門巷晝沈沈。天涯美人憔悴。雲水外。定傷心。傷心怕吟。要消遣。除聽千偈音。

長相思 同年生馮晉漁少具慧根。而不信經典與予異也。嘗有買宅洞庭。攜鬢吹笛終焉之志。與

山水絕妙。晉漁購之。歸乃莫釐石公圖也。相對歎歎。予作此二詞。附册尾。既

為禱祝之詞。又以見山川清福。亦須從修習而來。殆不可妄得也。借以勗之。

山溶溶。水溶溶。如夢如煙一萬重。誰期覺後逢。
恨應同。誓應同。同禮心經同聽鐘。懺愁休更慵。
畫樓高。畫船搖。君領琵琶儂。簫雙鬢互見招。
茗能澆。藥能燒。別有今生清課饒。它生要福銷。

清平樂

以北平石墨數種拓寄
顧澗蘋丈附以小詞

黃塵撲面寒了盟。鷗願問我名場誰數見。冷抱寒陵一片。別來容易經秋。吳天清夢悠悠。夢到一灣漁火。西山香雪歸舟。謂辛巳正月探梅之遊

卜算子

曾在曲闌干。瞥見紗裙傍。花影濛鬆細步回。月底簾鉤上。重到曲闌干。記起人模樣。萬劫千生再見難。小影心頭葬。

醜奴兒令

沈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縱橫。淚也縱橫。雙負簫心與劍名。春來沒箇關心夢。自懺飄零。不信飄零。請看牀頭金字經。

摸魚兒

題顧樹叢桃葉歸舟
卷子時壬午閏春也

又漫天。飛花飛絮。一番春事無據。朝朝送客長亭岸。身似蘆溝柳樹。歸計阻。但打疊吟魂。飛過黃河去。輸君容與者。雙鬢吹笙。雙聲問字。雙槳夜呼渡。它生約亦在五湖煙雨。笛牀歌板何處。才人病後風情死。

負了莫釐龍女還肯否重整頓清狂也未年華暮幽懷漫訴要淪茗煩他艤舫待我商略買山句

清平樂 題胡魚門山居卷子

東南詞賦屈指尊前數雨打風吹潮捲去依舊能狂只汝 叩君畫裏禪關憶儂夢裏煙鬟何日兩枝玉

笛雙雙吹入春山

百字令 蔣伯生得顧橫波夫人小像新予曰君家物也為填一詞

龍華劫換問何人料理斷金零粉五萬春花如夢過難遣這些些春恨京師某家劇樓有楹帖一聯曰大千秋色在眉頭看徧翠煖珠香重遊瞻

部五萬春華如夢裏記得丁歌甲舞曾睡崑崙相傳尙書作也帳褰春宵枕欹紅玉中有滄桑影定山堂畔白頭可照明鏡 記得腸斷

江南花飛兩岸老去才還盡何不絳雲樓下去同禮空王鐘磬尙書與錢尙書同在秦淮日賦詩云楊柳花飛兩岸春行人愁似送行人一時傳誦

青史閒看紅妝淺拜回護吾宗肯漳江一傳心頭驀地來省忽憶黃石齋先生秦淮之事曲終及之

齊天樂 重晤宋于庭於都門酒半出高樓風雨卷子乞詞見面殊不易故多為私心禱祝之詞且堅它年鄰約非如圖中荒寒本相矣

相逢怕覓閒文字替卿療可春病難道才人風風雨雨埋卻半生幽恨維摩消損有如願天花泥人出定

一樣中年萬千心緒符重整天涯此樓休問一番枯寂後須畫金粉紅燭填詞青綾擁被春雨勸伊同

聽參禪也肯笑有限狂名懺來易盡兩幅青山兩家吟料并子亦有莫釐仙夢卷子乞題

右近作小奢摩詞一卷本三十三闕刪存十五首補入舊作合為二十首癸未六月付刊

定盦別集

仁和龔自珍撰人饌

庚子雅詞

好事近

八月初十日事

蘭漿昨同游。今日下樓無力。瞋我凌晨來早。道不曾將息。歡容慘黛霎時并。此景最難得。別有神方持

贈爲清明寒食

末句乃謎語也

生查子

又卽事一首

關了綠窗紗。鬆了湘裙衩。言病復言愁。絮絮雲屏下。我已厭言愁。不理傷心話。翻願得嬌嗔。故惹鶯喉罵。

鬲谿梅令

羽陵春晚畫册

矮桃花壓石玲瓏。似巫峯花底。輕兒花外。月如弓。入懷同不同。鬱金裙褶晚來鬆。倦臨風。莫把胭脂先染。玉笙紅製愁詞思慵。

定盦文集補詞選

二九九

醜奴兒令將返羽琇別墅留別滄浪亭僧

赤欄橋外垂楊柳。似我秋心。一陣秋陰。槭槭蕭蕭秋便深。佛前容我攤經坐。細剔龕燈。多謝詩僧。明夜擎舟又羽陵。

人月圓

綠珠不愛珊瑚樹。情願故侯家。青門何有。幾堆竹素。二頃梅花。急須料理。成都貰酒。陽羨栽茶。甘心費盡。三生慧業。萬古才華。

天仙子

古來情語愛迷離。惱煞王昌十五詞。楚天雲雨到今疑。鋪玉版。捧紅絲。刪盡劉郎本事詩。

江城子自題羽陵春晚畫冊改兩谿梅令之作

假山修竹隱蒙茸。忒玲瓏。似巫峯。竹外樓臺。薄暝一重重。為數春星貪久立。蒼蘚上。印鞵弓。留仙裙褶晚來鬆。落花風。去恁恁。先把胭脂。染得玉笙紅。此夜酒邊詞筆健。銀燭燄。吐如虹。

阮郎歸代某校書送某書記

碧桃花底醉春游。橫波先自秋。明朝何況送蘭舟。情多易注眸。紈扇小。紵衣修。關山寸寸愁。今番嫩約怕沈浮。申江不許流。

臺城路賦秣陵臥鐘在城北雞籠山之麓其重萬鈞不知何代物也

山陬法物千年在。牧兒叩之聲死。誰信當年。槌鎚一發。吼徹山河大地。幽光靈氣。肯伺候梳妝。景陽宮裏。怕閱興亡。何如移向草間置。漫漫評盡今古。使漢家長樂。難寄身世也。稱人間帝王宮殿也。稱斜陽蕭寺。鯨魚逝矣。竟一臥東南。萬牛難起。笑煞銅仙。淚痕辭灞水。

鵲橋仙秦淮有訪

昨朝相見。渾如不見。鸚鵡催妝無力。香消茶熟。等多時才鏡檻迴廊一瞥。今朝不見。勝如重見。庭院暮寒時節。城闌鐙火促歸舟。露簾裏慘紅裙褶。

鬲谿梅令即景

林檎葉葉拂僧窗。閃青缸。墨菊如煙淡。與影兒雙吠。星何處。危。夢中詞筆小。瑣寄吳艤。欲翦芙蓉生。恐負蘭芷。不曾輕涉江。

好事近行篋中有小像一幅以詞爲讚

三界最消魂。只有辯才天女。半世從無一句。是平常言語。儻然生小在侯家。天意轉孤負。作了檻花籠鶴。怎笑狂如許。

臺城路同人皆調知余近事有以詞來贖者且促歸期良友多情增我迴腸盡氣耳

定盒文集補詞選

吳棉已把桃筴換。流光最驚羈旅。蠟屐尋山。黃泥封酒。小有逢迎今雨。懷沙輟賦。夢不到南州。鄧林夸父。且逐寒潮。金閨一角。餞秋去。覺來誰與相遇。有卷中姚合。樓上孫楚。催我歸舟。鴛鴦牒緊。莫戀閒鷗野鷺。青谿粥鼓。道來歲重尋。須攜箭侶。多謝詞仙。低回吟冶句。

應天長 移寓城北之四松庵。溪山幽絕。人跡罕至。曉起倚高閣賦此。

山僧許我移茶竈。不用當關仙鶴報。松杉杪。鐘魚杳。天際真人相揖笑。夢回曾似到。記得卷中秋曉。李成溪山秋曉圖。意境彷彿似之。我吞長虹一嘯。吳天落月小。

點絳脣 補記四月之游

典卻珠釵。高樓特啓櫻桃宴。江風吹棟。恰喜鱗魚薦。不許佯紅。只許深盃勸。窗三面。推開一扇。故使雛鬟見。

好事近 補記仲夏情事

名儁出天然。字近曹娥碑格。何以報他執扇。餽一筐梅實。平江暮雨太酸生。江上黯行色。行過松陵古道。得斷腸消息。

虞美人

高樓卜罷芻尼至。讀我龍鸞字。門前青翰泊雙雙。怕見芙蓉。未敢涉秋江。今年青鬢搔逾短。那有忘憂

館。文君儻製白頭吟。爲報相如。客裏乏黃金。

醜奴兒令

答月坡半
林訂游

游蹤廿五年前到江也。依稀山也依稀。少壯沈雄心事遠。詞人問我重來意。吟也淒迷。說也淒迷。載得齊梁夕照歸。

定風波

燕子磯頭擊笛吹。平明沈玉大王祠。無數蛾眉深院裏。晏起。曉霜江上阿誰知。山詭潮奔千萬變。當面。身輕要喚鯉魚騎。驀地江婁催我去。飛渡。樽前說與定何時。

一痕沙

錄言
東指羽瑤山下。小有亭樓如畫。松月夜窗虛。待卿居。閒卻調箏素手。只合替郎溫酒。高閣佛鐙青。替鈔經。

菩薩蠻

四月十九日
薄暮卽事

文窗化霧淒然綠。侍兒不肯傳銀燭。樓外月昏黃。口脂聞暗香。新來情性斂。未敢假羅袖。此度袷衣單。蒙他訊晚寒。

減蘭

定盦文集補 詞選

鯨魚橋下片片桃花春已謝。不怨橋長行近伊家。土亦香。茶甌香炷。多謝小鬟傳好語。昨夜羅幃銀燭。花明蟾子飛。

賀新涼

審寓吳下滄浪亭與王子梅諸君談藝

一櫂滄浪水。一行行。澹煙疏柳。平生秋思。多謝江東風景好。依舊美人名士。有老衲。高談奇字。使我吳天詩料闕。策蝸文。蠲扁三千事。古香馥。在肝肺。一簫我漫游吳市。傍龜鏡。來稱教主。與諸君談藝子梅以教主目之琉璃燄起。病蝶涼蟬狂不得。還許虎邱秋襖。看磨墨。人低雙髻。絕勝山東驢子背。慘郵亭。麥飯黃沙裏。擲筆罷。傲吾子。

好事近

言錄

細語道家常。生小不矜珠翠。他日郎家消受。願青裙縞袂。畫梁燕子已無家。那有五侯第。等到歲寒時候。折黃梅簪髻。

小重山令

碧玉寒門產麗華。誤隨紅葉。去到天涯。明珠一斛坐陪茶。容我見。容我飯胡麻。倦返七香車。重尋吳苑柳石湖花。今年愁到莫愁家。黃金少。典去玉鴛叉。

調笑四首

花下花下。金碧朝陽亭榭。獨游無味春時。恨煞佳人起遲。遲起遲起。孤負江山清綺。花月花月。一片溶溶春闋。佳人情味。蒼鶻翻愛羅幃擁鏡。鏡歇鏡歇。我向花陰獨立。烹茗烹茗。閒數東南流品。美人俊辯風生。皮裏陽秋太明。皮裏皮裏。流品如儂第幾。年紀年紀。不比三十四。乳名鄭重。曾探眉樣。蹉跎未諳。眉樣眉樣。難道峯青江上。

定風波首二

擬聘雲英藥杵回。思量一日萬徘徊。畢竟塵中容不得。難說。風前揮淚謝鸞媒。自古畸人多性癖。奇逸。雲中仙鶴怎籠來。須信銀屏金屋裏。一例。琪花不稱檻前栽。除是無愁與莫愁。一身孤注擲溫柔。倘若有城還有國。愁絕。不能雄武不風流。多謝蘭言千百句。難據。羽琴詞筆自今收。晚歲披猖終未肯。割忍。他生縹緲此生休。

賣花聲

近世菊花粉紅駭綠無復東籬古意。偶客秣陵得墨菊二本甚娟妙小詞賞之。

我住秣陵西。怪鳥秋啼也。無墨客對揮犀。何處尋秋何處醉。小妹青溪。寒菜兩三畦。花不成蹊。折歸鏡。下伴淒迷。忽憶青門人縞袂。淡墨曾題。

前調紫菊有近似墨菊者。

誰研九秋光。玉女元霜。臙脂隊裏鐵爲腸。聞道豪家開夜宴。肯喚秋娘。秋味黯然長。不要穠香。紙屏六

幅繪湘江影。似花花似影。小費評量。

清平樂

朱石梅以紅梅四套贈報謝卽題其畫冊後

芙蓉老去沒箇銷魂處。今雨不來來舊雨。心與亭臺俱古。青谿一曲盤桓。粥魚茶板荒寒。多謝畫師慰我紅妝打槳同還。

南歌子

白題近詞卷尾

靈鷲飛秋夕。香車駕暮煙。鍼兒七箇盡情穿。略費玲瓏七孔藕心錢。牀上宜施寶。琴中替辨絃。七襄報我定何年。且喜南樓好夢七分圓。

此玉詮潘丈所錄定齋詞。余借讀將十年。昨復攜至武林。適曉帆吳方伯棗定齋文成後。搜得詩草。附文集後。余因出此詞。請附其詩並棗之。使定齋著作。各見一斑也。同治戊辰十二月古昇州何兆瀛志於武林官署之知所止齋。

同治己巳。補棗龔定齋先生遺文及破戒草己亥雜詩。承何青士觀察惠假定公詞鈔本。正在付梓。適趙益甫孝廉過杭。攜有定公詞四卷。乃先生手定。刻於道光癸未。取校何本。增多不少。惟庚子雅詞一卷。則未刻本也。遂改依原刻本重棗。而以庚子雅詞附後。共爲別集五種。得窺全豹。亦一快事也。曉帆吳煦記。

定盦文集補編卷一

與番舶求日本佚書書

昔在乾隆之年。皇侃論語疏至。邇者佚存叢書至。所著七經孟子攷文亦至。海東禮樂之邦。文獻彬蔚。天朝上自文淵著錄。下逮魁儒碩生。無不歡喜翹首東望。見雲物之鮮新。側聞海東禁令。以唐以後書入境者罪之。中朝一士。願因貿易之便。附宣鄙陋。蛟龍有靈。不攫吾言。吾賤士也。祿位無籍。名聲不表于當時。班固云。攄懷舊之畜念。發思古之幽情。我則居之。竊謂唐以後之學。造物者開之。開則變師。師變則書奪。奪則亡。東國力守舊而遏新。雖異乎大易窮則變。變則通之義。抑所以慰巷士之思慕者。情甚幽。義甚高。力甚鉅。不敢以汎及。不敢以遠徵。謹願求先儒詁經之遺文。及文章家漢魏間作者。附上隋唐兩朝史家簿錄之言。計兩冊。苟迹介存亡之間。而可以求之萬一者。各加一紅規于其上。凡七十規。又別紙疏其亡佚之年。希覆加考核。如有存者。願以家藏三代鐘彝吉金之打本易。亦約七十事。往來之郵。質劑之平。有長年在。如曰大夫無域外之交。則魯仲尼何爲問官于郟子乎。吾知貴國通儒大夫。若山君井鼎藤君。信篤其人者流。必有以教之。削札扁函。齎此拳拳。夢魂有靈。以爲先驅。

論京北可居狀

京師春益早。冬益燠。客益衆。土著益詐。吾相北方。獨宣化府承德府之間。可以居。可以富。可以長子孫。今夫東南草木。朮朮然易榮也。易高大也。易槁也。蠹空其中。雨漬其外。有園圃者。不規久遠。不能儲以爲美材。宣化承德間少木。木四月始榮。其華肥。其葉長。其材堅。得三頃之磽确。以種木。三十年而材之棟宇棺槨之利。可以專數縣。恆寒故腠理實。恆勞故筋骨固。食妖服妖。玩好妖不至。故見聞定。居天下極北。仕者賈者不取道。不取道。無過客矣。故家室姻戚皆舊。我祖我宗蹕路之所出入。承德則山莊在焉。近宮牆蹕路不爲陋。子孫如智慧。亦可以窺掌故矣。東南生齒密。邱墓密。歲歲埋之。歲歲掘之。故土浮。故土多石少。宣化承德間。平地皆巨石。地氣不洩。氣不洩。故無蚊蚋毒蟲。亦無瘟疫痼疾。人畜皆壽。如夾山而居。山之坳。縱可四百丈。橫四之一。可以牧牛羊。犂牛牧。可以代田。石炭可以代薪。狼狐野貓之皮。可以代裘。子孫如聰慧者。宜習蒙古書。通喇嘛經咒。習蒙古書。通喇嘛經咒。可以代東南書記之館。教讀之師。吾有丈夫子二。如一支回南。一支遷北。他日魂魄其歆北乎。噫。吾少年營東南山居。中年仕宦。心中溫溫然。不忘東南之山居。京師既不欲久淹。天意誦我。人事甚我。又未必使我老東南。從曼妙之樂也。我方圖之矣。丁酉十月。與客言志。既送客。書示兒子。

定盦文集補編卷二

北路安插議

土爾扈特之歸也。自乾隆三十六年。後于庫爾喀喇烏蘇塔爾巴哈台兩處。有賜渥巴錫等游牧地。如立行省後。不可使與民戶旗戶無區別。宜各建一大城居其會。聽出城外。舊有水草處數區。仍令安牧。歲時酌令入牲畜于布政司。則蠲其例貢。一切封爵翎頂如故。謹議。

御試安邊綏遠疏

臣聞前史安邊之略。不過羈縻之。控制之。雖有長駕遠馭之君。乘兵力之盛。鑿空開邊。一旦不能有。則議者紛紛請棄地。或退保九邊已耳。非真能置其土。子其人也。國朝邊情邊勢。與前史異。拓地二萬里。而不得以爲鑿空。臺堡相望。而無九邊之名。置其土。子其民。以遂將千萬年。而無尺寸可議棄之地。所由中外一家。與前史迥異也。安南路之策。與安北路異。天山北路者。杜爾伯特。土爾扈特。綽羅斯。厄魯特。和碩特。輝特之故地。自準部平。而衛拉特之遺民盡矣。天山南路。則兩和卓木之故地。其遺民統以伯克。有阿奇木。伯克。商伯克。分轄之。回民之信服吾將帥也。未必如其信服伯克也。將帥不得其心。則伯克率回民以

怨吾將帥。得其心而恩太勝。則伯克率回民以輕吾將帥。所由與北路異也。今欲合南路北路而胥安之。果何如。曰以邊安邊。以邊安邊。何如。曰常則不仰饗于內地。十七省變。則不仰兵于東三省。何以能之。曰足食足兵。足之之道何如。曰開墾。則責成南路。訓練。則責成北路。夫南路至肥饒也。非北路但產青稞。蔬麥者比也。河水之支流以十數。經各城流引而入田。可以稻。征而入倉。可以饒。可以糶。而特慮夫屯官屯丁之有名無實也。是故改屯丁爲土著。改戍卒爲編戶。出之行陣。散之原野。勢便令順。撤屯田爲私田。又許上農自占地。以萬人耕者。授萬夫長。以千人耕者。受千夫長。回子之貧者。役之爲佃。富人之役佃也。權侷于官吏。回子怙恃此農夫矣。且可以奪伯克之權。而轉其信服伯克之心。如是數年。則糧裕。阿克蘇設紅銅局。官司鼓鑄。制普兒錢。其重六銖。禁紅銅毋許入關。禁皮貨毋許入關。如是數年。則錢裕。用物裕。又禁內地倡優淫巧。不許出關。以厚其風俗。則官私一切裕。夫錢裕。糧裕。用物裕。官私一切裕。而猶仰給中國之解饗。必不然矣。如是十年。而猶不能兼顧北路。使北路仍仰給內地。又不然矣。北可制南。南不可制北。故漢世三十六城郭。皆轄于都護治。唐之北庭。亦轄西南。而國朝回疆辦事領隊大臣。節制以伊犁將軍。其理一也。臣愚以爲南路有事。有調發。宜調發及于北路而止。客歲之事。調及東三省兵。甚非策也。夫三省居輿圖極東北。回城居極西南。入中國出中國。真二萬里。又不肯使走草地。卽走草地。走蒙古。走烏里雅蘇台。亦萬餘里。其爲老師糜餉。騷擾州縣。伏考史冊。未覩此用兵也。以爲用其人乎。臣不敢以爲其

人不足用。而伊犁將軍標下固額設洗白兵五百名。索倫兵五百名。果其有名有實。一可當百。則此亦二勅旅矣。何不責成伊犁將軍。使平日認真訓練。此二旅。使名實相核之。爲簡捷乎哉。故大功雖告成。而兵差費至巨萬。兵差所過州縣頗虧空。夫欲邊之安。而使內地虛耗而不安。故曰甚非策也。夫常有常之經。變有變之經。武之善經也。回民見吾之常。亦有經。變亦有經。乃真不敢輕吾將帥。匪但卡內之各城安。而卡外之哈薩克布魯特愛烏罕那木千安集延。以及巴克達山溫都斯坦之人。咸震我之聲靈。而環嚮以安。匪但萬年有此新疆。雖再拓十數城。可也。雖有重臣宿將。老于西事之人。爲我皇上直陳得失。無以易此。臣謹疏。

上大學士書

中書襲自珍言。自珍少讀歷代史書。及國朝掌故。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所恃者人材。必不絕於世而已。夫有人必有匈奴。有匈奴則必有耳目。有耳目則必有上下百年之見聞。有見聞則必有攷訂同異之事。有攷訂同異之事。則或匈奴以爲是。匈奴以爲非。有是非則必有感慨激奮。感慨激奮而居上位有其力。則所是者依。所非者去。感慨激奮而居下位無其力。則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如此法改胡所弊。勢積胡所重。風氣移易胡所懲。事例變遷胡所懼。中書仕內閣。糜七品之俸。于今五年。所見所聞。匈奴謂是同列八九十輩安之。而中書一人。匈奴謂是大廷廣衆。苟且安之。夢覺

獨居。何弗謂是。入東華門。坐直房。昏然安之。步出東華門。神明湛然。何弗謂是。同列八九十輩。中書有痼疾。弗辨也。然何弗謂是。無銜魚乙以爲茹。如藉蠟粟以爲坐。細者五十餘條。大者六事。茲條上六事。願中堂淬厲聰明。煥發神采。賜畢觀覽。

一。中堂宜到閣看本也。大學士之充內廷者。例不看本。伏攷雍正十年以後。內廷之項有五。一。御前大臣。二。軍機大臣。三。南書房。四。上書房。五。內務府總管是也。五項何以稱內廷。內閣爲外廷故也。內閣何以反爲外廷。雍正後。從內閣分出軍機處故也。大臣帶五項者。除出南書房。上書房。總帥傅。不日入直。不常川園居。日入直。常川園居者。三項而已。此帶三項之大學士。不到閣看本之緣由也。幸大學士不盡帶三項。內閣日有大學士一員到。漢侍讀上堂。將部本通本各籤呈定。迎送如儀。中書有關白。則上堂。無關白。則否。此國初以來。百八十年不改。而且雍正壬子以後。九十年來。莫之有改者也。惟中堂到閣侍讀以下。賢否熟悉。何中。輔臣掌故。亦熟悉。何中。內閣爲百僚之長。中書實辦事之官。此衙門一日未裁。此規矩一日不廢。道光元年。大學士六人。滿洲伯中堂。托中堂。協辦長中堂。漢則曹中堂。戴中堂。協辦孫中堂。是年到閣看本者三人。托戴伯是也。戴予告孫大拜。協辦爲蔣中堂。伯休致。長大拜。協辦爲英中堂。則道光二年之事。曹蔣皆軍機大臣。長伊犁將軍。孫兩江總督。英內務府總管。其日日看本者。只托中堂而已。托中堂在嘉慶朝。任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常川園居。聖眷隆重。至是乃日日看本。原屬偏勞。一日召見。乘便口奏。

內閣只臣一員。日日看本部旗事繁。必須分身等語。於是乞旨。派漢學士三人。輪流看本。噫。學士職過硃看本。非所掌也。此乃第一大關鍵。然而一時權宜之法。豈以爲例。他日無論某中堂開缺。局勢卽全變。局勢全變。舊章不難立復。設竟從此改例。須大學士奏明。將漢學士添此職掌。纂入會典。並將大學士永遠作爲虛銜之處。纂入會典。萬無不奉明文。淡然相忘之理。所以托中堂此奏。權宜自無妨礙。而後來永遠如此。并托中堂所不及料者也。孫革職。蔣大拜。協辦爲汪中堂。汪上書房總師傅也。按嘉慶九。年上諭曰。南書房上書房行走大臣。俱著輪流入署辦事。其上書房總師傅。不過旬日一入直。尤不得藉口內廷。常川園居。聖訓煌煌。在會典第七十四卷汪中堂不知也。侍讀不知也。汪到任日。滿侍讀探請意指。汪絕然曰。我外廷乎。乃止。是日絕無援甲子年上諭。以明折之者。不但此也。前此嘉慶七年六月。上諭曰。內閣重地。大學士均應常川看本。其在軍機處行走者。每年春夏。在圓明園居多。散直後。勢難赴閣。至在城之日。直機務稍簡。朕令其赴衙門辦事。卽應閣部兼到。若不在內廷之大學士。稟擬給音。是其專責。豈可閒曠。保寧到京後。雖有領侍衛內大臣。朕不令其在園居住。嗣後軍機處之大學士。直朕進城後。諭令到衙門時。著先赴內閣。再赴部院。其不在內廷之大學士。著常川到閣。以重綸扉。以符體制。此諭更明白矣。亦無援引以折之者。大官不談掌故。小臣不立風節。典法陵夷。紀綱積壞。非一日之積。可勝痛哉。假使汪肯看本。則托汪隔日一到。與托原奏所稱。只一員到閣之語。情事異。與所稱日日到閣之語。情事又異。夫復何辭。惜哉。此

第二大關鍵也。汪病逝。協辦爲今盧中堂。英降熱河都統。協辦爲今富中堂。兩中堂不但不在三項內廷。並不在五項之列。尤宜到閣。以重本職。而侍讀懲前事。不復探請。兩中堂原未諳閣故。不知大學士之本職。因何而設。咎自不在兩公。遂兩相忘。此第三大關鍵。合署人員。舉朝科道。亦皆淡然相忘。比之汪中堂到任之年。情事又一變。而漢學士之看本局。遂不變。時人戲語陳學士嵩慶。張學士麟曰。兩君可稱協辦。協辦大學士。兩君笑應之。三十年後。後輩絕不解今日嘲戲語矣。盧中堂全銜。爲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國史館總裁。兼管順天府事務。富中堂全銜。爲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理藩院尚書。正白旗滿洲都統。閱兵大臣。今吏部順天府。知有盧中堂內閣。不知有盧中堂也。理藩院正白旗。知有富中堂內閣。不知有富中堂也。黜陟之事。托中堂獨主之。內閣不知中堂。凡有六缺也。而本朝大學士一官。遂與保傅虛銜。有銜無官者等。自尚書至巡檢典史。皆不以兼攝事。廢本缺事。獨大學士。有兼事無本事矣。自尚書至未人流。皆坐本衙門堂上辦事。內閣爲衙門首。堂上闕然無堂官矣。而太宗文皇帝以來。設立大學士之權之職之意。至托中堂而一變。汪中堂而再變。盧富兩中堂而三變。托胤之汪中之。盧富成之。依中書愚見。今宜急請托中堂。盧中堂。富中堂。輪流到閣看本。今曹係軍機大臣。長係御前大臣。蔣係兩江總督。如不看本。宜急奏明。改定會典。不得相忘。此當世第一要事。

一。軍機處爲內閣之分支。內閣非軍機處之附庸也。雍正辛亥前。大學士卽軍機大臣也。中書卽章京也。

壬子後軍機爲諭之政府。內閣爲旨之政府。軍機爲奏之政府。內閣爲題之政府。似乎輕重攸分。然寰中上諭。有不曰內閣承發奉行者乎。寰中奏牘。有不曰內閣鈔出者乎。六科領事。赴軍機處乎。赴內閣乎。昔雍正朝。以軍務宜密。故用專摺奏。後非軍事。亦摺奏。後常事。亦摺奏。後細事。亦摺奏。今日奏多。于題諭多。于旨。亦有奏訖在案。補具一題者。絕非雍正朝故事。故事何足拘泥。但天下事。有牽一髮而全身爲之動者。不得不引伸觸類及之也。國朝仍明制設六科。其靡在午門外。主領旨。主封駁。惟其爲上諭也。諫臣或以爲不可行。而封駁之。諫臣之所以重。今內閣擬旨所答。皆題本也。所循字句。皆常式也。旨極長。無過三十字。誠無可封駁者。自閣臣爲間曹冗員。而并科臣亦成間曹冗員。果依現在情形。何不以六科移駐隆宗門外。專領軍機處上諭。而主其封駁乎。又惟內閣。爲至近至貴之臣也。外吏不敢自通于主上。故仍明制。由通政司達內閣。謂之通本。果依現在情形。通政司亦間曹冗員。可以裁。如不裁。何不移駐隆宗門外。爲奏事處之咽喉乎。此二說。原屬迂腐不可行。然援據立法之初意。而求其體理。核其名實。必遭天下後世辨。如此重重駁詰而後已。亦何以禦之哉。又六部尙書皆直日。而大學士獨不直日。侍郎直日。而內閣學士不直日。立法之初。豈不以絲綸之寄。百寮之總。不直日者。無日不直也乎。內閣與軍機既分。大學士反恃部院旗務以爲重。而直日召見。嘉慶中。御史蔡烱奏。大學士勿令兼他務。其論實近正也。其事則幸而不行。萬一行。則大學士既不直日。又不到閣看本。終歲不召見。又不趨公。與冗食需次小臣何以異。

天下後世姍笑。何以禦之哉。故曰必也正名。名之不正。牽一髮而全身爲之動者。此也。雍正壬子。始爲軍機大臣者。張文和公。鄂文端公。文和攜中書四人。文端攜中書兩人。詣乾清門。幫同存記及繕寫事。爲軍機章京之始。何嘗有以六部司員。充章京者乎。文和兼領吏部戶部。何嘗召吏戶兩衙門司官。幫存記繕寫乎。厥後中書升主事。卽出軍機處。何也。六部各有應辦公事。占六部之缺。辦軍機處之事。非名實也。其升部曹而奏留內廷者。未攷何人始。至于由部員而保充軍機處者。又未攷何人始。大都于文襄傳文忠兩公。實勦之主之。其後遂有部員送充之例。內閣占一半。六部占一半。閣部對送。閣所占已不優矣。但閣與部未嘗分而爲七。嘉慶二十一年。睿皇帝顧謂董中堂曰。此次保送內閣獨多。董中堂衰耄。未遑據大本大原以對。反叩頭認過。於是特諭內閣與六部衙門。均平人數。而閣與部遂爲七。今中書在軍機者最希。最失本真。職此故也。伏思本原之中。又有本原。從本原更張。必非一介儒生口舌所敢議。依中書愚見。姑且依雍正中故事。六部專辦六部之事。內閣辦絲綸出內之事。停止六部送軍機處。其由軍機中書升任部員後。不得奏留該處。立飭回部當差。如此。庶變而不離其宗。漸復本原。漸符名實。

一。侍讀之權。不宜太重也。自中堂不到閣。而侍讀之權日益重。凡中書一切進取差使。侍讀不呈大官單。袖中出寸紙。書姓名一兩行。口進數詞。中堂漫領之。卽得之矣。遇有協辦侍讀出缺。則侍讀之門如市。故侍讀以上官自處。中書以下屬自處。明悖會典。試思六部卿寺衙門。皆用大官單白事。何內閣獨廢單不

用由各衙門堂上皆有堂官。官有几案。可閱官單。今侍讀之見中堂也。大率宮門風露之中。立譚之頃。使非袖中出寸紙。實不簡便。此其所苦也。論者曰。侍讀于中書近。中堂于中書遠。藉加延訪。此論不然。大官單既備。載中書之履歷年齒。食俸深淺。功過次數。及何項行走名目矣。何獨憑袖中寸紙之爲延訪。而閱官單之反非延訪。與中堂領百寮。爲皇上耳目。其於四海之內。滿漢文武大小賢否。罔弗知也。何至本衙門二三筆札小生。尙有弗知。而待臨歧延訪。與豈中堂之聰明。申于天下。而獨詘于侍讀。與依中書愚見。一切中書差使。宜由侍讀手奉全單。默然鵠立。中堂坐堂上。朱筆點出。明降堂諭。不許仍沿袖中出紙。以肅瞻聽。

一漢侍讀宜增設一員。使在典籍廳掌印也。國初漢侍讀本三人。今滿洲蒙古漢軍侍讀缺十二人。漢缺二人。內閣爲掌故之宗。典籍廳爲儲藏之藪。近御史王贈芳有陳奏添設漢侍讀一摺。部議不行。其原奏但爲疏通人員起見。且仍係辦理票籤之事。票籤甚不乏人矣。何用添設。議寢良是。愚以爲侍讀必宜添設。以復舊制。而非專爲疏通起見也。又非爲票籤處添缺也。今漢缺典籍二員。皆不在廳行走。或在票籤委署侍讀上行走。或在稽察房行走。或在票籤直房行走。或在副本庫行走。其中書幫辦典籍者。一兩員孤立于廳。廳待之如客。彼實缺典籍。尙不過而問一切矣。安能責幫辦之中書。問其何故。由廳無漢人前程。故典籍雖有深俸。苟非委署侍讀。必不準擢侍讀。假使擢侍讀。而其人又離廳矣。又況實缺典籍。由中

書論俸而升俸已深矣。不久出衙門矣。卽真在廳行走。而視廳如傳舍。無足整頓。固也。此漢人于內閣掌故。十九茫然。而滿員直視爲文移檔案之區。繁缺不欲令漢人分權。其勢遂成。遂不可反。依中書愚見。欲名實之符。莫如添漢侍讀一員。在廳掌印。與滿侍讀和衷辦事。此缺出。以實缺典籍升用。典籍缺出。以在廳幫辦之中書升用。如此。則國家多熟諳掌故之小臣。爲太平潤色。卽以疏通而論。漢人之升侍讀也。分爲二支。一支由票籤處委署侍讀升用。一支由典籍升用。全局均勻。無要津擠塞之患。

一館差宜復舊也。各館官書。以內閣翰詹衙門充總纂。纂修協修官。此國初以來定例。近日尙有明文可見。一見於嘉慶六年十月。大學士王杰等會典館原奏。再見於嘉慶七年十一月。大學士保甯等會典館原奏。弁冕會典者也。會典館如此。歷聖實錄館如此。一切官書局無弗如此。嘉慶七年。王文端公送中書蔡毓琳等充協修。而以葉繼雯充纂修。葉君負文望。辭至再。欲待三召。文端怒。遂停止中書送纂修之例。於是終會典館全書告成之年。無以中書續送者。仁宗睿皇帝實錄。凡六年告成。亦無以中書送纂修者。在文端爲邊怒。爲變舊章。從而沿之。非文端諍友矣。但文端未嘗奏明裁汰。未奉明文。從而沿之。以爲前規。後隨。恐文端不受。且停止送纂修協修矣。而獨送分校。分校之役。與供事等。夫中書與翰詹同爲清秩。翰林纂書。中書分校之。書內得失。一切不當問。中書深以爲恥。又按嘉慶末。楊宜之係副貢生出身八品京官。而充會典館總纂。中書王璟等。以進士出身七品官。而充其分校。揆之國家用人之法。豈爲平允。此

必當復其舊物。并行知各館者也。

一體制宜畫一也。漢中書充文淵閣檢閱。軍機章京者。挂朝珠。今中書紛然挂朝珠。或以爲非。或以爲是。以爲是者。曰內閣本內廷。與軍機無區別。以爲非者。曰今之內閣。一切非軍機處。事勢本殊。何獨挂珠。兩說皆中理。此宜奏定章程。或全準。或全裁。或何項應準。或何項應裁。奉明文而載會典。又如中書初到閣。見大學士儀。平日侍讀中書。因公見大學士儀。後輩初次謁前輩儀。亟宜斟酌卑亢之間。纂成一書。以便循守。願文物斐然。以章百司領袖之盛。道光九年十二月朔。中書龔自珍謹議。

在禮曹日與堂上官論事書

主客司主事兼坐辦祠祭司事龔鞏祚謹啓。大人閣下。鞏祚以去年春。由宗人府主事調任今職。受事以來。於今一年。拙者之効。無所表見。而匍臆間。有所欲言。不揣冒昧。欲以上裨高深於百一。大人觀覽之餘。加以采訪。采訪之後。如可行。次第施行。條目如左。

一。則例宜急修也。定制各部則例。十年一修。天運十年而小變。人事亦然。十年之中。凡欽奉上諭。及臣工條奏。關係某部事宜。經某部議準者。該部陸續纂入。以昭明備。今按禮部則例。自嘉慶二十一年重修後。今二十三年矣。祠祭司典禮。最爲重大。應行纂入者。較三司繁蹟數倍。三司亦有應纂入者。署中因循。憚于舉事。若再積數年。難保案牘無遺失者。他日必致棘手。禮曹爲朝廷萬事折衷之地。較五部最重。今各

部皆無二十年不開則例館者。揆其輕重。未爲允洽。又鞏祚讀嘉慶二十一年所修則例。舛錯極多。此日重修。見聞相接。尙易訂正。若遲至數年而後。舊人零落。攷訂益難。宜飭首領司詳議。迅辦奏稿。本年夏間舉行。

一風氣宜力挽也。鞏祚先祖官禮部。鞏祚之父。又官禮部。今三世矣。髫髻以來。頗聞掌故。且知本部風氣。在京曹最爲雅正。乃近今則有難言者矣。向來司員名爲坐辦司事。至於掌印。尤繫一司之雅望。豈以趨踰犇走爲才。嘉慶初。司員有於宮門風露中持稿乞畫者。使少年新科爲之。謂之觀政。資格稍舊。則不爲之矣。或筆帖式爲之。主事不爲之矣。近日專以赴宮門說稿爲才。自掌印以下。有六七輩齊聲說一件事者。有六七輩合捧一稿者。鞏祚實羞爲之。至於本部赴圓明園直日。是日也。四司不聞一馬嘶。不見一阜隸迹矣。定例。部臣赴園直日。輪派一人留署。注明摺尾。是皇上尙不欲堂官之全赴園也。況司官哉。堂官直日耳。司員自有其坐辦之事。直日何預于四司哉。夫部中多一趨踰犇走。乞面見長之人。則少一端坐商榷。樸實任事之人。且司官日赴宮門見堂官。則堂官因之不必日至署。司官爲無益之忙。堂官偷有辭之懶。所繫豈淺鮮哉。宜頒發堂諭一通。曰。內廷尙書侍郎。不能日日入署者。應畫之稿。積至第八日。直日遣筆帖式二員。彙捧至宮門面畫。主事以上官。不許前來。如此。則司事簡矣。又頒堂諭一通。不在內廷行走之尙書侍郎。日日入署。無須在宮門畫稿。如此。則堂事肅矣。又定一章程。曰。遇奏事之期。其奏稿系

由某司辦者。許本司原辦之官。前來一員。隨同聽旨。餘員不必來。如此。則司事益肅。夫簡以肅。則復乾隆以前之氣象矣。又有請者。本部遇題缺。及派差使時。竟有對衆誇張。堂官向我詢賢否。我保舉誰。我保全誰者。此輩不學淺夫。於大局亦無能損益。但禮曹爲風氣之宗。一類一笑。宜謹之以防五部清議。

一。祠祭司宜分股辦公也。祠祭司關係至重。甲於諸司。官懈吏疲。散漫無紀。亦爲諸司最。推其故。由不分股辦公故也。現在儀制司分股。故人知奮勉。無旬日不到署者。亦無呈堂乞畫時。而本員尙不知此稿底裏者。祠祭司不然。除掌印以外。並無專責。人人可問。夫天下事至人人可問。則人人不問。固不獨祠祭司然矣。嘉慶閒。王侍郎引之。知其如此。命以祠祭司仿照南司分股辦事。行之未久。有掌印者。志在獨辦。不願均勞。以爲若分辦。則掌印者與餘員何以異。乃力白其不便而止。此時幸而此專嫉之員。北司頭緒頗多。宜悉心詳議。復王侍郎之舊。或一股一人。或一股數人。或數股一人。此番議定。永遠遵行。此亦造就人材之一道。

一。主客司宜亟加整頓也。主客司者。爲天朝柔遠人。使外夷尊中國。地葦重也。近日至於大敗壞。不可收拾。爲四夷嘲笑。原其故。由百務一諉之。四譯館監督。而本司無權也。館監督之設。由外夷戾止。夫馬衆多。資其彈壓而已。天家有餼廩之給。俾司賓客。適館授餐之事而已。至有事關中外大體大計者。宜責成該司。或白堂。或具奏。不得任館監督一人。欲重卽重。欲輕卽輕。欲行卽行。欲止卽止也。道光四年。越南國王。

使陪臣呈請改貢道。爾時掌印邊廷英具奏稿。尚書文孚奏駁之而止。十五年前。風氣尙未大壞。若在今日。主客司恐不得預聞。禮部之有四譯館。猶戶部之有寶泉局。兵部之有馬館而已。附本部以上通。其印現貯本部後庫。非眞京堂與六部卿貳抗衡者也。監督以京堂自處。以主客司爲贅疣。去年高驪貢使。呈請裁減通官。其詞剴切。監督福肇不問其是非。獨駁斥之。堂司皆弗預諾。鞏祚以爲宜奏乞聖裁。不見聽。未幾。果有使臣倭什訥明訓擾驛站之事。卽係通官之害。明效大諛。如一切事宜。皆依乾隆嘉慶故事。主客司預聞。豈有此事哉。又伏檢舊案。主客司掌印滿郎中不兼四譯館監督。四譯館監督以三司郎中爲之。何也。外夷在館。錢糧出入。例由館造冊報司。由司覆核。咨戶部報銷。今監督卽係本司。是自支自銷。自造自報。自核自移。自咨自結。無此政體。客歲高驪三來。越南亦來。簿籍之屬。同官不寓目焉。同官未必以不肖相疑。該監督何以自明。何以自處。宜急定章程。四譯館監督用三司郎中爲之。在主客司者迴避。永爲定例。凡遇外夷具呈言事。令該司各員中明白大計者。議其或準或駁。共見共聞。小事自堂官。大事具奏。中外之情。不壅遏于一夫。天朝永無失大體之差矣。以上四條。主事龔鞏祚謹議。道光十八年正月。開印日。

主客司述略

我朝藩服分二類。其朝貢之事。有隸理藩院者。有隸主客司者。其隸理藩院者。蒙古五十一族。喀爾喀八

十二旂以及西藏青海。西藏所屬之廓爾喀是也。隸主客司者曰朝鮮。曰越南。卽安南。曰南掌。曰緬甸。曰蘇祿。曰暹羅。曰荷蘭。曰琉球。曰西洋諸國。西洋諸國。一曰博爾都嘉利亞。一曰意達里亞。一曰博爾都噶爾。一曰英吉利。自朝鮮以至琉球。貢有額。朝有期。西洋諸國。貢無定額。無定期。

朝鮮越南琉球。皆有冊封之禮。朝鮮以內大臣。內閣滿學士。六部滿侍郎。乾清門侍衛。散秩大臣往。琉球以內閣中書。禮部司官。六科給事中。或翰林院官往。越南如琉球之禮。嘉慶朝定冊封越南。用廣西布政使或按察使往。不以京官往。

國朝冊封琉球六次。順治十一年。使張學禮。王垓。康熙元年。王垓又以頒詔往。康熙二十一年。使林麟焜。汪楫。康熙五十七年。使海寶。徐葆光。乾隆十九年。使全魁。周煌。嘉慶四年。使趙文楷。李鼎元。嘉慶十二年。使費錫章。齊鯤。道光丁酉六月記之。

凡頒賞陳於午門。先期咨內務府備賞物。咨護軍統領。彈壓屆期。御史二員來監禮。禮部侍郎一員。主客司司官二員。莅賞。會同四譯館滿監督一員。手奉而授之。鴻臚序班。以國語督其拜跪。予莅賞暹羅者一。琉球一。越南一。朝鮮四。

越南貢道。由陸路至廣西憑祥州。入鎮南關。道光元年。越南使臣呈請改由水道。入廣東澳門。部臣駁之。道光六年。越南王來朝。復理前說。主客司員外郎任邱邊公。英廷又力駁之。具奏。其議乃定。邊公前輩中之

有風采。肯任事者也。

蒙古寄獻表序

賽音部之有兩厄魯特。猶青海部之有賀蘭山厄魯特。與額濟納土爾扈特也。皆各有廬。疆域則統之如古坻庸國。賽因西壤茂有水草。其始也。皆居推河矣。其繼也。皆居烏蘭烏蘇矣。今阿刺布坦裔見。旂一廬。一丹濟蘭裔見。廬一旂。一廬。皆見貝子地。皆削推河之再。官書紀載。或贅或歧。故考檔宜慎也。

青海志序

青海在甘肅西甯府邊外。唐吐谷渾之分也。三十九族。奉佛而好兵。會盟之事。弗與。故文移甚少。其地始盡番子有也。三十九族之人。盡後徙也。瓦刺與蒙古。實一而二。始元明間。爲蒙古屬國。視蒙古微賤。和碩特之得姓。博爾吉吉特氏。當是冒貴種。未必本姓。然弗可攷也。今依欽定世系表。以和碩特之願實汗爲首。巨細之故。咸詮次于下。雍正後。願實裔亡。而和碩特不盡亡。存者如干族。其事次焉。其徙往以實地者。有喀爾喀輝特。土爾扈特各部。其事又次焉。其關界。以鎮海堡爲首。其地形。以河爲領。具如志。

烏梁海表序

皇輿極北竟也。其人與明阿特同祖。喀爾喀四部輕之。蓋微種也。頗役附北厄魯特。噶爾丹不能自通。康熙三十六年。漠北平。五十四年。烏梁海來貢貂。有詔。隸札薩克圖汗部。乾隆三十九年。始與木蘭之圍。命

與烏蘭烏蘇厄魯特。杜爾伯特。青海爲一隊。謂之四別隊。嗣是進年班矣。其部落。以在唐努山者爲大支。以牧阿勒坦山。牧阿勒坦淖爾者爲屬國。實一種而三國。有總管大頭目一員。今鈎考唐努山世系。自和羅爾邁以下。列於表。

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戊戌十一月

欽差大臣。兵部尙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林公。旣陞辭。禮部主事仁和襲自珍。則獻三種決定義。三種旁義。三種答難義。一種歸墟義。中國自禹箕子以來。食貨並重。自明初開礦。四百餘載。未嘗增銀一釐。今銀盡。明初銀也。地中實。地上虛。假使不漏于海。人事火患。歲歲約耗銀三四千兩。況漏于海如此乎。此決定義。更無疑義。漢世五行家。以食妖服妖。占天下之變。鴉片煙則食妖也。其人病魂魄。逆晝夜。其食者宜縲首。誅。販者造者宜刎脰。誅。兵丁食宜刎脰。誅。此決定義。更無疑義。誅之不可勝誅。不可絕其源。絕其源則夷人不逞。奸民不逞。有二不逞。無武力何以勝也。公駐粵門。距廣州城遠。夷勦也。公以文臣。孤入夷勦。其可乎。此行宜以重兵自隨。此正皇上頒關防。使節制水師意也。此決定義。更無疑義。食妖宜絕矣。宜并杜絕呢羽毛之至。杜之則蠶桑之利重。木棉之利重。蠶桑木棉之利重。則中國實。又凡鐘表玻璃燕窩之屬。悅上都之少年。而奪其所重者。皆至不急之物也。宜皆杜之。此一旁義。宜勒限使夷人徙粵門。不許留一夷。留夷館一所。爲互市之棲止。此又一旁義。火器宜講求。京師火器營。乾隆中。攻金川用之。不知施於海使。

否。廣州有巧工。能造火器否。胡宗憲圖編。有可約略仿用者否。宜下羣吏議。如帶廣州兵赴粵門。多帶巧匠。以便修整軍器。此又一旁義。於是有儒生逆難者曰。中國食急于貨。襲漢臣劉陶舊議。論以相觝。固也似也。抑我豈護惜貨。而置食于不理也哉。此議施之於開礦之朝。謂之切病。施之於禁銀出海之朝。謂之不切病。食固第一。貨卽第二。禹箕子言如此矣。此一答難。於是有關吏逆難者曰。不用呢羽鐘表燕窩玻璃。稅將絀。夫中國與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宜正告之曰。行將關稅定額。陸續請減。未必不蒙恩允。國家斷斷不恃權關所入。矧所損細所益大。此又一答難。乃有迂誕書生逆難者。則不過曰。爲寬大而已。曰。必毋用兵而已。告之曰。刑亂邦用重典。周公訓也。至於用兵。不比陸路之用兵。此驅之。非勦之也。此守海口。防我竟。不許其入。非與彼戰于海。戰于餘艙也。伏波將軍則近水。非樓船將軍。非橫海將軍也。況陸路可追。此無可追。取不逞夷人及奸民。就地正典刑。非有大兵。讎之原。堊之事。豈古人於陸路開邊釁之比也哉。此又一答難。以上三難。逆難者皆天下黠猾游說。而貌爲老成迂拙者也。粵省僚吏中有之。幕客中有之。游客中有之。商估中有之。恐紳士中未必無之。宜殺一儆百。公此行。此心爲若輩所動。游移萬一。此千載之一時事機一跌。不敢言之矣。不敢言之矣。古奉使之詩曰。憂心悄悄。僕夫況瘁。悄悄者何也。慮嘗試也。慮窺伺也。慮洩言也。僕夫左右親近之人。皆大敵也。僕夫且憂形于色。而有況瘁之容。無飛揚之意。則善于奉使之至也。閣下其繹此詩何爲。一歸墟義也。曰。我與公約。期公以兩期。期年使

中國十八行省。銀價平。物力實。人心定。而後歸報我皇上書曰。若射之有志我之言公之鵠矣。

定齋先生執事。月前述職在都。鹿鹿輒塵。刻無暇晷。僅得一聆清誨。未罄積衷。惠贈鴻文。不及報謝。出都後。于與中紬繹大作。責難陳義之高。非謀識宏遠者。不能言。而非關注深切者。不肯言也。竊謂旁義之第三。與答難義之第三。均可入決定義。若旁義之第二。弟早已陳請。惜未允行。不敢再瀆。答難之第二義。則近日已略陳梗概矣。歸墟一義。足堅我心。雖不才。曷敢不勉。執事所解詩人悄悄之義。謂彼中游說多。恐爲多口所動。弟則慮多口之不在彼也。如履如臨。曷能已已。昨者。坳申非意。瀕行。接誦手函。復經唾棄。甚滋顏厚。至閣下有南游之意。弟非敢沮止旌旆之南。而事勢有難言者。曾囑敝本家帖瞻主政。代述一切。想蒙清聽。專此佈頌。臘祺。統惟心鑒。不宜。愚弟。林則徐叩頭。戊戌冬至後十日。

定盦文集補編卷三

釋魂魄

有渾言之義。有析言之義。渾言之。人死曰鬼。鬼謂之魂魄。析言之。魂有知者也。魄無知者也。質言之。猶曰神形矣。易曰。精氣爲物。此言聖智之魂之情狀。曰游魂爲變。此言凡民之魂之情狀。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此頌文王之精氣。能不與魄俱死。孔子告子游曰。體魄則降。此言聖智與凡民所同者。曰知氣在上。此言聖智所不與民同者。凡民之魂。不能上升乎天。或東西北南以遊。招魂之禮。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必仰而求之上者。何也。不敢以凡民待其親也。屈原宋玉之詞。則求之上。求之下。求之東西北南。夫亦善知凡民之情狀者也。月之生曰明。其死曰魄。假借之義也。魂有知。故禮有招魂。楚巫有禮魂。魄無知。故周禮不墓祭。墨氏薄葬。道家者流。言以魂屬善。以魄屬不善。求之孔墨。具無其義。小說家言人遇鬼於墟墓。然則魂有戀魄而悲死者矣。孰達孰悲。吾弗知。

辯知覺

嘉慶甲子。自珍從嚴江宋先生讀書。先生問焉曰。伊尹曰。先知知後知。先覺覺後覺。知與覺。何所辯也。自

珍對曰。知就事而言也。覺就心而言也。知有形者也。覺無形者也。知者人事也。覺兼天事言矣。知者聖人可與凡民共之。覺則先聖必俟後聖矣。堯治歷明時。萬世知歷法。后稷播五穀。萬世知農。此先知之義。古無歷法。堯何以忽然知之。古無農。后稷何以忽然知之。此先覺之義。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此先知之義。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此先覺之義。孔子學文武之道。學周禮。文武周公爲先知。孔子爲後知。此可知者也。孔子不恃杞而知夏。不恃宋而知殷。不乞靈文獻。而心通禹湯。此不可知者也。夫可知者。聖人之知也。不可知者。聖人之覺也。

關告子

嬰氏之言性也。則宗無善無不善而已矣。善惡皆後起者。夫無善也。則可以爲桀矣。無不善也。則可以爲堯矣。知堯之本不異桀。卍卿氏之言起矣。知桀之本不異堯。孟氏之辯興矣。爲堯矣。性不加菟。爲桀矣。性不加枯。爲堯矣。性之桀不亡走。爲桀矣。性之堯不亡走。不加菟。不加枯。亦不亡以走。是故堯與桀。互爲主客。互相伏也。而莫相偏絕。古聖帝明王。立五禮。制五刑。敵敵然。欲民之背不善而嚮善。攻剽彼爲不善者耳。曾不能攻剽性。崇爲善者耳。曾不能崇性。治人耳。曾不治人之性。有功於教耳。無功於心。進退卑亢。百姓萬邦之醜類。曾不能進退卑亢性。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又曰。性杞柳也。仁義杯棬也。以性爲仁義。以杞柳爲杯棬。闡之曰。浸假而以杞柳爲門戶藩柵。浸假而以杞柳爲桎梏。浸假而以杞柳爲虎子威。

愈。杞柳何知焉。又闡之曰。以杞柳爲杯棬。無救於其爲虎子威兪。以杞柳爲威兪。無傷乎其爲杯棬杞柳。又何知焉。是故性不可以名。可以勉強名。不可以似。可以形容似也。楊雄不能引而申之。乃勉強名之曰善惡混。雄也。竊言未湮其原。盜言者雄。未離其宗。告子知性發端未竟。

子年二十七著此篇。越十五年。年四十二矣。始讀天台宗書。喜少作之。閤合乎道。乃削剔蕪蔓存之。自珍自記。癸巳冬。

六經正名

龔自珍曰。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經久矣。莊周天運篇曰。孔子曰。某以六經好七十君。而不用記曰。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有易書詩禮樂春秋之教。孔子所觀易書詩。後世知之矣。若夫孔子所見禮。卽漢世出於淹中之五十六篇。孔子所謂春秋。周室所藏百二十國寶書是也。是故孔子曰。述而不作。司馬遷曰。天下言六藝者。折衷于孔子。六經六藝之名。由來久遠。不可以臆增益。善夫。漢劉向之爲七略也。班固仍之。造藝文志。序六藝爲九種。有經。有傳。有記。有羣書。傳則附于經。記則附于經。羣書頗關經。則附于經。何謂傳。書之有大小。夏侯歐陽傳也。詩之有齊魯韓毛傳也。春秋之有公羊穀梁左氏鄒夾氏。亦傳也。何謂記。大小戴氏所錄。凡百三十有一篇是也。何謂羣書。易之有淮南道訓古五子十八篇。羣書之關易者也。書之有周書七十一篇。羣書之關書者也。春秋之有楚漢春秋。太史公書。羣書之關春秋者也。然則禮

之有周官司馬法。羣書之頗關禮經者也。漢二百祀。自六藝而傳記。而羣書。而諸子畢出。說大備。微夫劉子政氏之目錄。吾其如長夜乎。何居乎。後世有七經九經十經十二經十三經十四經之喋喋也。或以傳爲經。公羊爲一經。穀梁爲一經。左氏爲一經。審如是。是則韓亦一經。齊亦一經。魯亦一經。毛亦一經。可乎。歐陽一經。兩夏后各一經。可乎。易三家。禮分慶戴。春秋又有鄒夾。漢世總古今文爲經。當十有八。何止十三。如其可也。則後世名一家說經之言甚衆。經當以百數。或以記爲經。大小戴二記畢再經。夫大小戴二記。古時篇篇單行。然則禮經外。當有百三十一經。或以羣書爲經。周官晚出。劉歆始立。劉向班固。灼知其出於晚周先秦之士之掇拾舊章所爲。附之于禮。等之于明堂陰陽而已。後世再爲經。是爲述劉歆。非述孔氏。善夫。劉子政氏之序六藝爲九種也。有苦心焉。斟酌曲盡善焉。序六藝矣。七十子以來。尊論語而譚孝經。小學者。又經之戶樞也。不敢以論語夷于記。夷于羣書也。不以孝經還之記。還之羣書也。又非傳。於是。以三種爲經之貳。雖爲經之貳。而仍不敢悍然加以經之名。向與固可謂博學明辨慎思之君子者哉。詩云。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向與固豈非則古昔。崇退讓之君子哉。後世又以論語孝經爲經。假使論語孝經可名經。則向早名之。且曰序八經。不曰序六藝矣。仲尼未生。先有六經。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嘗遽弟子使筆其言。以自制一經哉。亂聖人之例。淆聖人之名。實以爲尊聖。怪哉。非所聞。非所聞。然且以爲未快意。於是乎。又以子爲經。漢有傳記博士。無諸子博士。且夫子也者。其術或醇或疵。其名反高于傳記。

傳記也者。弟子傳其師。記其師之言也。諸子也者。一師之自言也。傳記猶天子畿內卿大夫也。諸子猶公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不專事天子者也。今出孟子於諸子。而夷之於二戴所記之間。名爲尊之。反卑之矣。子與氏之靈。其弗享是矣。問子政以論語。孝經爲經之貳。論語。孝經。則若是班乎。答否否。孝經者。曾子以後。支流苗裔之書。平易汎濫。無大疵。無闕意眇指。如置之二戴所錄中。與坊記緇衣。孔子閒居。曾子天圓比。非中庸祭義禮運之倫也。本朝太博士。向與固。因本朝所尊而尊之。非向固尊之也。然則劉向班固之序六藝。爲九種也。北斗可移。南山可墜。此弗可動矣。後世以傳爲經。以記爲經。以羣書爲經。以子爲經。猶以爲未快意。則以經之輿僮爲經。爾雅是也。爾雅者。釋詩書之書。所釋又詩書之膚末。乃使之與詩書抗。是尸祝輿僮之鬼。配食昊天上帝也。

六經正名答問一

問。傳記及爾雅之爲經。子斥之以其不古也。孝經之名古矣。胡斥之。答。孝經之名經。視他傳記古矣。視孔氏之世之六經。則不古。邇不云乎。仲尼未生。已有六經。仲尼之生。不作一經。子惑是是。惑于元命苞。鈞命決而已矣。周官之再經。王莽所加。

六經正名答問二

問。張揖以降。論爾雅者衆矣。以孰爲正。答。以宋鄭樵之論爲正。然則雅可廢邪。答。否否。尙寶史游急就。豈

不寶雅。尙尊許慎說文。豈不尊雅。尙信毛萇詩傳。豈不信雅。後聖如起。莫之廢也。釋訓一篇。最冗最誕。最僑鄙。最不詞。如夾漈言。

六經正名答問三

問。六藝之有樂。謂聲容。不謂竹帛。明矣。樂記一篇之存。周官大司樂篇之存。竇公所獻。戴氏所錄。其存于天地也。不得謂韶濩之存于天地也。明矣。班氏乃采小戴記之一篇。以當六藝之一。何居。答。子之言是也。而不可以責向與固也。向若曰。此樂之見于大略者爾。名爲七略。則不得不然。名爲藝文志。則不得不然。

六經正名答問四

問。三禮之名始何時。答。始熹平立石經時。夫小戴尊矣。抑王言保傳之篇善矣。夏小正視月令古矣。曾子十八篇亡。匡略稍稍見。大戴又有功焉。公冠投壺。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又班氏所稱。其文與十七篇相似者也。十七篇。今本漢書。論爲七十篇。劉攽正之。則是淹中經之四篇也。然而蔡邕不書大戴。盧植鄭元不注大戴。用心亦有頗焉。

六經正名答問五

問。吾子之言以經還經。以記還記。以傳爲傳。以羣書還羣書。以子還子。五者正名之功碩矣。今天下古書益少。如其寫定于先生之堂。六藝九種。以誰氏爲配。答。曰。我其縱言之。周書去其淺誕。剔其譌衍。寫定十

有八篇。穆天子傳六篇。百篇書序三代宗彜之詔。可讀者十有九篇。秦陰一篇。此篇本在周書七十一篇之中。其目存。其文佚。予定爲秦昭襄王時書。卽今世所傳陰符經也。桑欽水經一篇。以配二十九篇之尙書。左氏春秋。宜別去劉歆所竄益。春秋公羊傳鄭語一篇。及太史公書。以配春秋。重寫定大戴記。存十四。小戴記。存十七。加周髀算經。九章算經。考工記。弟子職。漢官舊儀。以配禮古經。屈原賦二十五篇。漢房中歌。郊祀歌。饒哥。以配詩。許氏說文。以配小學。是故書之配六。詩之配四。春秋之配四。禮之配七。小學之配一。今夫穀梁氏不受春秋制作大義。不得爲春秋配也。國語越絕戰國策。文章雖古麗。抑古之樵史也。亦不以配春秋。周官五篇。既不行于周。又未嘗以行于秦漢。文章雖閎侈。志士之空言也。故不以配禮。若夫詩小序。不能得詩之最初義。往往取賦詩斷章者之義。以爲義。豈書序之倫哉。故不得爲詩之配。竊又以焦氏易林。伏生尙書大傳。惠棟輯逸世本。洪飴孫董仲舒書之第二十三篇。盧文弨校本。周官五篇。此五者。坳于易書春秋禮經之尾。如坳庸之臣。王者雖不得爲配。得以其屬籍通。已爲尊之矣。盡之矣。盡之矣。或曰。胡不以老子配易。以孟子。卍子配論語。應之曰。經自經。子自子。傳記可配經。子不可配經。雖使曾子漆雕子。子思子之書具在。亦不以配論語。赫也。發其端矣。

志寫定羣經

龔自珍曰。予大愚。後世益不見易書詩春秋。李銳陳奐江藩。友朋之賢者也。皆語自珍曰。盍不寫定易書詩春秋。方讀百家。好樸家之言。未暇也。內閣先正姚先生語自珍曰。盍不寫定易書詩春秋。又有事天地

東西南北之學未暇也。烏乎。姬周之衰。七十子之三四傳。或口僞易書詩春秋。不皆著竹帛。故易書詩春秋之文多異。漢定天下。立羣師。師置羣弟子。利祿之門。爭以異文起其家。故易書詩春秋之文多異。然而文武之文。非史籀之孳也。史籀之孳。孔氏之雅言。又非漢廷之竹帛也。漢之徒隸寫官。譯形借聲。皆起而與聖者並有權。然而竹帛廢。梨木起。斲紬者不亡。凡梨令工匠胥史學徒。又皆起而與聖者然有權。聖人所雅言益微。悲夫。悲夫。將欲更定姬周之末之文章。不有考文之聖。其熟當之。將欲更漢氏也。羣師互有短長。非深于義訓。勇于割聞者。弗能也。無已。則我所欲糾虔。姑在夫引書變爲徒書之際乎。以與漢寫官爭。姑在夫竹帛變梨木之際乎。以與後世之不令工匠胥史孚所據者。皆賤所革者。功不大小。賢勉而能爲之。庶幾其遂爲之。勇改三百字。鬼不相。予乃又吳言曰。是不足爲。今夫易書詩春秋文。十五用段借焉。其本字蓋罕矣。我將求其本字。然而所肄者孤。漢師之汎見。雅記者闕。孤則不樂從。闕則不具。以不樂從之心。采不具之儲。聚而訾之。能灼然知孰爲正字。孰爲假。固不能以富矣。諸藉令完具。其七十子之所請益。倉頡史籀之故。孔子之所雅言。又不知果在否焉。則足以慰好學臚古者之志。終無以慰吾擇子一之志。且吾之始猖狂也。憾姬周之末之多歧。憾漢博士師弟子之多歧。今也不然。感漢寫官之弗廣。感梨木之初之不廣。感兵燹之不右。感俗山之疎。而弗耆古。無以俟子。予所憾日益下。惡如何。惡如何。襲自珍歲。爲此言。且十稔。卒不能寫定易書詩春秋。生同世。又同志。寫定者。王引之。顧廣圻。李銳。江藩。陳奐。劉逢祿。

莊綬甲

說中古文

成帝命劉向領校中五經秘書。但中古文之說，余所不信。秦燒天下儒書，漢因秦宮室，不應宮中獨藏尚書一也。蕭何收秦圖籍，乃地圖之屬，不聞收易與書二也。段使中秘有尚書，何必遣鼂錯往伏生所受二十九篇三也。段使中秘有尚書，不應安國獻孔壁書。始知曾多十六篇四也。段使中秘有尚書，以武宣之爲君，諸大儒之爲臣，百餘年間，無言之者，不應劉向始知校召誥酒誥。始知與博士本異文七百五也。此中秘書既是古文，外廷所獻古文，遭巫蠱不立，古文亦不亡。段使有之，則是燒書者更始之火，赤眉之火，而非秦火矣。六也。中秘既是古文，外廷自博士以汜民間，應奉爲定本，斟若畫一，不應聽其古文家今文家紛紛異家法。七也。中秘有書，應是孔門百篇全經，不但舜典九共之文，終西漢世具在，而且孔安國之所無者，亦在其中。孔壁之文，又何足貴。今試考其情事，然邪不邪。八也。秦火後，千古儒者，獨劉向歆父子見全經，而平生不曾於二十九篇外，引用一句，表章一事。九也。亦不傳受一人。斯謂空前，斯謂絕後。此古文者，迹過如埽矣。異哉。異至於此。十也。假使中秘書，亦無百篇，則向伯七略，當載明是何等篇，其不存者，亡於何時，其存者，又何所受也。而皆無原委。千古但聞有中古文之名。十一也。中秘既有五經，獨易書著，其三經何以蔑聞。十二也。當帝之時，以中書校百兩篇，非是。予謂此中古文，亦張霸百兩之流亞。成帝不

知而誤收之。或卽劉歆所自序之言如此。託於其父。杳無此事。古文書如此。古文易可知。窆其獨與絕無師承之費。直易相同。而不與施孟梁邱同也。漢書劉向一傳。本非班作。歆也。博而詐。固也。侗而愿。

家塾策問一道

問。三代先秦古籍。篇篇皆單行。若夏小正。弟子職。不待言矣。漢世徵寶公。獻其書。乃大司樂章也。然則三百六十官。每官亦可單行。凡采輯羣書而纂錄之者。古來幾家。以何家爲首。與古籍有一篇。而數家皆采之者。若月令。投壺。勸學是也。能一一舉之。與古籍在冊府者。真者三四。僞者六七。其灼然僞。如東晉書古文。王肅家語。夫人而知之矣。此外尙有何書。能疏證之。與諸子僞者益多。真書老莊列管韓非荀墨孫吳而外。不難一一僂指。能揚挖之。與有文甚古。而實無此事者。後人刺取莊列中語。爲廣成子。爲亢倉子。是也。尙有類此者。與亦有原本相沿已久。而實無精言古義者。晏子春秋是也。能推舉之。與僞書不獨後世有之也。戰國時人。依託三皇五帝矣。或依託周初矣。漢之俗儒。已依託孔門問答矣。然亦頗有所本。傳授或有微緒。未可以盡割也。能言去之。之苦。與卽以漢後僞書而論。除極誕極陋者。姑不必言。亦有古訓相沿。稍存義例者。爲何等。與古書真而又完具者。益少。佚篇尤多者。司馬法是也。能言各書之遺憾。與又有古人作僞。并其僞而亡之。後人又僞僞。如唐張弧。作子夏易傳。今則并非弧書是也。尙有類此者。與古書淪亡。後人掇拾他書所引輯一書。近人爲此學者衆矣。卷帙孰爲最富。鈎稽孰爲最密。編次校讐。

孰爲最善與。古書自有舊式。凡敍目皆當一篇不可以後世坊刻俗式亂之也。能言其要例與。序目或在
前或在後。依史記說文。則目在後。諸書有目在前者與。諸子書凡劉向校上之奏。今存者有幾通與。醫卜
日者種樹堪輿之屬。下至相牛相馬。今世雜流其所抱所守。有古笈可問者與。漢書藝文志。與隋書經籍
志。互相出入者。有幾事與。晁公武陳振孫兩人。比吾曹生稍古。其眼福勝吾曹者。幾大端與。二人識議孰
優劣與。元明叢書。真偽雜糅。不必言。又往往不取足本。所宜糾者。幾事與。抑更有問焉者。近儒學術精嚴。
十倍明儒。動譏明人爲兔園。爲鼠壤矣。然三代先秦之書。悉恃明人刻本而存。設明人無刻本。其書必亡。
何與。或曰。明人學術雖陋。而好古好事。不可埋沒。抑何近世士大夫不好事。不好古與。昔之士大夫。何其
從容而多暇日。商及刻書。今之士大夫。何其瘁而不暇與。此亦上下古今之士。所宜求索厥故者也。其略
言之。

最錄穆天子傳

穆天子傳六卷。自第一至第四。書天子西巡狩之事。第五第六。書畿內畋遊之事。又具書盛姬事。
天子自北而西而北。凡行一萬三千三百里。其征比反。史臣具書曰。龔自珍謹由日推月。得月周天二十
又八。

龔自珍曰。天子西征。得羽琫之山。東歸。蠹書于羽陵。畿內有羽陵何也。樂羽琫之遊。歸而築羽陵也。天子

西征得樂池。東歸葬盛姬于樂池。畿內有樂池何也。樂樂池之遊。歸而築樂池也。晉臣郭璞語非是。洪氏頤煊。孫氏星衍。語皆非是。

此籀文也。籀文孰作之。宣王朝。太史臣籀之所作也。非西周世所行之文也。曷爲明之。明非古文也。孰謂爲古文。晉臣荀勗。以爲古文也。元明契書家。因以爲古文也。古文簡。籀文繁。古文但有象形指事。籀文備矣。晉臣不知其異。

六卷文闕不具何也。荀勗云。汲郡收藏不謹。是其故也。自珍曰。今闕文有二種。有關甚多。不知若干名者。事更端也。寫書者。宜書之曰闕。有關一二名者。事無更端。則食也。寫書者。宜爲方空於行間。不言闕。今寫定本。第一卷第一行先書闕。乃書飲天子蠲山之上。是其例也。如此。庶讀者瞭其事起訖矣。

由闕故知有逸文。可撫拾與。可曩者。刺取羣書補食字。洪頤煊。孫氏星衍。兩家善矣。龔自珍取列子周穆王篇事。抱朴子君子化猿鶴。小人化蟲沙事。羣書中帝臺事。壇山刻石事。應語之鏡事。定爲此傳逸文。爲撫逸一篇附卷尾。

晉書束皙傳曰。此書本五卷。末卷乃雜書十九卷之一。孫星衍曰。尋其文義相屬。應歸此傳。束皙傳別出之者。非也。龔自珍曰。孫說是也。

今所據有元劉氏庭榦本。明吳氏瑄本。何氏鐘本。邵氏覆古本。孫氏明際本。吳山華陰兩道藏本。國朝洪

氏頤煊本。孫氏星衍本。洪氏孫氏爲善。

龔自珍曰。古者神君高后。所以享帝者之樂。左史之所莊記。周史之最古者。後王德薄。神人遠之。天地既漓。山川衰濁。神物徂謝。下逮草木。不孕金玉。郟子之言曰。不能紀遠。乃紀於近。重以史降爲儒。耳剽目誦。不如郟子。驚而削之。使天靈迹。愴悅夷于稗家。尚不得媿國語。不亦儉乎。

最錄列子

列子八卷。晉張湛注。明嘉靖中。吳郡顧春。依宋景定改元龔自萬本重刻者。自珍曰。列與莊異趣。莊子知生之無足樂。而未有術以勝生死也。乃曰死若休。何容易哉。列子知內觀矣。莊子欲陶鑄堯舜。而託言神人。列子知西方有聖人矣。其曰以目視。以耳聽。曰視聽不以耳目。於聖人六根互用之法。六識之相。庶近似之。皆非莊周所知者。求之莊。未可以措手足。求之列。手有捫而足有藉也。莊子見道十三四。列子見道十七八。丁大法之未東。皆未脫離三界。惜哉。

最錄司馬法

子錄書至司馬法。深疑焉。古有司馬兵法。又有穰苴兵法。齊威王合之。名曰司馬穰苴兵法。此太史公所言。司馬法宏廓深遠。合于三代。穰苴區區。小國行師之法而已。又太史公所言。二者合一百五十篇。宋邢昺所見也。見三卷者。晁氏也。見一卷者。陳氏也。實止一卷。爲書五篇。則今四庫本。及一切本是也。其言孫

吳之輿臺尚不如尉繚子所謂宏廓深遠者安在疑者一自馬融以降引之者數十家悉不在五篇中疑者二佚書乃至百四十有五疑者三存者是司馬法則佚者是穰苴法矣齊威王合之之後何人又從而分之使之蕩析也疑者四馬融以下羣書所引頗有三代兵法及井田出賦之法是佚書賢子存書遠矣是穰苴法賢子司馬法遠矣疑者五邢陳晁三君之生不甚先後所見縣殊疑者六道光壬辰閏九月寫司馬法竟并質六疑聞蘇州黃氏有宋刻本司馬法不知幾卷惜未見邢昺親見司馬法百五十篇出論語義疏

非五行傳

龔自珍曰劉向有大功有大辜功在七略辜在五行傳凡五行爲災異五行未嘗失其性也成周宣榭火御廩災桓僖廟災非火不炎上也亡秦三月火火炎上如故平地出水水未嘗不潤下也河決瓠子決酸棗乃至堯時襄山而襄陵水潤下如故關門鐵飛金從革如故桑穀生朝桑穀非不曲直也雨水冰桃李冬華霜不殺艸艸木曲直如故無麥無禾是暘雨不時之應非土不稼穡子紬洪範箕子以庶徵配五事不以五行配五事如欲用春秋災異說洪範者宜爲洪範庶徵傳不得曰五行傳且休徵五咎徵又五非六也無六沴之義又申五事自五事皇極自皇極五福六極自五福六極不相配彼加恆陰以足六沴又割皇極以畀五事無禁於是者亦無拙於是者今以五事還五事以皇極爲皇極以五福六極還五福六

極而洪範可徐徐理矣。微但此易自易。範自範。春秋自春秋。易言陰陽。洪範言五行。春秋言災異。以易還易。範還範。春秋還春秋。姑正其名。而易書春秋。可徐徐理矣。武王箕子周初之史氏。不知後世有儒者。古之儒者。不聞後世有裨竈梓慎。裨竈梓慎。不聞後世有文成五利。文成五利。不聞王莽。王莽不聞張角。張魯五斗米三里霧。如改五經以遷就之。角魯將毋經學之大宗也哉。

與陳博士箋

靜齋博士足下。自古以陰陽五行。占諷災異。與推步家術。絕不相同。不能并爲一家之言。梓慎裨竈之流。無能推日食者。況月食。近世推日月食精矣。惟彗星之出。古無專書。亦無推法。足下何不請于鄭親王。取欽天監歷來彗星舊檔。案彙查出。推成一事。則此事亦有定數。與日食等耳。自珍最惡京房之易。劉向之洪範。以爲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此書成。可以摧燒漢朝天士之謬說矣。

表孤虛

予讀漢百官表。至戊己校尉。而作曰。古用兵之法。盡此官矣。戊己之爲德。無專治。無所不治。擊之也無方。而善擊天下之虛負。戊己以爲治。百戰百勝。不戰亦勝。戊己之名。以孤爲名者也。孤不自孤。得虛而孤。使漢官盡如此。匈奴何足平。三十六城郭何足有大宛何足通邪。古先聖王。使弟子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之事。六甲五方相爲用。古也必有其說。宋裴駰不得其說。以虛爲孤。以孤爲虛。予懸疑誤後世。作一表。

采易緯之義兼術家之術以正漢官之名與裴駰正相反。

甲子旬。虛戌亥。孤在辰巳。

甲戌旬。虛申酉。孤在寅卯。

甲申旬。虛午未。孤在子丑。

甲午旬。虛辰巳。孤在戌亥。

甲辰旬。虛寅卯。孤在申酉。

甲寅旬。虛子丑。孤在午未。

最錄易緯是類謀遺文

易緯最無用。獨卦氣法。或出于古史氏。而緯家傳之。何以疑其出於古史氏。曰古者頒時月日之歷。與三易之法。皆出于王者。掌於史氏。故僞爲時月日者。有誅焉。僞爲卜筮之書者。有誅焉。其大原一也。春分之日。與秋分之日。同占一卦。爻又同。其吉凶必殊矣。冬至之日。與夏至之日。同占一卦。爻又同。其吉凶必殊矣。推而至于三百六十六日。設日日遇卦同。爻又同。其吉凶必日日殊矣。是故震兌坎離之主二十四氣。餘六十卦之各主六日八十分日之七。此必古法。必古憲令也。易緯通卦諡乾元序制記是類謀。皆載此法。是類謀最詳。故錄一通。以爲今筮家言值日者之祖。

最錄尙書攷靈耀遺文

似張衡靈憲之支流。尙不及衡密。矧揆諸今日所實測者乎。其言天地之距。七曜之度。恣匈臆而吳言之。殆無一言之近事實者。獨地與星辰四遊之義。或者有徵。過而錄之。俟司天采擇。

最錄春秋元命苞遺文

春秋緯。亏七緯中。最遇古義矣。元命苞。尤數與董仲舒何休相出入。凡張三世。存三統。新周故宋。以春秋當興王。而託王。亏魯。諸大義。往往而在。雖亦好言五行災異。則漢氏之恆疾。不足砭也。凡子錄緯三家。用闕趙在翰本。

最錄急就

急就三十二章。章六十三字。依王伯厚寫本。伯厚所僞碑本。作某某者。頗疑之。趙孟頫嘗臨皇象矣。墨蹟貯大內。乾隆初。詔刻石。嵌於西苑之閱古樓者是也。予家有拓本。以校伯厚語。知其不然。豈趙臨皇象。而偏旁實不從之邪。抑皇象有二碑邪。第三十一章。最舛亂難讀。各本皆然。予以臆正之。合作者分別部居之意。且以地名爲殿。庶伯厚所言。前章末句。與後章起句。相躡者。

最錄中論

徐幹中論。論儒者之蔽。既見要害。擊而中之。七十子歿。不數數遇斯言。異哉。吾乃遇之於漢與魏之交也。

爰依何鑿本寫定。甚完具。自珍曰。漢初元于孝武。能成一家之言者甚衆。昭宣以降。書不逮古。下迄魏世。合而論之。譬適于野焉。或千里鼠壤。不逢可材。則楊雄法言。荀悅申鑑是也。平蕪生之。灌木叢之。剔而薙之。乃覲瑤草。拾而佩之。如桓寬鹽鐵論。劉向說苑。王符潛夫論是也。若乃傾匡量芝。到藁載大藥。其徐氏中論邪。

最錄歸心篇

歸心篇一千九百四十二字。顏之推家訓二十篇之第十五也。高安朱軾本十九篇。此篇見廢。予依宛平黃叔琳同縣盧文弨兩本。參校付寫。夫說法人者。立宗立因立喻。道大原覺。羣聳華雨。自天。天樂墮空。斯比丘之躅。非居士之宗。居士者。詞氣夷易。略說法要。引人易入也。而不入于窾。在家爲家訓。在教爲始教。以儒者多樂之。

最錄神不滅論

神不滅者。敢問誰氏之言。與精氣游魂。吾聞之大易。於昭在上。又聞之詩。魂升魄降。又聞之禮。儒家者流。莫不肄易。莫不肄詩。莫不肄禮。顧儒者曰。神不滅。佛之言也。吾儒不然。此身存卽存。此身滅卽滅。則吾豈不知儒之於易。於詩。於禮。盡若是其莽莽邪。盡若是其墨墨邪。盡若是其執視如無覩邪。抑違中之佞邪。神不滅論一卷。設四難四答。三千名有奇。鄭鮮之撰。鮮之不知何代人也。此宋槧本。楊傑序。蘇州江沅藏。

其詞旨與顏之推相似。必南北朝人也。江沅曰：此讀佛書之初階。可以種信根。亟寫副墨一通。自珍曰：此亦讀易詩禮者之所必欲知也。亟寫副墨一通。人間遂有弟三本。

最錄李白集

龔自珍曰：李白集十之五六僞也。有唐人僞者。有五代十國人僞者。有宋人僞者。李陽冰曰：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得之他人焉。陽冰已爲此言矣。韓愈曰：惜哉傳於今。泰山一毫芒。愈已爲此言矣。劉全白云：李君文集家有之。而無定卷。全白貞元時人。又爲此言矣。蘇軾黃庭堅蕭士贇皆非無目之士。蘇黃皆嘗指某篇爲僞作。蕭所指有七篇。善乎。三君子之發之端也。宋人各出其家藏。愈出愈多。補綴成今本。宋人皆自言之。委巷童子不窺見白之真。以白詩爲易效。是故效杜甫韓愈者少。效白者多。予以道光戊子夏。費再旬日之力。用朱墨別真僞。定李白真詩百二十二篇。於是最錄其指意曰：莊屈實二。不可以并。之以爲心。自白始。儒仙俠實三。不可以合。合之以爲氣。又自白始也。其斯以爲白之真原也已。次第依明許自昌本。

書蘇軾題臨皋亭子帖後

東坡居士睡足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繞。清江右回。重門洞開。林巒齊入。當此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元豐四年五月。蘇軾臨皋亭之上。

龔鞏祚曰。夫睡足飯飽者。二十五種前方便之二。倚於几上者。智者曰。合眼不受外光。合口不受外風。是其義。夫左繞表假。右回表空。重門言出二邊也。重門洞開。表中道。林巒齊入。表三千具也。復次。無思表寂。有思表炤。有思無思同時。表寂炤雙。眼前萬物備。表三千具也。何謂受。受亦不受。不受亦不受。非受非不受。亦不受。亦不受。亦不受。如是之人。則能受萬物之備矣。當此時也者。以無去來今之一時。以具去來今之一時。悉檀而說。說有此時。是故阿難結集五時教。例系一時。道光十七年三月。書蘇軾題臨臯亭子帖後。

最錄平定羅利方略

平定羅利方略四卷。無纂修銜名。始于康熙二十一年八月。遣副都統郎坦等。偵探羅利情形事。終于二十八年。內大臣索額圖立碑。與羅利定地界事。羅利者。謂俄羅斯國之人也。俄羅斯以順治時擾黑龍江。踞雅克薩。尼布潮二城而有之。至是三十年。我聖祖仁皇帝。命將克復。逐其人。首尾七年而定。詔史館作是書也。最簡明。四庫著錄諸方略。獨遺此。四庫未見之也。在事之人。將軍巴海。都統薩布素。先往無功。且意在久師。卒成大功者。都統公彭春。護軍統領佟寶。侍郎薩海也。方略之要。薩海督耕。彭春佟寶督戰。蓋且戰且耕也。兵器以福建所進。藤牌爲主。領藤牌兵者。漢鑿儀使侯林興珠。臺灣投誠。授左都督何祐也。定界在何處。碑二通。一在格爾必齊河。一在額爾古納河。二河皆黑龍江之上游也。郎坦始之。彭春薩海

中之索額圖善其後也。仁皇帝諭曰：遂之而已，不戮一人，如天之仁也。又諭曰：渠所竊踞，距我發祥之地甚近，此逐之之意也。

漢器文錄序

余嘗攷漢氏雖用徒隸書，書一切奏記，而宮府崇尚篆學，非兼通倉頡以來衆體，不得爲史。君后通史書者，班謝皆濡筆以紀，夫亦可以知其貴重矣。金玉刻辭，以視刻碑，尤所特加意也。余最錄墨本曰：阮氏藏史賓鈔一，古文也。林華館鐘一，定陶鼎一，小篆兼隸書也。汪氏藏陽饜一，小篆。文氏藏五斗鎔一，錠一，小篆。秦氏藏魯共王熏盧一，小篆兼隸書。李氏藏鄒公鼎一，籀文。顏氏藏盧僂尺一，小篆。王氏藏雁足鐘一，隸書兼小篆。予自藏松豆一，古文。玉剛卯一，籀文。鴻嘉鼎一，一升十四齋。熏盧一，小篆兼隸書。合諸家藏大小洗十有五，皆小篆兼隸書。長白斌良藏嘉量一，小篆兼隸書。起高文之世，迄乎孝安之朝，以二十九物者，發其凡，而泉印鏡之簿，不僂指焉。醢醕嗣頌，又往往粲然振其詔辭，可續周天府矣。

鏡錄序

鏡別爲專門何也？其四言在易繇與詩之間，三言至七言，在謠諺之間，體裁尤芳異，文章家喜之，錄之以貺夫言詩者也。其用韻，則不可以周之諧聲求之矣。其文字，大小篆與隸書相襍，爲體起于秦，迄于齊梁間，自藏五，諸家墨本三十有九，總四十有四。

瓦錄序

漢氏宮殿之名不可得而簿錄也。其瓦黝以溫。其文字多哀禰傷心者。觀其體皆深習八體六技者之所爲。非盡陶師之爲也。夫後漢祠墓之刻碑皆石工書。而前漢瓦文乃兼大小篆。嘻。可以識炎運之西降。窺劉祚之東替也矣。予所錄五十有五。曰長生未央。曰長樂未央。曰長生無極。曰與天無極。曰千秋萬歲。與地無極。曰億年無疆。曰永春無疆。曰高安萬世。曰宗光萬世。曰千秋萬歲。曰金曰千金。曰衛曰躡曰便。曰蘭池宮當。曰椒風嘉祥。曰嬰桃轉舍。曰都司空瓦。曰上林農官。曰甘林。曰甘泉上林。曰宗正宮當。曰八風壽存當。曰右將。曰有萬熹。曰大廐。曰金廐。曰宜富貴當。曰平樂宮阿。曰漢并天下。曰徂千萬延。曰永望芒芴。曰嵬氏冢舍。曰萬歲冢當。曰宜靈。曰萬石君倉。曰六畜蕃息。曰方春蕃萌。曰駘蕩萬年。曰仁義自成。曰延年益壽。曰延壽萬歲。曰萬物成成。曰長毋相忘。曰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甯。文之可以曰治者九。曰鳳形。曰飛廉形。曰飛鴻形。文曰延年。曰三雀形。曰朱鳥形。曰龜蛇交形。曰饗饗形。曰二馬形。文曰甲天下。曰魚形。其諸家著錄有之。而予未見者三。曰衛屯。曰揜依中庭。曰黃山。

說印

瘁哉。自著錄家儲吉金文字。以古印爲專門。攻之者有二。或曰是小物也。不勝錄。或曰卽錄錄埴鐘彝之末簡。昔者劉向班固皆曰繆篆所以摹印章也。漢書有八。而摹印特居一。古官私印之齟砮。人手也。小學

之士。以古自華之徒。別爲一門。固有說乎。夫茗泖之士。愛古髡。關隴之士。愛古瓦。善者十四。至于魚形獸面之製。吉陽富貴之文。或出于古陶師。多致之。不足樂也。且別爲一門。儲印豈不瘡於是。若夫第其鈕。別其金三品。則亦考制度之一隅也。官名不見于史。是亦補古史也。人名大暴白乎史。是則思古人之深情也。夫官印欲其不史。私印欲其史。此羽璫之山。求古印之大旨也。體或繆篆。或省不爲繆篆。

葛伯仇餉解

問曰。逸書曰。葛伯仇餉。孟子說之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無以其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肉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餉。殺而奪之。葛雖貧。葛伯一國之君。安得有殺人奪酒肉事。答曰。王者取天下。雖曰天與之。人歸之。要必有陰謀焉。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不祀。湯教之祀。遺以粢盛可矣。乃使亳衆往爲之耕。春耕夏耘。秋收。乃困乃米。而藏之廩。而後可以祀。其於來歲之祀。則豫矣。其於歲事。則已緩。亳衆者何。闕國者也。策爲內應者也。老弱饋者何。往來爲間諜者也。葛雖貧。土可兼。葛伯放而柔。彊鄰聖敵。旦夕虎視。發衆千百入其境。屯于其野。能無懼乎。懼而未宥。以葛降。率其民而爭之。又不足以御。乃姑殺其間諜者。夫黍稻之簞囊。往來兩境。陰謀之所藁也。其民乃發而獻之。伯仇者何。衆詞大之之詞。殺者何。專詞。殺一人不得言仇。仇不得言殺。史臣曰。葛伯仇餉。得事實矣。又曰。湯一征自葛。載夫葛何。臯在。近後世之陰謀。有遠交而近攻者。亦祖湯而已。

矣。

定盦文集補編 卷三

定盦文集補編卷四

定盦八箴

大思箴

烏乎。萬夫相倚。而有此執。予處其內。不處其外。不君萬夫。道弗能制。不先萬夫生。孰言其原。思自外裹之。爲狂爲昏。苟焉而已。勿代造物者謀。予相予頂踵。豈賢蚍蜉。

極思箴

烏乎。蛇之赴壑。亦有所終。鄰虛者虛。不可以用聰。極思極思。其心送蛇。勿恃而心光。以贏而益。女不懲嗟。志未逮箴

烏乎。獵萬物以食。是有狸惠。攘以自畀。又有雞鶩之惠。吐絲自纏。蠶欲死而祈年。有躬七十年。段諸皇天。有墳五百年。段諸後昆之賢。惟未逮之志。不可以段。亦不可以止。何以止之。曰臣昔死矣。

削成箴

烏乎。天地之間。几案之側。方何必皆中圭。圓何必皆中璧。斜何必皆中弦。直何必皆中墨。有無形之形。受

形敵有無名之名。受名闕有零有賸。數樂其遁。有畸有餘。亦不可以爲儲。有虛有隙。乃亦所以爲積。齊物以朝夕不齊而勞。皆名其名。皆形其形。是爲好削成。大命以頃。

童心箴

烏乎。思童之年。晝視此日而長。一物摩挲。有溼有暍。子在川上。歎彼逝水。軻亦有言。大人赤子。雖無罪于聖哲。而懼傷其神髓。姬公有祝。弃爾幼志。吾從姬公神明澹止。

襄我生之先箴

烏乎。予之襄矣。逮予祖矣。予未生之年。氣已古矣。父兄明清。子弟暇矣。言滿朝野。氣虎虎矣。吾未從而游。吾恍惚與言言。與語語。雖然必戒之。不聞尼父。不樂今人。與居不聞尼父。襄史佚周任而不懌。今大夫。天千硯硯。地支氣昌。帝組織我陰陽。庸詎知非我符。

勇言行箴

烏乎。古之人有言。思慮不違親。有父兄在。聞斯行而非仁。吾得春三十有五。得秋三十有六。親則老矣。吾幸猶爲子之年。以爲子之年。而有父兄之色。又婁有父兄之言。忍曰非專。言不再親。不孫而已矣。行不再親。行無本而已矣。名滿天下。交滿天下。私友猥而已矣。其精神外矣。其根莖諄矣。君子之于萬物也。不敢蓋之。而矧敢蓋其親。而蓋其親。而勇于言。以長其不仁乎。

文體箴

烏乎。予欲慕古人之能。剏兮。予命弗丁其時。予欲因今人之所因兮。予菴然而恥之。恥之奈何。窮其大原。抱不甘以爲質。再已成之紘。紘雖天地之久。定位亦心審而後許其然。苟心察而弗許。我安能領彼久定之云。烏乎。顛矣。既有年矣。一瓶一蹶。衆不憐矣。大變忽開。請侯天矣。壽云幾何。樂少苦多。圍樂有規。方樂有巨。文心古無。文體寄于古。

天琴頌

龔自珍夢衆神人立于朝。授一卷書。讀未終。一神人告予。此天琴也。趨作頌。頌之有福。援筆而奏之。凡四十四言。

於皇穆清。我宅大字。重華在堂。周公在下。蕩蕩有日月。而無風雨。余鼓斯舞斯。黃斯玄斯。哲斯文斯。萬靈其徹聞斯。

石言

羣山之松。五百歲死。攝山之松。千歲死。包山之松。二千歲死。黃山之松。三千歲死。蠶死肉死。液死幹死。芳香亦死。有不死者。化而爲石。五牛勝一枚石。自言曰。予肩天之戕。冬雷夏霜。予要姒王。不識姬昌。今何世矣。升共工氏之堂。

紙冢銘

龔子瘞其所棄之言三千七百九十一紙。旣築由以封之。并爲元石之辭曰。一言一魂氣上縱。大光下泣。萬里動。心界續續內無空。百朔望血勿汝慟。埋汝恃汝積者衆。李氏云。當其無。有車之用。

徽州府志氏族表序

龔自珍始爲徽州府表氏族也。先王以人道序天下。故氏族肇焉。我大清文物備布。山川穆清。瀕海而東。置行省者。一十有八。其縣一千三百有奇。縣之民籍皆億萬。民皆能言所姓。而姓以世德家行。及勳貴之迹。有述者謂之大。自珍所至縣多矣。皆諏而記之。夫以大姓雄于縣。而詘于府者。有之矣。以大姓雄于府。而詘于一行省者。又有之矣。以大姓雄于一行省。而詘于總知天下掌故之宗。所記聞者。又有之矣。曩者。家大人知徽州。命自珍任徵討文獻之役。徽之大姓。則固甲天下。粲然散著。靡有專紀。是故削竹而爲之。表其義。迺曰。載大宗。次子以下不載。夫宗法立。而人道備矣。次子之子孫。官至三品。則書。不以宗廢。貴貴也。其有立言明道。名滿天下。則書。不以宗廢。賢賢也。自今茲嘉慶之世。推而上之。得三十世以上者。爲甲族。得三十世者。爲乙族。得二十世者。爲丙族。義何所尚。尚于恭舊。遂著錄。洪氏。吳氏。程氏。金氏。鮑氏。方氏。汪氏。戴氏。曹氏。江氏。孫氏。畢氏。胡氏。朱氏。巴氏。凡十有五族。其餘羣姓。埵見焉。弗漏。弗濫。書旣成。閱六年。嘉慶庚辰之歲。則開篋而最錄之。如此。若夫齊梁之浮譚。江左之虛風。侈心膏梁之名。詭言氏族之學。朝

之失政野之失德作者何師焉。

附與江子屏牋

大著讀竟其曰國朝漢學師承記名目有十不安焉。改爲國朝經學師承記。敢貢其說。夫讀書者。實事求是。千古同之。此雖漢人語。非漢人所能專。一不安也。本朝自有學。非漢學。有漢人稍開門徑。而近加邃密者。有漢人未開之門徑。謂之漢學。不甚甘心。不安二也。瑣碎餽飭。不可謂非學。不得爲漢學。三也。漢人與漢人不同。家各一經。經各一師。孰爲漢學乎。四也。若以漢與宋爲對峙。尤非大方之言。漢人何嘗不談性道。五也。宋人何嘗不談名物訓詁。不足概服宋儒之心。六也。近有一類人。以名物訓詁爲盡聖人之道。經師收之。人師擯之。不忍深論。以誣漢人。漢人不受。七也。漢人有一種風氣。與經無與。而埒于經。謬以裨竈梓慎之言爲經。因以汨陳五行。矯誣上帝爲說經。大易洪範。身無完膚。雖劉向亦不免。以及東京內學。本朝何嘗有此惡習。本朝人又不受矣。八也。本朝別有絕特之士。涵詠白文。剏獲于經。非漢非宋。亦惟其是而已矣。方且爲門戶之見者所擯。九也。國初之學。與乾隆初年以來之學不同。國初人卽不專立漢學門戶。大旨欠區別。十也。有此十者。改其名目。則渾渾圓圓。無一切語弊矣。自珍頓首。丁丑冬至日。

劉禮部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序

庚辰秋七月。仁宗睿皇帝木蘭熱河。大行赴至京師。禮部堂官。奔赴熱河者二人。司員奔赴者。滿二人。漢

一人留署職大喪檔案者。漢一人則禮部主事。武進劉君逢祿實任之。起嘉慶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軍機大臣受顧命。大臣飛寄留京辦事王大臣信。留京王大臣傳知百官成服。訖道光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奉安昌陵禮成。又恭載四月初六日。常零園邱升配事。而全檔子告成。所徵者凡十類。一上諭。二隨旨。三題奏本摺。四禮部咨各衙門文移。五各衙門咨禮部文移。六禮部頒各直省及五十一旗蒙古八十七旗。喀爾喀文移。七朝鮮國王咨禮部文移。八禮部存記清漢字檔子。九內閣恭擬祭文。十翰林院恭擬祭文。而朝鮮國王祭文附焉。敬手勒成六卷。喪紀爲禮之極。大喪爲國家萬事之根本。恭讀遺詔有之曰。書有陟方之文。古帝王崩于巡狩。蓋有之矣。則是不得以爲變禮。今所記注皆經常也。敬以告儒臣之纂官。書及後世攷禮儀者。於乎。我朝列祖列宗。大慈大孝。大法大守之原。至尊至重。禮官不能詳也。禮官所能記載。蹟焉而已。道光二年秋。內閣中書。仁和龔自珍序。

江南安慶府知府何公墓表詔

嘉慶二十年。龔自珍娶于山陰何氏。實知府裕均從女孫。明年夏。知府公卒。又明年。喪歸山陰。其孤鹽大使鑲。通判銜錢。以行狀來乞詔。狀繁不次。次其要。公姓何氏。諱裕均。浙江山陰人。祖經文。官知府。贈榮祿大夫。河南巡撫。父爓。官知府。妣呂恭人。公之仕。始通判湖南寶慶府。同知江南徽州府。遂知山東萊州府。黜。復起知江西臨江府。又知江南池州府。卒于江南安慶府任。年六十七。歷六郡。完密平和。善筭守。屬縣

無虧蝕其處家也。以友兄弟聞。凡兄弟之子若孫。皆育之。其女善嫁之。遠兄弟皆贍之。猶子諸甥。侍左右。肅然立。見者知爲禮法故家也。卒之日。無寸椽一瓦。配陳恭人。側室章。子二。章出自珍。以昏因之故。習其門內。習其鄉。徵於余婦。狀皆信。乃謚。

諡曰。是孝友有政聲者之阡。越之君子。尙封樹之可也。

曹尙志碣

里人曹文昭。乞爲其父刻墓之石。謹讀狀。仁和其籍。曹其氏。尙志其名。七十有二其年。不賈不仕。不客卿大夫。無飾言。無飾行。晚好西方聖人之言。不博其義。但持名字。其死也。西面。笄名泊然化。龔自珍曰。東城單炤吳樹虛。龔唐而下多愨行。潛異之民。不汨沒生死。曹君又其一也。里仁爲美。吾里真仁哉。

送廣西巡撫梁公序三

道光十五年夏四月。皇帝使軍機大臣。字寄閩浙總督。問前江蘇布政使梁公起居狀。公伏地。閩浙總督以公病痊聞。秋九月。公至自福州。至之日。甘肅布政使缺。以昇公。陛辭日。諭曰。朕召女出。非徒昇女布政使也。姑去。公受甘肅事。不兩月。十六年春。直隸布政使闕。改公直隸布政使。公在道。廣西巡撫闕。又以公爲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廣西巡撫。五月辛酉。公至自甘肅。宿于西淀。壬辰。召見。癸巳。再召見。凡七召見。戊戌。陛辭。是日公入城。凡與公同貫官京朝者。與公科名同歲者。與公昔同曹。同直軍機處。及其

後進者。鏘洋濞萃。爭請公過其私邸。而戶部侍郎歛程恩澤。內閣中書大興徐松。光州吳葆晉。宗人府主事。仁和龔鞏祚。謀合宴公。先期戒公曰。古者先祖後饒。今反之。願及公之未祖。飲公酒。且曰。以晝之長。贏也。與曹著之多閒也。願脫略主客。畢一晝。公曰。善。遂宴公于葆晉家。畢宴登車。謂恩澤等。吾此來。無如此日樂。是公入城之五日。又五日。公戒嚴具西南指。

公有慤德。以遂于襄。躬履實蹈。不暴其外。廣西士民。必有能好是德者矣。公有矩德。以藎其外。正視繩行。無間其裏。必能正其人心矣。公有肅德。其躬頽頽。其行簡簡。其警無聲。其言明且清。其醉飽衍衍。以無失。必能糾其吏慝矣。公有儉德。被服儒者。廣西近廣東。淫巧易至。食妖服妖。易至。公必杜其習。以豐其聚矣。公有文德。大畜古訓。六籍百氏。浩洵周知。廣西非經籍區。公必開其僊。近之以江左之見聞矣。公有聰德。察物處事。公有敏德。日治數事。或數十事。公有恬德。嗇取豐予。公有良德。與吏民爲坦易。公治一行省。移治他行省。歷十八行省。無不宜者。公此行。醜河江以灌一木。任農稷以糞一區也。龔鞏祚曰。今天下大執。巡撫之在其行省。有所不得爲者矣。有所得爲。不暇爲者矣。有事實急。衆人緩之。而亦不得不緩爲之者矣。有所得枝分爲之。不得扼本末以爲之者矣。公此行。巡撫所不得爲。卒末如何。苟所得爲。知公必肯爲。而不以不暇爲爲謝。不以不得獨爲愠而謝。不以衆人緩之。徇衆人而謝。是又公有孚德。上信于天子。下信于朋友也。

版圖起遼海。瀕海而西。置行省者十有八。盡版圖以紀行役。相距至萬有三千里。而極。梁公起自臥病。期月之間。自東南之福州。至于西北之蘭州。今又將如西南之桂林。而中間再至京師。通計行役。二萬一千五百里。西周之世。其奉使之公卿。自言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如不勝瘁思。然皇華之詩。所役遠近。說詩者無傳。不得聞。尹吉甫伐鎬方。劉向說曰。周都去鎬千里。而當日之詩人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如聞勞問。太息。仲山甫以王命城營邱。四牡八鸞。日行一舍。而崧高之七章。亦曰。每懷靡及。其卒章曰。式邁其歸。周去齊雖不近。尹吉甫胡慮其不歸。至厚祝其邁歸。以慰其心邪。以今日度西周。梁公所行役。倍之十之。殆于百之。吾知夫急公者。古人之義也。懷私者。古人之情也。國語懷私爲每懷一。作懷和。鄭司農斥之。又知夫美其德。紀其旬。宣頌其燕喜福祿。而侈大其受命於王。車旂之庶。錫賚之多者。古之賓客。再拜辟席。擇言之所言也。而太息相勞問者。古之朋友。備言燕私者。能知之。能言之。賓客不盡知也。今鞏祚之言曰。梁公其有懷乎。溽暑永晝。驥駢駢不遑息。日斜馬嘶。休於旅舍。能無懷乎。高牙大戟。寮吏旁午。簿書束束。不皇他。銜鼓夕沈。吏士就間。公獨居。念去京師。且七千里。能無懷乎。閩中富煙雲。竹木泉石。公之養疾也。如將不出。今感激而出矣。臣躬非臣有。皇念臣肩。雖然。不益難爲懷乎。又念昔之日。京曹清暇。摩挲器物。辨別款識。蒐掌故。談人材。樂甚。不但昔也。昨日之日。與吾曹游。香清薜甘。無所不言。今已邈然。此在流俗士夫所必不懷。而謂我梁公者。能無懷乎。公西南矣。強飲食矣。鞏祚無清風之辭。其害目慰公矣。

爲家大人丙辰同年祭江西巡撫陽湖吳公文

湖容皇之初元。聆春官之優詔。策賢良于帝匡。應景運而騰越。繫先生之晚達。抗一時之英妙。帝開華省而進羣雅。兮。翔東華以釋屣。又排樞禁而領掌。故兮。益練才於政要。揮羽書迅風。靈兮。躋皇言于雅誥。當同年之奮迹。兮。走駟騏于周道。歌皇革而如晉兮。采唐魏之佚調。俄棲解豸于厥膺兮。每焚草而密告。帝畀之以一郡兮。指括蒼以吟嘯。忽回翔而中畿兮。起東海于再召。遂揚歷于大用兮。歷再紀而宣劬。半九州而巨南東。皆車馬之所勞。積通達故和平兮。異警者之爲暴。特精悍于西江。煥神采于垂毫。日承前躅之養癰兮。丁南贛之多盜。方下車而矢礮。攘兮。三歲撻而垂效。帝曰久女于南服兮。歲及辰而來報。卒罷市之上聞。悟積勦之所耗。昔君陳之施政。王探本于惟孝。騰萬口于粉榆兮。想門內之熙皞。烏乎才輩出而輩徂兮。等春華兮秋標。百四十人存六七兮。數江湖與廊廟。齊失聲于弱一个兮。聚晨星而相弔。

顧學士像題辭

始予讀憲皇帝諭。知南匯顧先生入翰林事。識其事。羨其遇。睠睠其人。已識其曾孫王幾。江南識其孫榛。京師益聞道先世事。先生象一卷。榛所守也。羃羃然。邁邁然。朱文正詩。再可以巖廊。可以丘壑者。是也。江左文獻林。名卿之胄。不百年不能舉。先世通籍。歲皇識其它。文采之澤薄。不如忠孝之躋遠且長也。榛乞書卷尾。

杭大宗逸事狀

一乾隆癸未歲杭州杭大宗以翰林保舉御史例試保和殿。大宗下筆爲五千言。其一條云。我朝一統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滿漢之見。是日旨交刑部。部議擬死。上博詢廷臣。侍郎觀保奏曰。是狂生。當其爲諸生時。放言高論久矣。上意解。赦歸里。

一。大宗原疏留禁中。當日不發鈔。又不自存集中。今世無見者。越七十年。大宗外孫之孫丁大抱。大宗手墨三十餘紙。鬻于京師市。有繭紙淡墨一紙半。乃此疏也。大略引孟軻齊宣王問答語。用己意反復說之。此稿流落琉璃廠肆中。

一。乙酉歲純皇帝南巡。大宗迎駕。召見。問女何以爲活。對曰。臣世駿開舊貨攤。上曰。何謂開舊貨攤。對曰。買破銅爛鐵。陳於地賣之。上大笑。手書買賣破銅爛鐵六大字賜之。

一。癸巳歲純皇帝南巡。大宗迎駕。名上。上顧左右曰。杭世駿尙未死麼。大宗返舍。是夕卒。

一。大宗自丙戌迄庚寅。主講揚州安定書院。課諸生肄四通。杜氏通典。馬氏文獻通考。鄭氏通志。世稱三通。大宗加司馬光通鑑云。

一。大宗著道古堂集。海內學士見之矣。世無知其善畫者。襲自珍得其墨畫十五葉。雍正乙卯歲。自杭州如福州。紀程之所爲也。葉系以詩。或紀程途月日瑣語。語汗漫而瑰麗。畫蕭寥而粗辣。詩平澹而屈強。同

里後學龔自珍謹狀。

同里張嶺南漪王曾祥麀徵皆爲杭大宗狀。此第三狀。詳略互有出入。自記。

問經堂記

乾隆中杭州先正曰盧學士所居曰抱經堂。登是堂也。無雜賓。無雜言焉。今大學士儀徵阮公所燕居曰擘經室。入是室也。無雜賓。無雜言焉。夫言之麗。由學之歧也。所居之猥。由者好之俚也。賓客之褻。執浮譁。由主人之不學也。京師宣武坊有堂。薛然曰問經堂。主人出。窺其容。頽然者。聆其效。鏗然者。試其行。肫然者。從之遊。效其威儀。邀然者。雖以龔鞏祚之吳。然熹言百家。登是堂。愀乎非五經之簡畢。不敢言焉。主人陳其氏。慶鏞其名。頌南其字。福州其籍。戶部主事其官。曩嘗與鞏祚遊。阮公之門者也。鞏祚題其楣之左偏。

與人箋

手教言者。是也。人才如其面。豈不然。豈不然。此正人才所以絕勝。彼其時何時與。主上優閒。海宇平康。山川清淑。家世久長。人心皆定。士大夫以暇日。養子弟之性情。既養之于家。國人又養之于國。天胎地息。以深以安。于是各因其性情之近。而人才成。高者成峯陵。雄者成川流。嫺者成阡陌。幽者成蹊逕。駛者成瀧湍。險者成峒谷。平者成原陸。純者成人民。駁者成鱗角。怪者成精魅。和者成參苓。華者成梅芝。戾者成棘。

刺。樸者成稻桑。毒者成砒附。重者成鐘彝。英者成珠玉。潤者成雲霞。閒者成丘垤。拙者成崑羅。皆天地國家之所養也。日月之所煦也。山川之所味也。將日月之光。久于照而少休與。將山川之氣。久于施而少浮。與。遂乃縛草爲形。實之腐肉。教之拜起。以充滿于朝市。風且起。一旦荒忽飛揚。化而爲沙泥。子列子有言。君子化猿化鶴。小人化蟲化沙。等化乎。然而猿鶴似賢矣。噫。噫。噫。

走心與跡異。非咎跡之謂。謂心之向背趨舍。其定矣。跡之隱顯去留。未定也。以有定馭無定。三五年前。始學爲此語。今乃端然當之矣。書來論文指甚善。再列子語非是。造化之業。以俄瞋無算數。名其家者也。宋人之業。以三年一楮名其家者也。造化不名宋人。宋人豈必名造化哉。名家之言。正名實而兩還之。道家之言。其爲逍遙一也。皆賢此義也。

示與某學士書。得爲某官先生。而以其主書院。故自再門生。非禮也。漢儒自一經相授受。外無師弟子。東京處士喜標榜。然史每會葬者三千人。皆交游非弟子。師弟子分至嚴。唐宋人猶知之。故以韓愈之賢。而李翱皇甫湜。不以門生自居。惟大臣愛士。而薦之於朝者。或僞門生。范文正公之於晏元獻是也。唐宋科目士。有此感恩知己之論。而亦非古道也。特未乖名教。君子生唐宋以後。則貌而從之。若夫書院之設。山長之名。南宋始有。不與三代家塾黨庠州序同制。與提舉宮觀之祠官並興。私立名字。號召徒衆。人樹一幟。至於明季。東林復社之徒。雲合霧散。所在響應。有數千人而出一人之門者。明之亡。雖不盡繫此。此師

此門生與有力焉。然猶可言者曰：志私而號則公，學非而名尙正。故其時門生無不歸美其師。曰：吾師講學也，或曰：崇名節也。今之書院則又宋明書院之臯人也。假借權要薦之郡縣之長，皇問經師人師，忝然擁席坐，實干謁之客耳。然猶可言者曰：致其羔雁與甲乙其時藝，則亦舉業之師也。若某學士則又今之書院之臯人也。學士主新安書院三年矣，未嘗至徽也。徽之士不識其面，三百人中無再門生者。古人爲師，心喪三年，比於君父，民生之義固然。師如是其易且多也。今之士將終身治其心喪而不暇也。又今世通例，凡再彼夫子者，自再門生，或再受業，再彼某官某先生者，自再後學。二者不相溷，足下於某學士，旣再之某先生矣，而又自亂其例，再門生何也。倘改曰：歛後學某，奉書學士先生左右，則士於大夫禮亦宜然。足下講古學之日久，故僭商定如此，其他詞義皆善，不宣。

蒙左右咨訪，願得芻蕘之言。上裨太平之盛德，下會文臣之奏議。方今聖朝豈有闕遺，開牖夜思，其爲今日易施行之言，又爲雖不施行而言不駭衆之言，又爲閣下用文學起家，分所得言之言，又爲自珍所得言於閣下，而絕非自珍平日之狂言，纔得五事，條而箸之。

一事，歷代皆有石經。本朝尙無石經。乾隆中，江南蔣衡獻所書十三經，賞給舉人，刻石國子監。其事甚細，此不得爲本朝石經。本朝經師，駕漢氏而上之，豈可不諱正文字，爲皇朝之定本。昭示來許，豈僅如唐開成、宋紹興之所爲而已乎。夫定石經，必改流俗，改流俗，大指有四：一曰改僞經，東晉僞尙書，宜遂削之。其

妄析之篇。宜遂復并之一也。一曰改寫官。秦漢以來。書體婁變。歷代歷書之官。展轉訛奪。其的然可知爲訛奪者。宜改之。二也。一曰改刻工。孟蜀以來。槧本繁興。有功於經固丕。臯亦有之。展轉訛奪。流布浸廣。不如未有槧本時。雌黃之易。其的然可知爲訛奪者。宜改之。三也。一曰改妄改。唐宋君臣。往往有妄改經籍者。如衛包受詔改尙書之類。宋元淺學。尤多恣改。以不誤爲誤。今宜改之如舊。四也。其似可改而不可改。大指亦有四。周末漢初。不著竹帛。經師異字。不能擇於一以定。此不可改也。漢世今古文異家法。則異字不能擇於一以定。此又不可改也。經籍假借之字。由來已久。不能必依本字。此又不可改也。疑爲寫官之誤。刻工之誤。而無左證。思之誠是一適。改之恐召衆口。此又未可改也。何不上書乞開石經館。前四者旃校讐之功。後四者俟攷文之聖。

二事故和碩禮親王。

諱昭

嘗教自珍曰。史例隨代變遷。因時而剏。國朝滿洲人名。易同難辟。其以國語爲

名者。如那丹珠穆克登。布瑚圖禮札拉芬。色卜星額福珠靈阿之類。相襲以萬計。其以漢語爲名者。則取諸福德吉祥之字。不過數十字而止。其相襲以十萬計。賢不肖智愚貴賤顯晦。後世疑不能明。此讀國史一難也。宜剏一例。使各附其始祖之傳。合爲一篇。則漢書楚元王傳例也。而可以代魏書官氏志。可以代唐書宰相世系表。兼古史之衆長。亦因亦剏。爲此語時。禮部尙書侯恭阿拉計至。王云。卽如此公。鈕祜祿氏也。宜在額宜都傳下矣。自珍怖服。王於天聰崇德以降。瑣事不事。皆說其年月不誤。每一事輒言其原

流正變。分合作數十重。問答不劬。自珍所交賢不賢。識掌故者。自程大理同文而外。莫如王也。王沒矣。無以報王。執事在史館。謹述緒言。代王質之執事。

三事。前辱問國朝名臣奏議。國朝奏議。私家敢當鈔。不敢當選。其體裁大略。則固知之。嘗欲鈔故也。大氏國朝奏議。自雍正以後。始和平謹質。得臣子之體矣。自乾隆三十年以後。始圓美。得臣子之例矣。追而上之。頗猶粗悍。或紛披扶疎。沿明臣習。甚矣。風氣之變。之必以漸也。自珍所鈔。康熙以前。一冊不足儲百一。雍正至乾隆三十年。一冊不足儲五十分之一。近今六十年。尙未動手。若役心力。蒐羅益非私家所能任。何不上書。乞開館選定。

四事。聖聖相承。皆有故事。此次恩詔條款。皆依嘉慶元年條款。推恩如故事。惟嘉慶元年。有賢良後裔一款。大略云。凡入祀賢良祠。大臣後裔。尙本支無在仕版者。著各督撫。據家譜咨禮部。禮部奏請賞給舉人一名。此條情文斐疊。實聖朝之美譚。此次詔書遺漏此事。故家中落。賜書之不保。似所宜言。

五事。今世科場之文。萬喙相因。詞可獵而取。貌可擬而肖。坊間刻本。如山如海。四書文祿士。五百年矣。士祿於四書文。數萬輩矣。既窮既極。閣下何不及今天子大有爲之初。上書乞改功令。以收真才。餘不傷道。光二年閏三月朔。自珍再拜。

今有家於此。鄰人諛其東。市人譟其西。或決水以灌其牆。或放火以燒其籬。舉家惶駭。似束手無策矣。入

其門。奴僕鵠立。登其庭。子姪秩然。奴僕無不畏其家長者。子姪無不畏其父兄者。然則外來者。舉無足慮。而其家必不遽亡。又有家於此。賓客望門而致敬。四方財貨。麇至門庭。丹雘奕奕。華好入其門。則奴僕箕踞而嬉。家長過之。無起立者。登其堂。有孫攘臂欲箠笞其祖父。祖父欲愬於賓客。面發頰而不得語。此家甯可支長久耶。開關以來。民之驕悍不畏君上。未有甚於今日中國者也。今之中國。以九重天子之尊。三令五申。公卿以下。舌敝唇焦。於今數年。欲使民不吸鴉片煙。而民弗許。於奴僕踞家長。子孫箠祖父之世宙也。即使英吉利不侵不叛。望風納款中國。尙且可恥而可憂。願執事且無圖英吉利。道光庚子冬十有一月初九日。自珍頓首。

國朝文家。至桐城始軌于正。方姚而後。門徒傳習。寢失真原。獨上元梅氏曾亮。嘉興錢氏儀吉。及文正曾公。于桐城洵有扶衰救病之功。其他不立宗派。而卓犖可傳。若胡氏天游。汪氏中。彭氏績。龔氏自珍。咸能獨造深峻。自名一家。蓋桐城之文。如泰山主峯。端然不可褻視。而諸公之文。則如徂徠新甫。與岱宗揖讓。俛仰於百里之間。不自屈抑。夫亦一代文字之雄也。龔氏文爲魏氏源所定。武林吳氏槩本未完。今蕭山湯伯述從其子姓。搜獲原書。檢對吳刻。闕三之一。乃屬山陰傅君灌園勘訂。刻成補編四卷行世。遂誌如右。光緒十二年正月平湖後學朱之榛謹題後。

定盦文集佚文

尊史

周之世官。句大者史。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史之外無人倫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殷紂時其史尹摯抱籍以歸於周。周之初始爲是官者。佚是也。周公召公太公既勞周室。改質家躋於文家。置太史。史於百官。莫不有職事。三宅之事。佚貳之。謂之四聖。蓋微夫。上聖容美。其執任治是官也。是故儒者言六經。經之名。周之東有之。夫六經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書也者。記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記動之史也。風也者。史所采於民而編之。竹帛。付之司樂者也。雅頌也者。史所采於士大夫也。禮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職藏之。故府。而時以詔王者也。小學也者。外史達之四方。瞽史諭之賓客之所爲也。今夫宗伯雖掌禮。禮不可以口舌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宗伯。樂雖司樂。掌之樂不可以口耳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司樂。故曰六經者。周史之大宗也。孔子沒。七十子不見用。衰世著書之徒。蠡出泉流。漢民校錄。最爲諸子。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故夫道家者流。言僞辛甲老聃。墨家者流。言僞尹佚辛甲尹佚。官皆史册之官。實爲柱下史。若道家。若農家。若雜家。若陰陽家。若兵。若術數。若方技。其言皆僞神農黃帝。神農黃帝之書。又周史所職藏。所謂三皇五帝之書者是也。老於禍福。孰於成敗。挈萬事之盈虛。窺

至人之無競。名曰任照之史。宜爲道家祖。逸民傳方綜於天時。明於大政。攷夏時之等。以定民天。名曰任

天之史。宜爲農家祖。溝洫志食左執繩墨。右執規矩。篤信謹守。以待彈射。不使王枋隲。不使諸侯驕上。名

曰任約劑之史。宜爲法家祖。博觀羣言。既迹其所終始。又迹其所出入。不蒙一物之譏。不受諸侯蹈舐。使

王政不清。庶物奸生。名曰任名之史。宜爲名家祖。名法爲禮書刑臚引羣術。愛古聚道。謙讓不敢。刪定整

齊。以待能者。名曰任文之史。宜爲雜家祖。藝文志窺於道之大原。識於吉凶之端。明王事之貴。因一呼一

吸。因事納諫。比物假事。不辭矯誣之刑。史之任諱惡者。於材最爲下也。宜爲陰陽家祖。天官書五近文章。

眇語言。割榮以任簡。養怒以積辨。名曰任喻之史。宜爲縱橫家祖。文苑傳抱大禹之訓。矯周文之偏。守而

不戰。儉而不奪。名曰任本之史。宜爲墨家祖。循吏傳獨行傳之五廟以觀怪。地天以觀通。六合之際。無所

不儲。無所不語。謂之任教之史。宜爲小說家祖。方技傳劉向云。道家及術數出於史。不知餘家出於史。此

五緯二十八宿異度。而不知其皆繫於天也。知江河異味。而不知其皆麗於地也。故曰。諸子也者。周史之

支孽小宗也。夏之亡也。孔子曰。文獻杞不足徵。傷夏之史亡也。殷之亡也。孔子曰。文獻宋不足徵。傷殷之

史亡也。周之東也。孔子曰。天子失官。傷周之史亡也。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墮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

去其史。絕人之人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災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周之東。其史官大皐四。小皐四。

其大功三。小功三。帝魁以前書莫備焉。郟之君知之。楚之左史知之。周史不能存之。故傳者不雅馴。而雅

馴者不傳。謂之大皐一。正考父得商之名。頌十二於周。百年之間。亡其七。太師亡其聲。弦焉。太史又亡其簡。編焉。謂之大皐二。周之雅頌。義逸而事荒。人逸而名亡。瞽所獻。宴享所歌。大氏斷章。作者之初。指不在。穆。儒序詩。以斷章爲初。指以諷諫爲本義。以歌者爲作者。三者史不能宣而明。謂之大皐三。有黃帝歷。有顯。頃歷。有夏歷。有商歷。有周歷。有魯歷。有列國歷。七者周天子不能同。列國訃告。各步其功。告朔怠終。乃亂而勿從。周享國久。八百餘祀。歷敝不改。是以失理。是失官之大者。謂之大皐四。古之王者存三統。國有大疑。匪一祖是師。於夏於商。是參是謀。今連山歸藏亡矣。三易弗具。孔子卒得坤乾於宋。亦弗得於周。史之小皐一。列國小學不明。聲音混茫。各操其方。微孔子之雅言。古均其亡乎。史之小皐二。夫史籀作大篆。非爲廢倉頡也。周史不肯存古文。文少而字乃多矣。象形指事。十存三四。形聲相孳。千萬並起。古今困之。孔壁既章。科斗煌煌。匪籀而倉。蓋憲章者文武。而非憲章宣王。史之小皐三。列國展禽。觀射父之徒。能言先王命祀。而周史儋。乃埒萇弘爲神怪之言。不能修明巫覡。祝宗不能共鬼神。燕昭秦皇。淫祀漸興。儋弘階之。妖孽是徵。史之小皐四。帝魁以降。百篇權輿。孔子削之。十倍是儲。雖頗闕不具。資糧有餘。史之大功一。孔子與左邱明。乘以如周。獲百二十國之書。夫而後春秋作也。史之大功一。冠昏之殺。器服之等。大夫士之曲儀。或以爲數。夫舍數而言義。吾未之信也。故十七篇之完。亦危而完者也。史之大功三。周之時。有推步之方。有占驗之學。其步疎。其占密。天官有書。先臣是傳。唐都甘石。爰及談遷。是蹟是宣。史之小功一。

史秩下大夫。商高大夫。官必史也。自高以來。疇人守之。九章九數。幸而完。史之小功二。吾遽彼奠。世係者。能奠能守。有歷譜牒。有世本。竹帛咸舊。是故仲尼之徒。亦著帝繫。姓後千歲餘。江介之都。夸族始甚。史之小功三。夫功臯之際。存亡之會也。絕續之交也。天生孔子。不後周。不先周也。存亡續絕。俾樞紐也。史有其官。而亡其人。有其籍。而亡其統。史統替夷。故孔統修也。史無孔。雖美何待。孔無史。雖聖曷庸。由斯以譚。臯大亦可揜。功大亦可蒙也。孔雖沒。七十子雖不見用。王者之迹雖熄。周歷不爲不多。數不爲不躋。府藏不爲不富。沈敏辨異之士。不爲不生。緒言緒行之迹。不爲不俟。莊周隱於楚。墨翟傲於宋。孟子瑞於齊。梁公孫龍譁於齊。趙之間。苟況廢於道路。屈原淫於波濤。可謂有人矣。然而聖智不同材。典型不同國。擇言不同師。擇行不同志。擇名不同急。擇悲不同感。天吝材。材吝志。志吝器。器吝情。情吝名。名吝祖。夫周自我史。佚辛甲史。籀史。跗史。伯而後。無聞人焉。魯自史克。史邱明而後。無聞人焉。此失其材也。七十子之徒。不之周而之列國。此失其志也。不以孔子之所憑藉者憑藉。此失其器也。三尺童子。瞽儒小生。僞爲儒者。流則喜。僞爲羣流。則慍。此失其情也。號爲治經。則道尊。號爲學史。則道誦。此失其名也。知孔氏之聖。而不知周公史佚之聖。此失其祖也。夢夢我思之。如有一介故老。攘臂河洛。憫周之將亡也。與典籍之將失守也。搜三十王之右史。拾不傳之名氏。補詩書之隙罅。逸於後之剔鐘彝以求之者。以超辰之法。標不顯之年月。定歲名之所在。逸於後之布七歷以求之者。爲禮家之儒。爲小節之師。爲攷訂之大宗。逸於後之彌縫同

異以求之者。明象形說指事。不比形聲。不譚孳生。推本音。明本義。逸於後之據假借以求之者。本立政。作周官。述周法。正封建之里數。逸於後之雜真僞以求之者。誦詩三百篇。綱於義。義綱於人。人綱於紀。年明著竹帛。逸於後之據斷章以求之者。於乎。周道不可得而見矣。階孔子之道求周道。得其憲章。文武者何事。夢周公者何心。吾從周者何學。逸於後之侈道學。譚性命以求之者。辭七逸而不居。負六失而不恤。自珍於天道不敢承。抑幸而生其世。則願爲其人。與願爲其人與。

答人求墓志書

藏幽之有文。又從而飾其詞。炎漢以來。未有改也。顧禮何心哉。吾遇人求請藏幽之文。輒心動。不悄戚其容。與區別其狀之詞而來者。弗許也。悄戚而來者。亦戚而應之。悵悵鋪敘既成。意尙未能和。何哉。古之始爲是制者。何心哉。雖巨富貴。重以賢聖。至於殷湯。猶不能以爭天下古今之勢。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仁人者。姑盡吾愛。以附不欲速朽之義。謂夫功德文章行誼之蹟。與其有令聞之子孫。具於辭。冀哀而掩之。掩之者誰與。至於冀夫掩之也。而尙忍問與。仁人孝子。其遂忍逆計。至於是。抑又忍弗計。至是與。是求請者。與爲文者。所皆艱言也。而乃昌昌愉愉以命之從。夫乞爲傳爲誄之義。同與。甚者辭曰。或錫之誄。或錫之傳。或錫之志銘。詞體如是。若是其易而無擇與。君家有世德。法宜爲文章。又辱吾子委責。不可辭。而植不忍爲志銘。謹撰上墓表。

農宗答問

問。百畝之法。限田之法也。古也然乎。答。否。否。吾書姑舉百畝以起例。古豈有限田法哉。貧富之不齊。衆寡之不齊。或什伯。或千萬。上古而然。漢以後未富。三代本富。漢以後。以財貨相倍蓰。相什伯。相千萬。三代以田相什伯。千萬。相百也。故曰陌。相千也。故曰阡。大抵視其人之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矣。天且不待而限之。王者烏得而限之。且夫後世之末。富以財貨相什伯。千萬。世主莫得而限之。三代烏能限田。三代之季。化家爲國之主。繇廣田以起也。

問。漢代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義何若。答。此爲漢主謀諸侯王之善。非諸侯王自謀之善。王子侯而諸王竟不振。賈誼主父偃。漢之忠臣。豈漢諸侯王之忠臣邪。

問。宋張氏九世同居。流俗以爲美談。何必有大宗。答。魯以相忍爲國。非姬周太平之魯可知。況以相忍爲家。生人之樂盡矣。豈美談邪。

問。旣立農宗。又不限田。如此。天下將亂。恐天下豪傑。以族叛。以族徙。以族降敵。則如何。答。此亡國之所懼。興王之所資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臯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孟子籌之至孰矣。如此一代之祖。可省十年用兵。

問。天下已定。獨天下諸有田之大宗。不內租稅。奈何。內租稅而近京師。患其藏甲逼宗室。又奈何。答。此視

興王之德與其力矣。全德不恃力。莫不服。其次用力。力有二等。誅之徙之。誅其大宗。放流其羣宗。取其田。以食興王之宗室。亞旅比耦也。不能。姑徙之。漢初徙楚之諸屈。齊之諸田。昭氏景氏。以實陵邑。力之次也。力又不能徙之。則楚以三戶亡秦。